



857.61
598
=1



3 0528 2123 2

陳序

我本來有愛好文藝的奇癖，從十二三歲起到現在，差不多有十年了。這十年中，我幾乎在文藝上銷滅了半數以上的時間；尤其是短篇小說，雖然在光陰裏多。現在感慕的小品文，我也正在研究中，不過，這種體裁的文藝，雖然在光陰裏已經取得相當的地位，在我還覺得仍不免有些乳腥氣，祇好等待着文藝學者以後好好地將她培養起來，目下還是無甚可觀的；目下最燦爛而華榮的，卻不能不推短篇小說了。讀者試翻開任何一種雜誌報章，可以說，沒有那種刊物上沒有文藝之刊載的，文藝刊物中，大的幅面差不多儘給短編小說佔去了。

因為這樣散漫而豐富的短篇小說的材料，使研究她的人生出兩個大難關：第一，這般多的文藝書籍，假若都將牠取來盡讀，在現代，高喚着麵包問題的現在，怎能有這般多的時間呢？第二，各種文藝雜誌，有的在上海發刊，有的在北平，有的在南京，漢口，青島，廣州，就是海島上的香港，山抱裏的成都，海邊的杭州，福州，也莫

有沒文藝刊物之發行的。像這樣四散的地址，怎能知道牠們好而收集來呢？其他金錢問題等，也沒有不是很難打破的難關。

在這種情形之下，卻不能不僱幾位小文學家從事選擇和編輯的工作，使讀者們得到這種選編的書本，便可以窺見整個短篇小說文苑的內幕，且能打破以上的幾種難關，豈不是大快人心的事體嗎？可是不然，每每的使我這種希望如泡影般的剎那間消滅了。我們所看見的短篇小說集子，多數是扯雜的摘幾篇，配篇幅，很少注重到內容方面。我覺得選一部小說，不是一回很容易的事，需要注意以下三點：（一）組織方面每：每篇小說不一定都有嚴密的組織；不錯，組織不嚴密的，往往不是好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組織嚴密的，這一點需要注意。所以我想選擇的工作，應當注意在組織嚴密與否，為取舍第一標準。（二）作風方面：任何人都知道，凡是一個有名的作家，都有他特殊作風的，魯迅的深刻，冰心的活潑，郭沫若的沉着，徐志摩的艷麗，張資平的風騷，郁達夫的悲哀，……各有各的個性，各有各的作風。做選擇工作的人，應當選出的確可以代表某人作風的作品以作材料，尤其是名譽，更不能

養讀者的慾望。這是

所知道的一些作家，大概多是情愛博士，如張資平流，差不多是無愛不開口的，我深感受到不滿意。我覺得充滿了宇宙間，瀰漫着萬物的，是「生」的神秘，「生」的問題，爲「生」而競爭，爲「生」而努力，爲「生」而痛苦，爲「生」而悲哀，……至于情愛，不過是生的某一部份手段之表演，不當如此重視的。試看歐美的大名作家，有那篇是離開「生」的描寫剖視呢？我覺得做選擇工作的人，應當選寫「生」的作品，這就是第三個不可忽略的標準。這三點不過是學學大者而已，然坊間無一本堪稱合格者。

我的好友唐君宗輝，研究文藝已經積有年數，近應仿古書店經理之聘，任選短篇小說集，前次寫信來要我指示他選擇的標準，我因事未及復函，這次又接到他的來信，要我代他做篇序，我便將上面的話寫出來，以告唐君。

陳筱梅序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日宣城

現代小說選

857.61
598

：11

現代小說選目録 第一集

魯迅……………故鄉……………	一
郭沫若……………今津紀遊……………	一五
郁達夫……………血路……………	三三
葉紹鈞……………馬鈴瓜……………	五一
冰心女士……………超人……………	七六
張資平……………梅嶺之春……………	八五
胡也頻……………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	一六
郭沫若……………人力以上……………	一四〇
葉紹鈞……………一個朋友……………	一五一
沈從文……………蜜柑……………	一五六
沈從文……………夫婦……………	一六三

茅盾……………自殺……………	一七八
冰心女士……離家的一年……………	二〇二
郁達夫……人妖……………	二二一
資平……銀籬榻……………	二三一
朱自清……別……………	二四二
魯迅……藥……………	二五三
廬隱女士……或人的悲哀……………	二六五
汪靜之……被殘的萌芽……………	二八九
欽文……病……………	三〇三
蘇哥……哭……………	三二二

現代小說選第一集

故鄉

魯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裏不住悲涼起來了。

呵！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今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幾枝枯草的斷莖，營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情。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一見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極儘力的刺去，那槍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土。他是能裝猴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明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單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鴉，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閨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里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攬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獾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阿！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烏毛，我也會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

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鬚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喫了一嚇，趕忙拾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脚，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搽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這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二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

都如此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瑟索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楂，……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慄；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

廿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閩土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

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閩土說着，

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卻害羞，緊緊的貼在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卻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閩土坐。

他遲疑了一回，終于就了坐，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硬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里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的地肥料，）待我們

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閏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卻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槍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掬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棚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卻不能，只能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子，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騎著，聽船底淺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的生活，也

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暗地裏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今津紀遊

郭沫若

(一)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驚遠性。當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天利詩聖但丁，

生時見逐於故國，流離終老，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爲地方之榮。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斯基，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死後國人始爭爲流涕以盡哀。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驚遠性了。空間上的驚遠性，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過活了十多年，却不會登攀過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萬餘里了，追念起故鄉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風光，昨夜夢中，竟突然飛上了峨眉山頂，在月下做起了詩來。

不再扯遠了。我來福岡市，已經將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灣，是六百四十年前，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當時日人在博多灣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壘殘存。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訪，憑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戰地。

我在民國二年年末初到日本的時候，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火車過山海關時。我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早會嘆服古人才力之偉大，而今人

之碌碌無能。後日讀 P. Ramon 氏所著德國近代人利林克龍 (Lilicouron) 傳，敘他晚年北海配爾屋牟島 (Polworm) 上做堤防法督的時候，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臨風披襟，向着洶湧的狂濤，高叫出他激越的詩調。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何不由山海關下車登高壯觀，招弔秦皇豪情之魂魄？我至今還在渴望……唉！這也算是一種騫遠性的遺例了，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却不會去憑弔過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

元寇防壘，日人所高調讚獎的「護國大堤」，我的想像中以爲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舍此而不登，豈不是騫遠性之誤人嗎？

(二)

今晨八點鐘，早早跑上學校裏去，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好像是期待著要搭乘的火車，突然遲延了一樣，我頭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把一兩禮拜前的新聞紙隨手翻閱，覺得太無聊了。我想起今

日的課程，都是不願意上的，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個甚麼地方去，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或者我親愛的自然，還會賜我以許多的靈感。

市外的西公園，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我們會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我已兩年不去了。雖然不是開櫻花的時候；園內有些梅花，定已漸漸開放，並且這樣晴好的天氣中，坐在那園中高處，看那太陽光下的海波，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不錯，我便往西公園去罷！我纔一動念，我的兩脚已把個揀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我竟成爲電車的乘客了。

電車西行，有三十分鐘的光景，到了西公園。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別的同学都是揀着書包向東行，我一人却是揀着書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的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詫異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我還沒有走到園門，驚遠性突然又抬起頭來。西公園雖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到了今川橋，再坐幾站輕

便火車，便可以達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元寇防壘！護國大堤！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古戰場！去罷！去罷！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沒有幾分鐘的光景，電車已經到了終點。我從今川橋下車，往輕便鐵道的驛站——名目雖叫驛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舖口代辦的——上去買車票。我檢查我的錢包，只有五十錢（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的一張紙幣。

——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

——要二十四錢。

——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

——要四十八錢。

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找了我兩個銅板。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是分區零買的。他指示着車票上的站名向我說：從此處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錢，從今宿再坐渡船纔能到今津。

我問：渡船錢要多少？

他說：要三錢。

我聽着吃了一驚，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今天的計劃，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尋，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啊，好個救星！這要算是在沙漠中絕了水的商隊，突然遇着了 Oa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火車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

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為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颳風，又要成爲灰塵世界。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搥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爲碾地機的代用。隔不許久，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又要變成了泥醬了。驛前的街道，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街心的四條鐵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街簷下的水溝，水積不流，昏白色的醬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

便一樣。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攤上堆一大堆山榛，婦人跪在地上燒賣。這種風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雜踏喧鬧的街市，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無法醫治呢。

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金錢一富裕的時候，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車輪船要運轉時，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人要去旅行時，紙烟也當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個銅板，買了一匣紙烟，一匣洋火，便在驛站中吹雲吐霧起來。可憐吹吐纔不上半隻，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朧了。滾蛋罷！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隻紙烟，憤恨地投在水溝裏去。醜惡的奢侈慾望的屍骸，還在瀾水壩中蠢了一會殘喘。

(三)

小小的機關車，拖了兩乘坐車走來，骯髒的程度，比上海「大眾可坐」的三等電車，恐怕還要厲害。車中擁擠得不堪如像纜開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車得早，在一隻角

上幸好尋得了一個座位，但可恨不客氣的一位鄉下人，竟來加上楔頭，坐到我左腳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項羽陷入垓下的重圍，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喚奈何了。

汽笛放起貓叫聲，火車已經開動起來。

過了一個停車場，兩面的街市，已經退盡，玻璃窗外開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尚多裸身，有的已種麥苗，長已四五寸了。遠山在太陽光中燃燒，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樣。太陽隔窗照到我的頸子上來熱騰騰地。車上坐的多是職工中人，指點沿線的各處小小的工場，和着車輪的噪音，高談闊論，可惜談吐多不可辨。

又過了兩個停車場，車上漸漸稀疏了。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電影戲館，戲目的帘子立在館前，怪刺目地掛着種種看板畫。出村，車入松林中。檢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從樹幹間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點點的明帆，昏昏的青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幾分旅行的興趣。背海一面，樹甚深遠，除了無數退走的樹幹外。別無所見。在這種晴和的天氣，能偕個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談心，怕更會是件無上的快快樂事了。

林中車行十多分鐘的光景，走出海岸上來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幾隻白鷗，作種種峻險的無窮曲線，盤旋飛舞。有的突然飛下海面，掠水而飛，飛不多遠，又突然盤旋到空中消去。

火車到了今宿站。

我從今宿下車，問明了渡船所在。從今宿市中穿過，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無人，陽光洒地，可惜沒有燕婉的伴佳偕行，只有我自己地影兒在隨着我走。啼鳥在空中清囀。走過松林，又走到一小小村落，街簷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婦人，席地，坐在太陽光中縫紉。出村，又走到海岸上來，臨海一家擺渡人家靜立在一座殘臺之下。渡船已開，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過了！時間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這個時間內應命了。我便轉入渡家後的廁所中去。

我躲在廁所中，一面應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兩天B君向我所說的南洋的風俗談來——B君喲！我在這種地方追念起你來，你怨我的這個大大的失禮了罷！

B君說：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邊，放出的大小便聽着流水沖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awaya)，這正是日本民族南來的一個證明。

廁所中有許多猥褻的壁畫，這是日本全國廁所中的通有現象。善於保存壁畫的日本史學家喲！這種無名的戀愛藝術家的表現藝術，於民族風俗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須要呢！

無端中又得出一個戀愛的定義來：

——戀愛者何？是一種自然的要求，如像人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骯髒的所在者也。

笑話！笑話！在這壁畫蔚然的「藝術之宮」再沉吟得一刻的時候，渡船怕又要開了呢！

(四)

今津是在系島郡上。系島原來不是海島，是與陸地相連。渡船在海灣中過渡，海水異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樣。因為沒有帶張地圖來，上了岸後，竟把地方走

錯。問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纔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兩三百戶人家，我在村中旋來旋去，只想朝外海邊走，却只在村中打盤旋，最後走到一家賣花郵片的舖店門口，我便買了幾張今津史蹟的花郵片，有一張是「勝福寺的蟠龍松」，有一張是「元寇殲滅碑」，有一張就是「元寇防壘」了。我見了元寇防壘的繪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這就是「護國的大堤元寇防壘」了嗎？一條亂雜的矮矮石堤在我國鄉村中溝道兩旁隨處都可以尋出。縱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龍走來，站在這種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甚麼激越的詩詞來了。

店主人爲我指示勝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龍松。

蟠龍松是幾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間日本政府有指定爲天然紀念物的消息。關於此樹，有一浪漫諦克的口碑流傳。說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Ashikaga Tadayoshi）來在九州的時候，仰慕勝福寺開山師濟宗大覺禪師威名，親來拜訪。禪師旁乃有一窈窕的禪娟侍坐。尊氏大驚，怒罵禪師品性惡劣。禪師自若，而美人慚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爲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迂哉！迂哉！侍側之美人也！不知種種聲聞。都如泡影。

這種無稽的傳說，總覺有種惹籠的詩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陽當頭，護國的大堤還不會到眼，午後兩點鐘起還有檢眼實習，我沒有在夢境中低徊的餘地。

我謝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過一帶松原，我終竟走到我最後的目的地點。松林外沿海一帶砂堤，上有亂石狼藉。我把繪片中的光景同實物比較，我纔知道就是所謂「護國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曼諦克驚遠性之誤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風物倒還足以償我這半日的足勞。我坐在亂石上，在防壘繪片背面寫了一段印象記來。

——堤長不過百丈。堤長狼藉此極不規則的亂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頭首，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最高處僅及股脛關節。

堤前爲海灣，堤後爲松林，有小鳥在松林中啼叫。海風清爽。右手有高峯突起如獅頭，樹木甚蒼翠。

海灣中水色青碧，微有漣漪，志賀島橫陳在北，海中這一帶白色砂岸，瞭然可見。西北亦有兩小島，不知名。海灣左右有岩岸環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巖巒起伏。正北灣口海霧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見。天際一片灰色的暗雲，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層雲，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陽當頭，已是正午時候。

堤前砂岸，淺草衰黃。有長橈小艇在日光中飛繞，無力。

茅屋幾椽，已頹圯，疑是漁人藏舟之處。——

郵片已寫滿了，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元艦四千艘，元軍十萬餘人，竟會於一夜之間，突然爲暴風所淹沒，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詠「赤壁」的一詩。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於無意中或者也可以尋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雖沒

有，倒尋到了一個雪白的大椎骨，左右兩橫突起，開張如蝶翅，上關節突起前面又無肋骨關節面，我斷定牠是牛脊的腰椎骨。這是個絕好的紀遊紀念品了，或者便是元軍帶來的水牛殘骨，也說不定。我把來包在書包裏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獅頭峯。

(五)

獅頭峯餘勢，當獅體之尾軀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題「元寇殲滅之處」五字。碑前有紀名銅柱，上題「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欄環繞，周圍有幾處竹欄，各圍淺松一株，是些貴族華族的紀遊品。坐石欄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灣環，只有防壘後松原的一帶低地幾於與水面齊平，此地几千年之前，當然是絕立的孤島，系島郡之名可以推見。所謂護國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說定。轉入碑後，碑後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樣。

捨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漸登，氣漸促，喉嚨渴不可耐，失悔來時不會買些橘子。登山決不是件樂事，以為怕要到峯頂了，山路一轉，峯頂依然還在上頭。如此屢受欺騙，亦只得鼓舞餘勇而登，熱，汗流，渴，氣促，心搏亢進，筋力疲

勞，好像得了心臟病的一樣。山外的風物再也莫有餘暇盼戀。過山樵數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種濃重的木香。將至絕頂，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掛着許多還願的書馬。紀遊者的芳名，題滿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臟，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心氣漸漸平復了，我又纔走上獅子頭去。獅頭臨海，古松森森，禿石纍纍，俯瞰海灣，青如螺黛。有漁舟一隻，長僅尺許，有兩人在舟中垂釣。唐人太上隱者有「答人」一詩，

『偶來松下坐，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他這第一句，我實際辦到了。第三說，我也實際辦到了。因為我沒有帶錶來。但我的懶惰工夫，却還沒有到高枕無憂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後二時起，還有二點鐘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見日脚偏西，就使有現存的石頭可枕，我的脚也不肯唯唯聽命了。

我正站立起來，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騰出一種歡呼，使我大吃一驚。上來的是兩個勞動者。他們從我身旁擦身過時，我的心臟還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種好

奇心，決意從那兩個勞動者登上的來路走下山去。路極險隘，攀援樹枝而下，路盡處，纔又折到來時所過的神社面前，兩個工人已經在那兒休息着了。此次怕他們也不免吃了一驚罷？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給了他。啊，這兩個工人，假使是兩位處子的時候呀，這不是段絕好的佳話嗎？就好像盧梭在安奴西山中與雅麗，格拉芬里德爾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鄭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豈不是不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嗎？

……

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實我從登山的經驗上看來，倒是從惡如登，從善如崩了。我此處所謂善惡，不消說是以心境的快不快為標準。人不是那麼容易為惡的，受盡種種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種惡事，心裏所受的不快，怕與登山時的苦楚無甚增減。偶爾做出一件善事，心裏所生的快感，也怕和這下山的快感無甚損益。

上山時那麼困苦，幾乎如像害了一場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樣，周圍的景色應接不暇，來時的道路亦瞭如指掌，飛飛，飛，我身輕如鳥，聽不十洗的傾斜；把我滑下山來，真是舒服，真是舒服，只可惜喉嚨終是有幾分渴意。

(六)

取捷徑趨向渡頭，渡船又已開了。在渡頭近旁小店中，買了一瓶荷蘭水。啊，甘露！甘露！瞥眼看見店內的掛鐘，已經是午後二時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早知道這樣，我又何苦那麼苦着忙呢？恨不會往勝福寺內憑弔嬋娟之魂，恨不會在獅子山巔高枕石頭一睡！

坐店的是一位不滿二十的女子，B君——又是B君，B君！你恕我不客氣，濫引你的雅言了！你說：『只要是處子，便是位美人』。不消說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買了十錢的餅乾，她稱的分兩，分外足實呢！我說：十錢的餅乾真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獅子狗兒坐在街心看我吃餅乾，好像很有幾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殺了一個給他，他才兀的驚立起來，哼哼地向我恨了兩聲走了。他怕把那個餅乾當成了小石子罷？這位獅子狗兒，我佩服他有些道德家的氣質。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見赤裸裸地純真無飾的藝術品時，有不反射地喧喧狂吠的嗎？對不住！對

不住！天下的道德家哟！天下的獅子狗兒哟！恕罪，恕罪！

午後的海水，又是一般氣象了。好像圓熟了的藝術家的作品，激越的動搖，烘騰的氣勢雖然沒洗，但總有一種沉靜的詩情蕩漾在上面。潮水漸漸消退了。渡船將要到的時候，突然攔起淺來。此時對面又開出一隻渡船，船緣上坐着兩個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頭，一個披着白色的毛織披肩，一個披的是狐皮。她們本是背我坐着的，緊相依傍。她們看見我們的坐船攔淺，都偏過頭來。我的視線同她們覲面相值。啊，這正是鄭交甫遇着江妃，盧梭遇着雅麗，恪拉芬里德了！要是她們的船攔了淺的時候，我定要跳下水去，就如像盧梭涉水至膝，替雅恪二姑娘牽馬渡溪的一樣，把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隱意呢？她們的眼眸中總覺得有幾分羞澀的意思。我真羨慕盧梭！他真幸福！他替雅恪二姑娘牽馬過溪之後，被二女殷勤招待，騎在恪姑娘馬後，緊抱着她，回到初奴別邸燕歡一日。他在花園中攀樹折櫻桃投向她們，她們又反把柺枝投向樹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上親了一吻。雅姑娘也真有發氣，啊，幸福的盧梭呀！……

船動了！不要再空曠饒涎了罷！

浪曼諦克的夢遊患者啣！淡淡的月輪在空中發笑了。

十一年二月十日

○ 血 淚

郁達夫

(一)

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裏，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複雜黑闇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澈的天空裏時有薄薄的白雲浮着，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天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故鄉來。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着，新聞雜誌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裏，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

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却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

『你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鬮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我祇吸了一口紙烟，把青烟吐出來了，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煙，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何如？』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裏拿了一枝香烟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覆來。我又笑着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麼？』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着 he 手裏的香烟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

他們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閑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一一因為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的學生，一一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意的樣子，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租祖母母親坐在天井裏看青天裏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裏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鄰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裏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

被人家請去了麼？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講，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裏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化，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着着了暗淡的天色，儘在那裏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阿達！你要吃蛋糕麼？我今天托店裏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甚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并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他說：『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裏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太學念書。有一次我在尙志公寓的同鄉那裏逼着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

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幹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色，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祇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麼主義？』

我因為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念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那一種主義反那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沒有什麼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為僭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罷。

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他，將來必有好

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却笑着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纔行。考察不週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為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纔去用他，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不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子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吧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裏感佩得很，以為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裏又覺得喜歡，又覺得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那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的圖書館裏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

。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着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這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為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麼？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纔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裏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着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江蘇華亭人的幾個字，我見了江蘇兩字，就感覺着一種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裏念書的麼？』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他的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麼？現在我們非要講爲人生的藝術不可。非要和勞働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

他們上呢？况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裏，胡君光着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叱着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爲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祇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爲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罷！」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忽，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屋裏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很小的並且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深很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去，一邊心裏祝禱着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鬥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

來。』

(三)

我回到哥哥家裏，看見哥哥正在上房廳上與姪兒虎子和姪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姪兒姪女的歡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風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停住了手就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尙志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你叫廚子擺上飯菜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裏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却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着。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裏，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裏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患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爲最優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爲我們所欽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存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爲我們經濟上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究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異鄉飄泊的生涯，也於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裏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趕上輪船三等艙裏來的旅館的接客者。一一謝絕之後，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羣又髒又醜的人力車夫，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裏拿了一個皮包，

爲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起來。我只覺得眼睛前面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拚死的壓了一下，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聽見了一羣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懷裏，到了半夜，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在我的口裏，我閉着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幾口，聽母親糊糊塗塗的講了幾句話，就又睡着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纔曉得，仍睡稅關外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着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許多景緻來。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裏。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纔把經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知午後二點鐘飢餓得死去活來，方纔後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夫的競爭的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爲飢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我站了起來，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

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脚步跑響。回轉頭來一看，那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却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着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後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倒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了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鋪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裏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纔走到了他的家裏，說了幾句話之後，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縐，默默的看我了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灣了一灣，想了一想，就在袋裏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面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四)

我想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為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裏吃得個飽滿，慢慢的一一因為這幾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一一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口口大學的同鄉。他叫了我一聲，我倒駭得一跳，因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破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恥得很，但心裏却也喜歡得很。他說：

「啊，兩年不見，你老得多了。你害病麼？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耳根又漲紅了，因為我這幾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裏邊也沒有什麼衣服了，我把他寄在靜安寺路的個廟裏的佛櫃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橋的公園裏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兒玩耍，到了晚上，在四馬路大馬路的最熱鬧的地方走來走去的走一回，就擇了清靜簡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來的時候，苦不能再睡，我就起來開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隨便更選一個地方睡下。像這樣無定所的我，過着

了那位富有的同鄉，被他那麼一問，教我如何答覆呢？我含含糊糊的講了幾句話，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說：

『我現在住一品香，打算一禮拜後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出跑馬廳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館裏去，我因為我的洋服太髒，到燈火輝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損失我同鄉的名譽，所以只說：

『天氣熱得很，我們還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幾次想開口問他借錢，但是因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終覺得講不出來。到後來我就鼓着勇氣問他說：

『你下半年怎麼樣？』

『我已經在杭州就了一個二百塊錢的差使，下半年大約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沒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飯的錢都沒有。』

『你曉得江濤麼？』

『我不曉得。』

『他是我的同學。現在在上海鬧得很大。他提倡的人生藝術現在大流行了。你若沒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紹，去找找他看罷！』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講了一個地名，教我於第二天的午後六七點鐘以前去見江濤。

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跑上我同鄉介紹給我的那地方去。我來找去找了半天，我纔把那所房屋找着了。我細細的向左右看了一眼，把附近的地理牢記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開去走。無頭無緒的跑了五六個鐘頭，在一家鄉下的館子吃了六七個肉湯團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來。灼熱的太陽，一刻也不假借，把他的同火也似的光線洒到我的身上來，我的洋服已經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來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却好是四鐘半點的光景，我敲門進去一看，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命我在廳上坐着等候。等了半點多鐘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張長椅上昏昏的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我覺得有人在那裏推我醒來。我

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臉色青黃，又瘦又矮的駝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種在眼鏡圈外視人的習慣，忽而使我想起舊時的記憶來。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問說：

『是江先生麼？我們好像曾經見過面的。』

『我是江濤你也許是已經見過我的，因為我上下各處去講演，或者你在講演的時候見過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鄉那裏過着他的時候的景象上去。我含糊的恭維了一陣，便把來意告訴了。江濤又對我斜視了一眼說：

『現在滬上人多事少，非但你東洋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學生閑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們同主義的人，是還有許多沒有位置。因為我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對你們無產階級是在主義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狀態看來，是沒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鄉，他境遇也還不錯，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訴說了一遍，他又放着了貓叫似的喉音說：

『你若沒有零用錢，倒也不難賺幾個用用。你能做小說麼？』

我急得沒有法子，也就跨了一個大口，回答說：

『小說我是會做的。』

『那麼你去做一篇小說來賣給我對了。你下筆的時候，總要抱一個救濟世人的心情纔好。』

『這事恐怕辦不到，因為我現在自家還不能救濟，如何能想到救濟世人上去。』

『事實是事實，主義是主義，你要賣小說，非要趨附着現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寫一個勞動者，說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被資本家虐待。文字裏要有血有淚，纔能感動人家。』

我連接答應了幾個是，就告了辭去來。在夕陽晚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會，胸中忽覺得一塊隱痛，只是吐不出來的樣子。走到滬甯火車站的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滴下來了。昨天晚上當的那件外套的錢，祇有二角銀角子和六七個銅版了，我若去買了紙筆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餓着去做小說，若去吃了飯呢，我又沒有方法去買紙筆。想了半天，我就乘了電車，上一品香的那同鄉那裏去。因為我的衣服太襤褸了，

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膈，用了氣力，走上帳房那裏去問我同鄉住房的號數。因為中國人是崇拜外國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問那帳房。問明了號數，跑上去一看，我的同鄉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開了門，就進去坐定了桌子上，來看去了一會，我終尋不出紙來，我便又命茶房，把筆墨紙取了過來，擺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後，我就一口氣寫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敘着一個人力車夫，因為他住的同豬圈似的一間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與房東鬧了一場。警察來的時候，反而說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裏。他氣得沒法，便一個人跑上酒鋪子去喝得個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靜安寺路的馬路中間，睡着了。一乘自動車從東面飛跑了過來，將那一隻又出的右足橫截成兩段。他醒轉來的時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隻鮮血淋漓的折斷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場。因為在這小說裏又有血又有淚，并且是同情第四階級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淚』兩字作了題目。我寫好之後，我的同鄉還沒有回來，看看桌上的鐘，已經快五鐘了。我忽覺得肚子裏饑餓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淚』一個人挺了胸膈，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在四馬路的攤上買了幾個饅頭，我就

一邊吃一邊走上電車停留處去。

到了江灣的地方，敲開了他的門，把原稿交結了他，我一定要他馬上爲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電燈底下讀了一遍，斜視了我一眼，便對我說：

『你這篇小說與主義還合，但是描寫得不很好，給你一塊錢罷。』我聽了這話，便喜歡得了不得，拿了一塊錢，謝了幾聲，我就出來了。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覺得已經成了一個小說家的樣子。看看手裏捏着的一塊銀餅，我就心裏跳躍起來。走到滬甯火車站的前頭，我的脚便不知不覺的進了一家酒館。我從那家酒館出來的時候，杭州開來的夜車已經到了。我只覺得我的周圍的大地高天，房屋車馬都有些在那裏旋轉的樣子，我慢慢的衝來衝去的走着，一邊却在心裏打算：

『今晚上下什麼地方去過夜呢？』

(學燧)

馬鈴瓜

葉紹鈞

從我家到貢院前去，不過一里光景的路，是幾條冷落的街巷；有一段兩旁種着矮

而胖的桑樹，就有郊野的意味了；這一夜沒有月亮，只見些疎疎的星；淡淡的青空整個兒發亮。樹下的草叢中，那些秋之歌者細細碎碎迷迷戀戀地唱着，繁複的聲音和成一片，却蓋不過這桑林的寂靜。

我的手裏提着個輕巧的竹籃子，中間盛着兩個馬鈴瓜，七八個饅頭，一包火腿，還有些西瓜子花生米製橄欖之類喫着消遣的東西。我所刻刻念着的惟有這兩個馬鈴瓜，牠們足有飯碗這樣大，牠們的皮翠綠而有可愛的花紋，想起時就不禁要嚙涎沫，前一天我向父親要求說，「要我去時，必須帶兩個馬鈴瓜。」父親聽着笑了，慷慨地說，「這有什麼不可以？兩個就是兩個。」這天下午，他果真帶了兩個馬鈴瓜回來了，交給我說，「放在你這小食籃裏罷。我高興極了，輕輕地放入籃裏，上面蓋着些紙，然後再放別的東西。到晚間離家的時候，我就搶着提這籃子，別的東西都讓我的舅父去拿。」

舅父提的是一個小小的書箱子，裏邊盛着石印的四書味根錄五經備旨應試必讀應試金鍼聖論廣訓一類的書，其餘是些紙筆墨盒等東西。這時光我所讀過的只有四書和

三經（尚書和禮記沒有讀過，直到現在也不會讀）所用的都是塾中通用的本子；在這書箱子裏的這些書籍，實在連名目也弄不大清楚。只聽叔父說，「這一回考試開未有之例，入場時不搜檢了，可以公然地帶書去翻；他便從他的書架子上再理出一些書來，說，「這幾種合前回縣試府試時帶的一併帶了去罷。」於是嬉母幫着我把牠們裝在書箱子裏。我看看這樣細的小字，這樣緊密的行款，心想一定是很深很深的東西；至於怎樣去翻，竟完全不會想到。

舅父的又一手拿着一頂紅纓的縹帽，這也是叔父的。父親教我把那黃銅頂子旋去了，只留着頂盤和豎起的一根頂柱。我把牠試戴時，帽沿齊着鼻子，前面上半截的景物全看不見了；頭若向左右轉動，牠也廓落地旋晃。父親說，「反正只有入場的時光戴一戴，不妨將就一些。」於是交由舅父拿着。在我們這地方，當舅父的有幾種注定的責務，無論如何不能讓與別人的，就是抱着外甥薩第一回的頭，牽着外甥入塾拜師，以及送外甥去入場應試。這有什麼典故在裏邊，我會問了好幾個長輩，他們都回答不來，只說，「向來是這樣的」。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出那所以然。

像這樣的黃昏時在街上走，在我的經歷中實是希有的事。只記得有一回與親戚家的喜酒，因為看許多客人鬧新房，父親又同幾個人猜拳喝酒，回家時也有這樣晚了。我的兩手捧着好幾匣喜果，一條右臂被父親重重的一把拉着。兩旁向後移去的全是些黑黑的影子；父親那一隻手提着的燈籠的光，只照着脚下面盆這樣大的一塊地，而且昏暈得厲害，我彷彿覺得地上是空虛的，舉起腳來只不敢大膽地向下踏。那燈籠動盪着，發出帶有幽秘性的寂寞的音響，又使我淡淡地感到一種莫明所以的恐懼。那街道也似乎變得修長了，儘走儘走，只是個走不到。我再沒有這勇氣舉步了，轉身攔住父親的兩腿說，「我要抱，我不走了。」

這一次去應試，我雖是十二歲了，雖是縣試府試也是這時分去的，然而夜行的不習慣並不減於這回，吃罷喜酒歸家的時候；聽聽那些蟲聲，越見得這路上荒涼極了，因而引起些悵悵的感覺。手提的籃子越來越重，似乎正在增加內容的東西；我想，「假若馬鈴瓜多了一個。或者竟多了兩個，豈不快活？」這樣幻想着，便換過一隻手來提着，一壁詢問舅父說，「怎麼還走不到呢？」

「快到了，你聽那嘈嘈的人聲，」舅父帶着鼓厲的聲調說，我才留心聽，確有一陣陣的像茶館裏這樣的喧聲，似乎從天上飄散開來，從這明亮的淡青色的大幕之外。我們的脚步的不禁加快重起來；我方才聽到自己騰騰的脚聲，又覺得有點兒勞困的意見。

我們轉了一個彎，景象大不同了：人家的門都開着，挂着一盞紙燈籠或是玻璃燈；常常有人出進，也有女人孩子們站着說笑，看熱鬧。路上來往的人也不少；又有賣點心和雜食的小販，歇着擔子，提起喉嚨，或者敲起小銅鑼，招攬主顧去買他們的東西。我覺得這景象特別異樣，又似與縣試府試時不同，倒也很有趣致的，可是比擬不來象個什麼；又覺得這一切形和聲都帶點陰森之氣，便不自主地拉住了舅父的長衫。

再走前去就是一片曠場，似乎廣闊到沒有邊際；兩根旗杆非常地高，風吹着旗子發出鸚鵡張翼般的聲音。在這場中有無數的人在那里移動，我也說不清是多少數目；總之，我彷彿覺得陷入廟會寺集的游衆之中了。前後左右都有碰着人身的顧慮，使我

只好拉着舅父的衣襟就在原地旋轉。

舅父向北面望着說，「時光尙早呢。這一回胡家租着寓所，我們到那裏歇歇去。」我也被催眠似地向北面望，好容易站在一個適宜的位置，才從羣衆的閒隙裏望見那貢院的大門。許多的人把大門塞住了；有十幾根藤條在他們的頭頂上抽動，約略聽得虎虎的聲響，於是他們涌出來一點。門上挂着四盞大的紅紙燈籠，昏黃的光只照着正站在燈下的幾個人的頭頂；門的裏面全然看不出什麼。正像張着黑幕。我忽然想，這差不多像城隍廟，但是沒有城隍廟那樣的修飾和莊嚴；若逢到賽會的日子，城隍廟前的形形色色比這里好看多呢，又況一切都是呈露在白晝的光裏的。正想時，舅父催我舉步，我便跟着他走。

胡家租着的寓所就在貢院的西隔壁，是人家的一間臥房；他們臨時做投機事務，把幾個房間合併了，空出來的房間就租給考客作寓，胡家兄弟多，又加上送考的人，所以靠牆着壁都閉着門或版，上面鋪着蓆子，預備大家能有地方睡，這室內閣了這些牀鋪，只餘沿窗一小方的空地了；就在這地方擺隻方桌子，他們圍着打牌。我走進

去時，最注目的就是圍着桌子的一圈的人彷彿覺着圍得很密很密，就是一粒芥末也決不會從桌子上遺失掉似的。同時聽到清脆的骨牌擊桌的聲音。我本來不明白寓所是什麼樣子的，至此才明白這樣子的就是寓所。更向旁邊看時，才看見了這些牀鋪，便不知不覺地坐在靠右的一個鋪上。

舅父向這一圈的人招呼；一壁把書箱子擺在牀下，把纏帽擺在牀上，又向我提示說，「你的籃子也可以擺在牀下。」我實在捨不得放下這籃子，便提起來擺在牀上，却依舊握着牠的柄，說，「這樣子也好。」我立刻覺着非常口渴，上脰與舌面幾乎乾且爆了。心想假若取出一個馬鈴瓜來剖着喫，豈不爽快。已而又想，當這樣許多人獨喫，當然是不懂規矩；但是如果分贈每人一塊，自己就喫不到多少了；又况父親曾經叮囑過，這瓜要待進了場喫的。於是只得忍耐住，無聊地借着燭光從稀疏的籃孔裏窺那翠綠的瓜皮。

這一圈的人似乎沒有瞧見我們，他們擊桌面，罵壞牌，揣度，呼笑，與先前一樣。只有一個上層翹着幾筆鬚子的斜着眼光向我的舅父問道，「這位世兄幾歲了？」

「十二歲」舅父也坐在牀鋪上，他屈伸着臂膊，以舒提重很久的勞乏。

那個人捋着的鬚子趣味地說，「真是所謂幼童了。有沒有編紅辮線，紅辮線？」

這怪的問題把我迷惑了；我彷彿全然不知道向來編什麼辮線的，一隻手便向背後去拉過髮辮的末梢來看，編着的辮線是黑的，我手想起這向來是黑的。

那個人也看清楚了，十分可惜的聲氣說，「爲什麼不編了紅辮線！這樣地矮小。

這樣地清秀，編了紅辮線更見得玲瓏可愛呢。說不定大宗師看得歡喜，在點名簿上打一個記號，那就運氣了。」

又是一個人的聲音接着說「筆下很不錯了罷？」

「不見得，」舅父謙遜地回答，「是前年才開筆的，勉強可以寫三百個字。這一回本來不巴望什麼，意思是叫他閱歷閱歷，以免日後怯場的。」

「這是很正當的辦法。假若題目湊巧，或許也有點兒巴望。」

我覺得倦了，頭部很沉重，只想向前撞去；朦朧中聽得不知誰何問說，「這籃子裏帶些什麼東西？」便突然警醒，帶着戒備的神氣說，「馬鈴瓜！」

原來問我的就是這翹着幾筆鬚子的人，他離開了一圈的人，笑嘻嘻站住我的面前了。他說「你倒寫意；人家恐怕絞不出心血來，正在那裏着急，你却豫備瓜果進去喫。」

舅父接着說，「究竟是孩子……」

我又昏昏了，身體斜靠下去，頭就闔在窗闌上；人聲與牌聲似乎漸漸地移遠去，只聽極微淡極微淡的一薄層了。腿上和手臂上覺得有點兒癢，大約是蚊蟲在那裏偷血喫，但是沒有力氣舉起手來搔，也就耐着；後來連癢也不覺得了。

我被舅父喊醒時，室內換了一種景象了：那些人正匆忙地向外走，有幾個還在披長衫，有幾個檢點着手提的書箱子裏的東西；桌子四角的四支白蠟燭燒燼兩寸光景了，火燄被風吹得斜斜的，一順地淌着燭淚；散亂的許多牌，有些是骨面朝上，死白的顏色引逗人的注意。

我的身上受着幾陣風立刻感到一種不爽快的涼意，同時覺得這室內有點兒淒涼，便立起來，提着籃子也向外跑。舅父已經把書箱子提在手裏了；他把緯帽套在我的頭

上說，「已在那裏點名了，戴着罷。」

我舅父跟着走，像個夢游病者似的，不知不覺已進了貢院的大門。只看見儀門之前黑壓壓的擠滿了人，完全是背形；頭頸都伸得很長，而且彷彿儘在那裏伸長起來。挂着的紅燈籠徐徐搖盪，燭光微弱，不免呈一種陰慘的景象；靠東面一盞又已經滅掉了。有些不敢揚起的嘈嘈之聲與鞋底擦地的聲音，在其中却有沈着而帶顫的三佔拍的音響超出於衆響之外；我因縣試府試的經驗，知道這是過點名。點過一名，從人堆裏迸出一聲『有！』來，這人堆就前後左右地擠動，同時又聽見一聲十分恭敬的「某某某保！」叔父告訴我，大考時由廩生唱保，這一定就是了。

舅父遞過書箱子叫我提着，可是一隻手還幫着我不放，悄悄說，「當心聽着」我便當心聽，聽聽都是些生疏的名字，都不是我，我們的背後却受壓迫了；後到的許多人儘把我們向前推，我們只好上前去貼着前人的背後。因此我的過大的帽子闔住在前人的腰部，歪斜得幾乎掉下來了；又不能放下手提的東西，其實就是空手，也沒有舉起手來的餘地，只好歪着頭強強把牠頂住，除了前人腰部的一幅長衫布，什麼東西都

看不見；四圍都是人，胸背和兩臂，幾乎沒一處不與他人的身體觸着；我覺得氣極悶了，彷彿在一個甕裏，不過這甕壁是軟的。然而也擠出了一身汗，剛才着了涼的不爽快，就此不藥而愈了。

突然的憂慮涌起於心頭，我的腿感覺這竹籃被擠得幾乎成一片了，那麼裏面的馬鈴瓜不將破裂且糜爛了！整整的一天用什麼東西來解渴？而且事情頗不妙，腿上覺得有點濕潤，不就是甜得沁心的麥黃的瓜汁麼？連旋一旋身子的主權都沒有，只有由這軟壁的鬆播盪着我恨恨不能提起籃子來一看。我又想「早知如此剛才在寓所裏喫了倒也罷了。不會想到特地帶了出來，却是這樣結果的！」愛惜情深，便把氣悶等等忘掉，一切聲響也微淡得幾乎渺茫了。

像在睡夢中被人呼喚似的。我聽見幾個音響的連續，這是一個人的名字！而且很熟！隨即迅疾地覺悟這就是我的名字！舅父的肘臂在我的背上一陣推亂，嘴裏還說些什麼，我聽不清了；我頓了一頓才提高喉嚨喊出來「有！」書箱子突然沈重起來，舅父已經放了手了。我明知這時候應當甚麼去接卷子怎樣走進儀門去找尋派定的坐，並

且開始過一天的離絕家人與不識者混在一處的特殊生活。但是前面沒有路，兩旁沒有路，背後也沒有路，這個竟不肯裂開一絲的縫來。叫我從那裏走前去呢！於是我喊，我用身體撞，舅父也這麼做；可是沒有效果，只使這人堆又起些波動，並使四圍這些人發些喃喃的詛罵。我再嘗心聽時。依然一個一個的名字被唱着，這聲音沈着而帶顫，與先前一樣。

我如失了件寶貴的東西，也說不出什麼樣子，只覺一種很深的惆悵塞在心頭。我本來沒有這進去的欲望，是父親叔父們要我進去的，現在進不去了，卻又惆悵起來，真難以索解了。這時候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想是就此回來，也不想有無方法可以進去，就只是頹喪地站在那裏。舅父却略微低下頭來安慰我說，「不要忙，」且等着，停忽兒可以進去的。」他一手又幫我把書箱子提了。

漸漸覺得四圍疎散一點了，我轉動身軀，舉起手把帽子戴正，居然沒碰到什麼障礙。嘈嘈之聲愈趨微淡，而吏人點名與廩生唱保的聲音，却愈益響亮且清楚起來。其後大約只騰三四十人了，我才全完看清那擺在中間的圍着紅桌帷的大桌子；我才望見

那坐在桌後的人，圓的眼鏡黑的面子，一動也不動，彷彿一個塑像。舅父把我推着，我會了意走上前去。末了，這三四十人也陸續轉進儀門去了；餘下站立在旁邊的一些人，我知道他們不是與我同等的。這當兒突然異樣地寂靜；看看這地方昏闇且空虛，又很像酒闌人散的景象，我的幼穉的心裏不禁起了一種莫可名的傷感。

不知怎麼一來，一個吏人却把一本卷子授給我；我用提竹籃的一隻手接着，便也轉向儀門去。舅父幫着我的一隻手幾時放的，他又是幾時與我離開的，我全然不知道。我隨即提起竹籃，湊着燈光看，心裏才覺安定且喜悅；原來這籃子沒有被擠得扁，翠綠的瓜還是完好地藏在邊裏。

轉過了屏障，眼前一陣昏黑，用力注視，才見闇中站着幾個人影，這不由我不突突心跳。儀門的門限已經裝上，很高很高，總不在我的胸部以下。我的兩肩幾乎支不住這兩條提重的膀臂，又怎麼能用手撐着，使身軀爬過這高高的門限？正在無可奈何，而且不自主地放下兩手提着的東西時。一個人影開口了：「小孩子，過不去了，我把你抱過去。」他這異方的與玩戲的音調，使我覺得害怕。他就把我攔腰一抱，輕易地

舉起來，彷彿抱一個很小的孩子；待放下時，已在門限以內。寬大的帽子經這動搖，落在地上，我拾了起來。又想起手裏的卷子被捏得很皺了，便把牠鋪在胸前，摩着使平貼。這當兒那個人又把書箱與籃子遞給我。

回轉身去，別有一種神祕的景象展示在前面。很遠很遠的一座大堂，近於渺茫了，那邊有點點的燈火與些朦朧的人物。甬道兩旁的考棚，發出蜂兒鬧衙似的聲音，齊檐挂着許多小紅燈，成爲兩條梯狀的不平行點線。紅燈的光照不到甬道的中心；幸而星光把牠照得整條發白。使我能得看清卷子上編定的號數，是寅字第十二號。

我於是順次看小紅燈上的字號。十分欣喜，在東首的不知第幾盞就是了。敲着勇氣搖晃地走近去，才看清楚這並不是寅字號而是宙字號；又不免起種惘然之感，彷彿荒原深夜找不到客店的倦客。

幾經停歇，幾經探望，才看見寅字號的紅燈在西首徐徐飭動，距離大堂與儀門一樣遠近。我如望見了家門似約，更益奮力奔過去。跨進考棚，尋到第十二號的位置，就把兩手的東西一起閣在木板上，深深地透幾口氣。別的位置都已坐着人，我也不去

注意他們的面目與動作只覺着四圍有這許多人，而我雜廁在他們的羣裏罷了。當桌子用的木板上點起一支支的白燭，火燄跳動且轉側；有幾個人特別講究，把白燭插入玻璃燈中，那就穩定多了。我也從竹籃裏取出重包裹的蠟燭，劃着燐寸。把牠點起，就用燭油膠住在木板上。我於是就坐，於是佔領了個小世界了。

「馬鈴瓜！」突然念一念叩我心門，便急忙地搬開擺在籃內上部的雜物，從底下捧出一個可愛的翠綠的瓜來。「先喫半個罷」這樣想時，裁紙刀的尖頭已刺入了瓜皮。剖開來時，這鮮明的麥黃的顏色，這西瓜類特有的一種甜味，使我把一切都忘了；起先把小刀劃着方塊喫，後來把瓜皮切成多塊，逐一咬牠。直到完全咬成薄片了的皮，方才想到已喫過了預算的分量。「還有一個呢，」這樣一轉念。就覺得前途並不空虛；站起來把瓜皮丟在廊下的尿桶裏，（大約隔十幾間考棚有一個尿桶，桶的四圍也積滿了尿，幸而我這一間離開得還算遠，）把亂紙揩抹了板面，依舊坐着，看一直下的燭淚。約略聽得外面有些鼓吹之聲與砲聲，我淡淡地想，「封門了。可惜這時候不能回去看一看家裏的情形，不和母親在牀上想我不想？又不知叔父的半夜酒喝罷

了沒有？這是真的，不論是誰住慣了家裏的，一離開家裏，總不免這樣那樣想；又明知所想的決不能恰與實況相持，於是感得不滿足了。

這時候滿棚的人忽然齊向甬道望着，我也不自覺地效學他們，只看見一簇的人，急促且沈重的脚步涌向大堂那面去。聽別人說，才知道學臺坐了籐轎子去了。停會兒，就有擗着白紙燈的幾個人在甬道上慢步走過，燈上寫的就是題目。於是兩廊下人影歷亂起來，尤其是那些層層疊疊的頭顱，像蛆蟲似地蠢動；更起了一陣模糊的哄哄的聲音。我的身子太低了，假若站在廊下；，只能看見別人的背心，沒有看到那幾盞燈的希望；就爬上桌板，立直了；趕快把題目鈔下；筆畫歪斜，字體很大，竟然寫滿了一張毛邊紙。

第一個經義題就有點生疏，似乎我所讀過的經裏沒有這麼一句的。偶然向前排望，看見前面這個人從一疊石印書中抽出兩三本來，籤條上彷彿是禮記字樣。我不免懊喪，向來沒有讀過禮記，向來沒有作過禮記的題目，知道牠在那一本上并且怎麼作法呢！但是這種懊喪很輕微的，我本沒有立刻要構思屬章的意思，不妨暫且把牠闕在

一邊。拋撇不開的還是那個唯一的馬鈴瓜。喫完了牠，才能定心作文。早一點喫了；好早一點動筆。」我這樣想，便伸手入籃裏。這回沒有作先喫半個的豫言，當然是——口氣把牠完。咬到末一口時，又覺得這瓜太小了，頗可憾惜。

然而牽縈的東西正多呢。瑣屑的花生米與西瓜子又不是趕快嚼得完的。只好一粒一粒地送入口裏，消磨這孤獨生活的時光。身體上感覺涼得厲害，手臂與腿都似乎抽搐的樣子；而且昏昏的，眼皮重起來了。

似乎不多工夫，甬道中漫着淡青的顏色，兩廊的樣子瓦片漸漸顯露，小紅燈裏的燭光却大部分滅了。我朦朧地聽到些嗡嗡之聲，同舍的人都已起着草稿，至少也想起了一點意思了；而我還只是一張題目。

「那邊有一個冒籍！」突然聽見這樣一句粗大而含有命令意味的警告。我向聲音所自來的那方看，就在我這間的廊下，站着一個高大的人，眼珠很大，放出閃耀的光，臉上的肌肉彷彿全蘊藏着氣力，一手支在柱上，這樣粗大的指掌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覺得這個人很可怕，似乎在不知那所廟裏見過的一個青年神像。

同舍的人互相告語說。冒籍！杜天王又要起勁鬧了。」有十來個人便離開了座位，聚集廊下，一致急促地問，「在那里？在那里？」

我聽了杜天王這三個字，立刻知道他是什麼人。這時候學堂已經辦起來了，他是中學堂裏的學生。當試期將近，學堂裏特地牌示說，凡學生不准去應試。如有更名冒試，查出立即斥退。這大概是這個意思：每人只能走一條進取之路，若想兼走兩條，便是取巧佔便宜的辦法，所以必須禁止的。可是杜天王不管，先報了個更改的名字，到期就請了假出來應試。像這樣做的也不止他一個人，他的好些同學以及縣立小學堂裏的一部分學生，都與他一樣地想試走這第二條進取之路。

學生與尋常童生的異點很多，最顯著却有兩種：一是排斥迷信的傾向，二是合羣新說的崇奉。他們成羣結伴地來到貢院前應試而且玩耍；這兩種特性就發洩在貢院旁邊定慧寺的許多佛像身上。

這寺裏有十八尊裝金的羅漢像，比人高大得多，分塑在東西兩壁。後面的殿，正中坐着一個鉅大的如來像，我們能看到他的胸部。頭部與兩肩穿過樓板，佔着樓上的

空閒，我七八歲時，會跟着伯父去看，覺得有點害怕。

我聽人家是這樣講的：杜天王同一羣同學去遊這寺院。有幾個人不免說起泥塑木雕惹人迷信的話，大家便覺得這些人形的泥塊真是不可恕的仇敵了，「把牠打掉，才能破除愚民的迷信！」杜天王爲首這樣喊出來。接着就是一陣呼噪，約略是「你若沒有膽量，我們合羣！合羣！」杜天王經這激厲，再也忍耐不住，就發出命令去找繩子。在不知什麼地方找到了一捆粗傻繩，解開來斷成四五條，一齊攔住在如來的腰圍與手臂上；又一端由許多人拉着。一聲「來！」大家像拔河一般用力，如來就軋軋地響起來。隨後就是一陣不會豫料的崩塌的響聲，如來的軀側倒了，臂膊殘損，面目破碎，而樓板也掉了好幾塊下來。學生們彷彿得了意外的成功，未盡的勇氣正如出洞的猛獸，只想再尋些仇敵來吞噬。於是外面的十八尊羅漢應這劫數了，他們用同樣的方法對付這些羅漢，手段既熟練，工作又較輕，真是十分容易。結果每個羅漢歪斜地倒在地上，有的斷了頭，有的折了腿，有的露出裏面木頭構成的骨架或空洞洞的胸腹。

寺裏只有一個衰病的僧人，聽見學生而且是考童在這里與菩薩作對，他早已開着後門逃走了。後來警察知道了這事。查究誰是爲首，便帶了杜天王去。但不一會又把牠放出來，因爲知道他是杜某的兒子，而杜某是了不得的鄉紳。從此，人家就上給他「天王」的尊號，他的名字轉成被忘却了；若說起杜天王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

我早已聽熟了這威武的名字，現在佔有這名字的人呈現在面前，雖然覺得很可怕，可是捨不得不看。只見他努着嘴略略含怒地回答問的人說，「在陽字號！」他的濃眉似乎漸漸擡高起來，越顯得面貌凶狠。他放下支在柱上的手，有力地旋轉身子走去，聚集廊下的十來個人也就被牽着似地跟了去。

我自己莫明其妙，同時也跨下坐位，走出號舍，跟在這些人的後面。杜天王又在別個號舍裏招人，走到陽字號時，他有七八十個屬下了，這真是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他是大將，就開始攻擊，作軍士們的前鋒。我從人與人的隙縫中窺見他站在一個人的旁邊。這個人背部的側形很厚，肩頭也是圓圓的，知是個胖子；他的低俯的臉略帶紫色，雖然與杜天王的一樣地廣大，但皮肉却是寬弛的。

陽字號裏的人齊擡起頭來，有的便站起來，廊下與座位的行間，又驟增了一擁而至的七八十個人；驚異的詫問與憤怒的喃喃混在一起，就把這裏的空氣搖撼得不安定了。可是大家有種顧忌的裁制力，不肯把聲音放得同平常談話這樣響；更兼要聽聽杜天王說些怎樣的英雄的話，恐怕放響了就把他的聲音掩沒了。

杜天王凜然不可犯的神氣，拍着這個人的背心說，「你叫什麼？什麼地方人！」
這個人的頭俯得更低了，身軀似乎在那裏蜷縮攏來，像一頭伏在貓兒跟前的老鼠。他只是不回答。

「說！快說！」一羣人哄然喊出來，杜天王又把他的肩膀一拉，大家才看見他的轉殿的紫色的臉，於是又喊，「快說！快說！任你裝什麼腔，沒有用的！」

這個人愁苦的臉容，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可是抵不住羣衆的威迫，終於很低模糊地回答了。我也聽不懂他說的什麼，但能辨知這是異方的口聲。

「不對！」一個銳利的聲音緊接着喊出來，隨後潮水一般的「不對！」洶涌起來了，杜天王就在這個人的背心上一拳，他又老鼠遇見了貓一般蜷縮攏來。許多人更爲

密集了，有的貼着他的身軀，有的高高站在桌子上，上上下下把他圍住。我於是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可以聽到連續的拳頭着背的聲音。

被打的着不作聲，揮拳的也只是悶打，一時間轉覺異常沈靜，只有調而結實的屯屯的音響。

「還有一本卷子呢！」一個略帶啞音的人驚怪地喊他。「阿，還有，不止一本！一，二，三，四，五，一共五本！又姓陸，又姓倪，又姓葉，知道他到底姓什麼。」

「豈有此理，既是冒籍，又是搶替！」

「應當把他打個半死，才使他知道犯的是什麼罪惡。」

「好大的胆量，敢於代搶五本卷子！難道他這樣胖的身體裏，完全裝滿着文章麼？」

「什麼文章，完全包着些賊骨頭罷了——該打的賊骨頭！」

「打……」於是拳頭着背的聲音更急且重了。這個人開始喃喃地號呼，像個沈重的熱病者，却並不哀求，也不作什麼辯解。

正是一個人喊「在這裏打不爽快，把他拖出去打」時，從甬道走來兩個冠服的人與六七個吏人，我也不知道這兩個是什麼官，但是決不是學臺。吏人略微呵斥，密密簇聚的人堆自然讓出一條路，給他們走近這被打的人去；隨後重又圍合起來。我雖想乘機鑽進去，只是欠敏捷一點，依舊被屏在圈子之外。於是掠一個空着的座位站在上面，又墊起了腳向下望；然而不行，只能約略望見這被打的人出在衣領的肥厚的頸項與一段很粗的髮辮。

「他是冒籍！……又是搶替！……他共有六本卷子！……這該當什的罪名！」大家錯亂地告訴，聲音裏帶着示威的意思。接着一陣喧擾，顧忌的裁判力現在用不到了，所以特別響朗；彷彿覺得空氣在那裏膨脹開來。

不到一盞茶的工夫，人堆裏又讓出一條路來了，這個羣衆共棄的罪犯破夾在吏人的中間，目光注地，迷惘地走着，他的兩手提着書籃子帽子之類，臂彎裏挾着長衫。幾本卷子由一個官拿着，這是很重要的贓證。

「噓……」大衆輕輕地發一種驅逐的聲音，勝利的鄙夷的眼光望着這胖子的背

形，隨後就散歸各自的號舍。我也靠着廊柱望，心裏有點惶惑。不知他們把這胖子帶了去將要怎樣治罪。他們從甬道走向大堂去，東面號舍頂上透過來的太陽光照在他們的頭上。這胖子的頭似乎向前折斷了，望不見他的後腦與兩耳，只看見烏黑而耀光的髮辮的根。

我回到號舍，啞唔之聲彷彿秋蟲一般繁瑣了，才想起我還有作文這回事：可是肚子有點餓了，姑且拿出饅頭夾着火腿喫。喫得口渴了，又想起馬鈴瓜來，假若不要急，留到此時喫，豈不好呢？况且這太陽光帶着紅的意思，像這樣炎熱的白天，正是該喫馬鈴瓜的時候。

大約十一點鐘光景，所有的東西都喫完了，連一粒遺留的瓜子也沒有了，才開始翻禮記。翻不到二十多頁，覺得眼前一閃，這句子好熟。再一細想，不就是今天的題目麼。于是看下面的註解。

於是寫下文章的第一句。我在塾中已經成爲習慣了，寫了一句，再去想第二句；又寫了三四句，就要一五一十地數着，看已有了多少字。這回當然也未能外此。大約

有了二百字左右的時候，實在再也接不下去了。但是牌示上明明說「不滿三百字不閱」怎麼可以二百字便了呢？我並沒有想到自己的文章是什麼程度，但是一定要希望他們閱看，這也可說是一個不可解了。

早先繳卷的人一排一排出去了，聽見洪重的開門的聲音，飄渺的吹打與號砲的聲音。午後的炎威與心思的焦灼使我滿頭滿身都是汗，看看那些繳了卷出去的人真像自由的仙人。

直到號舍裏只賸兩三個人，聽聽遠處，也是悄悄的只聞鳥雀，甬道中又漸漸地昏闇起來了，我才足成了經義的一百多字，急就了一篇三百零六字的策論，又鈔完了指令恭敬的一節聖諭廣訓。

匆匆收拾了東西，依然兩手提着，寂寞地在甬道中走。儀門早已開直，不復封鎖了。我先送過了兩手的東西，然後艱困地爬過這高高的門限。頭門也是開着；沒有吹打，沒有號砲，只是寂然。我望見鄰家的僕人（是我家託他來接我的）在頭門的門限外向他招手，便加快地走去。他接着我的東西，又抱我過這門限，待他放下時，我

覺得脚下軟軟的彷彿踏在棉被上；仰首看天，昏闇而帶黃色，與平日所見不同；口渴極了，心裏想，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回家去要求父親再給我買兩個烏鈴瓜。

超人

冰心女士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著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但也從來沒有人看見他發過一封信。他除了每天上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娼娼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外此就也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受；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偶然

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另。她問上十幾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母子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是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有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

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裏極了，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逕自走了。

——程娃娃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來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攢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沉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娃娃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次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娃娃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娃娃覺得很失意，這樣清靜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箱。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程姥姥下樓之下，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道：『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趁起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的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呆了兩天了，起居上自

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了，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逼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

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細好了的書箱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去，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媿媿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媿媿陪笑着問他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媿媿，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媿媿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媿媿纔回頭對祿兒說：『你去把那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送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不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的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

我的，却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或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篇，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
「你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說月報
梅嶺之春
張資平

她的住宅——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弦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蒼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梅樹，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暾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家。她站在門前石砌上，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帶蜿蜒的向前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鏟，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

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鄰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

『啞啞啊！我的寶貝睡喲！啞啞啊！我的乖乖睡喲！』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餵乳給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上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兒。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斷成功。』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開圓眼睛，翻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唉，呀呀！』的呼着。景伯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幾歲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

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姆。』村裏稱嬰兒滿了一週年爲『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懷觸，嘆了一口氣。『歲月真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擔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麼？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了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過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嘆了一口氣。

『怙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怙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麼？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麼？』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

對岸農家的鷄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萊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雜鸞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切的追憶。她望見崗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煙，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二

怙兒的來歷的秘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

知道，爲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親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會設過蒙塾爲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們的壓迫，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像她的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重養媳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嫡堂姊姊，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棄他的妻子辭世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她要保瑛給人家做重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了。

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埂上要。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

年，段翁夫婦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魏媽對保璞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童養媳回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會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璞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璞住娘家後，每過年節假期也常向和平的農村裏來。

保璞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璞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畢業了。這八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保璞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高等小學畢業後的保璞姊弟再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回家去，不再讀書了麼？』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璞。

『夠了，夠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有幫手。』

褲脚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

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畏心的生活。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甚要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穌教爲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錢！他在且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癩癩的銀，教會資助他們的銀，所以不惜

昧著自己的良心做偽善者。其實那一個真知有基督的。他們號稱學士又何會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來回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真是鑿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爲是不足爲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夠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權」也者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她家的章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載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回塔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離教會和學校不遠，日間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們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

脾氣了。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倒是個很平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璞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低三十三歲，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我不信，我不信。」保璞在途中擔心的是吉叔父。「真的是可怕的人，也就少見他罷，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說話。」

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著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學校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要，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最新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來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厚潤的湖畔沖積地，至今日變爲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

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三

最先出來迎他就是吉叔的兒子保琇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去午睡去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琇的手跟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琇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租屋時，當到保瑛那邊去要，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懷裏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琇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歡喜，大歡喜，。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頑的。」

「啊啦！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十六？十七？」

「你看我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了生理的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真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麼，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警裏去搔癢，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她說：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你和磅兒同一

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精緻的，方便讀書。『琇兒，你不帶瑛姊到你們房裏去看看？』

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纔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間小房子。其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房，一間是浴室。叔母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書房是同一個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瑛保琇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籐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的站着兩個玻璃書櫥。木牆的門和書櫥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面，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璞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早晨在這裏預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

保璞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廂方面的壁，面着窗擺着一張比較寬闊的木榻，是預備她和保琇同睡的。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的。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張小玻璃書檯。書檯和寢榻中間有一臺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璞無限的歡喜。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籐桌和矮籐椅，籐桌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

保璞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璞的行李來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一個藤箱子。

「琇娘來了麼？」保璞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

「回到家裏來，頭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

的人。」保瑛尋思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會客廳的長檯，一端在吃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一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色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究得多了。

歲月真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當垂着兩條青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竟長成起來了。」

「啊啦！叔父真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代，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青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曲線美的唇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的。

到了晚上，小保瑛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他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叔母也回去歇息了。祇有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到這裏憤不憤，其次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婆家去。保

璞最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爲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安，赤着足，戴着竹笠，赤着身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章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章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章媽告訴她說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章媽去後，保璞暗想吉叔父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是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我一個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白晰，甯可說是蒼白，高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髭。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璞看來是一個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保琇給保琇的狂哭驚醒了。保琇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便狂哭起來。

『琇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琇醒來忙拍着保琇的肩膀。保琇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琇兒要媽媽，要到媽媽床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琇的哭聲跑了過來。

辦警微微的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腫，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的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僅不住癡望了保琇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意，保琇滿臉更紅熱着，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四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夠了。』保琇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爲什麼？』吉叔父翻首問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一切刻毒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琇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起一班同學們的

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地理，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算了。我祇學英文國文兩科就夠了。』

『不錯，女人用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數學儘夠應用的了。』

『……』保瑛及想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真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瑛雙頰熱的祇回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真可惡啣！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擔鋤頭，擔大糞桶的好。』保瑛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話中最平常的告訴了父叔。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吳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是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輕的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

爲本教會的雙壁。

保璞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釘砒。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琇瑋在門首或菜園中躑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着保瑋。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會碎解的。

二月杪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了。一天早上保璞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園中躑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株晚桃開了幾枝紅豔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璞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璞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園來了。

『叔父！桃花開了啊！』她再翻轉頭去仰望着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嘍。明後天怕要滿開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香氣——才起床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擊。

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導，伸長左手探探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探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吻。

廚房的後門響了，章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章媽看見他和她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積在胸部的悶氣像煙散了許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癡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最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

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了——真的能死還可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骨像要片片的碎裂，頭腦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我承認他是有意，那嗎對他表示不同意，共犯罪麼？使不得，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璞的腫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

『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放鬆。』保璞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箇簡短的句語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沈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平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了。我算是和那牧童結

了婚的——生下來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姻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組織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嗟嘆。我敢對現代社會爲叛逆者麼？不，不，不敢……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黑暗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旣聯姻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母竟賦悼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殞命了。衆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秀。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小村去了。但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不喜歡。

冬天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的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瑛哄睡了後

，癡坐在窗前三窗外的冷月。章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叔父早一點回來。

『呃！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麼？』保璞在側耳聽聲。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璞癡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他們唱山歌和叔父評釋給她聽的時候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璞忙跑出來開門。

『啊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璞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可憐的小鳥兒！』吉叔父把嬌小的保瑛壓抱近自己胸膛上來。

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面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他；』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他也在這樣的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瑛先破了沉默，

『叔父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H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為近來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能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便自稱為副校長。學生又說副校長近來私刻名片，揭華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師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假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正校長的美國人聚斂；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

臉笑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默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納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價值的了；爲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般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的殘羹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即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璞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有我和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把良心除掉。現在的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的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效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嘆息。

「……」保璞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瑛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真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
吉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的什麼話都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章媽真可怕喲！』她像有件重要事對叔父說，『章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爲什麼專掠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謔笑，害得我真難爲情。真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酸的東西好吃的。』

『真了麼？我們所疑慮的真的麼。』叔父覺得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真不真！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蹙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嘆了一口氣。

『萬一是真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回去，快回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他祇能默默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刻。

『除了這梅城地方外，他處沒有吃飯的地方麼？』保瑛像籌思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意的問。

『你爲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當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個刑餘之人一樣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卑怯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六

保瑛回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候。保瑛回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

說最初她是恨叔叔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思念叔父，又轉恨而爲愛了。他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爲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自己的身體會生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他和他的關係，由自己想來實在是很正當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她對他的肉體的真操雖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真操是永久存在的。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的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傍時，她的五腑六臟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她的『Love in Eternit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秀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得和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璞雖然怨我，但我誤了她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的生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污點。

他重新追想欲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周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

竟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章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她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案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琇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琇自母親死後每晚上祇親着她偎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琇弟！那裏每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睡的，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兒睡了。』

叔父聽見保琇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喲！不行喲！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的房裏來。』保瑛笑惱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偎倚着保琇，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癡看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沉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床的音響。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

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真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脅下的衣扣緊得很，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悶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叔父弄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於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密的追憶，就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嘆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我們的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了。如果我所猜的不會錯時，那我就不能不哭——真的不能不哭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

樣無情的不再理我那我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來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身體，因為你變化爲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這件事，我的眼淚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祕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這個月內就要臨盆了。每念及此，我寂寞得難耐。我想，我能夠因難產而死——和可憐的嬰童一同死去，也倒乾淨省却許多罪孽。叔父，你試想想，我這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啣！最後我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你再奢望了。……」

自她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譽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

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妊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的，能便把這妊娠的短期，就斷定女人是犯罪；但是族人是還是聲勢洶洶的。

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再站不住了。教會學校也暗示的聽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琇托給親戚後，決意應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寺島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會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小兒告別。他和她垂淚接吻時，聽見採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有風塵發暖，阿郎外出妹搖船，不怕西風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

胡也頻

在中國，要是感化於歐洲文明的新人物從自由戀愛而結婚，那末，他們倆的蜜月生活，其地點差不多都選擇在杭州的西湖了。這自然是因為中國的境域裏面沒有別的地方比這個更好的——或說是更適宜於這種人之情懷的緣故。所以這一對從北京度蜜

月去的人兒，雖然他們倆都不願因循別人的前例，會想獨開一條新的途徑，但經過了幾次商量，兩個人終於異口同聲的說：『還是到西湖去吧。』這自然是因為時間的經濟和旅途方便的緣故了；否則，要是他們倆願意到日本或是意大利去，都是很可能的。可是在國內，而這樣的一個地點，那頗費他們倆的躊躇了。

決定了這個地點問題的當天，正是他們倆各自忙着第二天行結婚禮的那時候，兩個人坐上一輛馬車了，從景山東街到琉璃廠去，在商務印書館買了一本西湖遊覽指南和一冊西湖風景畫片……並且在回來的路上他們倆又同時想起了還須要一幅西湖全圖，於是馬車已走到了天安門，又折向東安市場去了。回家後，還不會脫去帽子和解開斗篷。兩個人就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打開這些東西，頭髮挨着頭髮慢慢地看着！那時彼此白起眼珠，相對的笑了。

『我們倆要在飛來峯上照個相。』在看着畫冊時，她忽然歡悅的說。

他聽見了，便用同意的柔和的聲音回答：『當然。』

關於這種就要結婚的人兒摩着臉頰看他們倆度蜜月地點的心情，似乎用盡了字典

上的名詞，還不能形容得確切；但可以攏統的這樣說：他們倆的時間，從太陽正中至於夜色濃厚，是完全不經意的用在這上面了。這一夜，雖說是躺在異樣的床上，但兩人却做起同樣的夢了，第一，很美麗地展在他們倆眼前的，是將行婚禮和正行着婚禮時的情形，和他們倆自己的心的變化。譬如主婚人是怎樣帶着教訓和勉勵的意思說着讚詞，證婚人怎樣用歡愉的聲音讀着證書，證禮人怎樣尊嚴地高誦着禮節，和女僕相，男僕相，是怎樣互相地交換了他們倆的信物——戒指，以及……凡是極華麗的婚禮所有的程序，他們倆都會毫無遺忘的細細地想到了。在其中，最使他們倆想着而覺得心兒特別醉迷迷的，便是在行禮時不可用眼光偷看的這個猶疑了。其次，那自然要歸到照相這上面了。他們倆想着應該用怎樣的態度使這個唯一的永遠紀念品更美麗這譬如眼睛是直向前面張開還是低向腳頭睜着？臉兒是挨近些好還是端莊些好？……此外，他們倆還想到脚步勻整地走進那又華美，又精緻，又充滿着温柔和歡樂之空氣的新房子——此謂愛情之巢去，當並肩坐到墊有鵝絨腰枕的沙發上，彼此的手兒提着，心兒跳着，眼光帶點差澀的看着，第一句說出來的是什麼話呢？……凡此種種都很

緊要的在他們倆的思想裏慎重地考量了。

『幸福是爲我們倆……』

等到因了某種感覺而輕聲地說出這樣話時，關於婚禮的問題才稍稍地算是平靜了。

但接着而起的，並且更複雜，更遼遠，更使他們倆費神去思想的一個夢，又很美麗地展在他們倆的眼前了：這是想着度蜜月到西湖去的事。因爲他們倆在白天已看了關於西湖遊歷的書畫，和兩個人會細心地去領會，去觀察，以及思慕和談論到了該處之後的各種歡樂；所以，雖然西湖的一切現象在他們倆的心中還難免是很飄渺的，但思想起來却已有了根據了。於是他們倆覺得一對美人兒，悄悄地緩步在三潭印月裏的竹徑上，低語着，是他們倆自己，乘一隻小小的畫舫歌唱於湖心是他們倆自己，清風飄來了一陣荷香，使得心兒更加濃郁的，也是他們倆自己。總而言之，宇宙間所有歡樂的事，發生這個西湖的，我們倆都摺來放到自己的身上了。並且，在這個從北京到杭州去的旅途上，他們倆也極力的想着許多歡樂，好像明媚的春光，清脆的鳥語，

燦爛的花枝，一切人間所罕有的幸福，都將爲他們倆而開展了。

前途充滿着光明——像這一種輝煌的話，假如拿去形容他們倆那時候的思想，却就變成很枯澀了。

所以在解下水紅色的輕紗，在行過婚禮之後的晚上，他們倆又開始這樣的談話了：

『明天和以後的事情我都想周到了。你呢？』

『我也和你一樣。』

『我想明天再去買兩件隨身的東西，後天就可動身了。』

『我也想到了，和你一樣。』

於是第二天的清早——其實太陽的光已斜斜地映到窗外的丁香樹上，女僕已把早點代吃了，就午飯也已頗久的等待着主人——他們倆很興奮但又很疲乏地從床上起來，洗漱了，修飾了，便坐上馬車到王府井大街去，在福隆洋行買了兩個小小的手提『百寶箱』，是極上等的皮製的，一個腰圓形和一個長方形。像這樣的箱子，是專門預備

給爲歡樂而旅行的人們；關於男的，那裏面有日記本，自來水筆，鏡子，括鬚鬚的保險刀，刷子，香皂，……等等。而女的，便更富裕了，除了那些應有的物件，而保險刀不算外，又添了撲粉，香水，胭脂，壓髮針，畫眼睛和眉毛的黑炭，……凡是女人平常的裝飾品，全齊齊整整的安放着。等到回了家，把這兩個提箱平平地放到鋪着印度呢氈子的桌上，重新打開，重新一件一件的拿起，放下，有時試一試，或是……在他們倆的眼底。這些玲瓏精緻的小東西便越覺得可愛了。最後，他們倆把二張三寸長的合影放到每個裏面的夾袋中去，兩個人不自禁地用力的擁抱着了。

『用具的完備也像我們倆的美滿！』

雖然他們倆會細膩地顧慮着還有什麼須要的東西，但想了又想，終於默默歡歡地說出以上的那句話。

於是又極甜蜜極愉快地度過了一夜，當天色漸漸地黎明，他們倆度蜜月去的生活就開始了。

那時候女僕因恐怕主人睡熟，誤了時候，便輕輕聲地叩着門兒。

『曉得咧。』

然而他們倆已經起來很久了。

將一細鋪蓋，兩隻衣箱，在馬車的頂上安頓妥貼了，車夫勒緊了一下韁繩，白色的馬便伸動那雄壯的四腿，跑開了，於是這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用她們倆同樣的愉快，告別那間會如醉般睡過兩夜的新房，以及為他們倆讚頌而快樂的那些僕人們。

『希望的蒼苔開放了；』

兩個人時時這樣低語。

因為買的是頭等車票，所以無論在三等的售票門口，擁擠着怎樣多的人，怎樣的吵嚷，而他們倆已安安逸逸地走進月臺，坐在特別安置着沙發的車廂裏面了。

在這樣專為官僚貴族富人們設備的車廂，客本不多，常常一個人便可佔有一間房子的，因此他們倆也照樣。雖說那裏面的地方很寬敞，假使把身子躺下去也是很富裕的，可是他們倆遇緊緊地挨着好像思睡的人那樣的軟弱無力，或說是和遇見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而彼此倚侍的情形一樣。幾乎兩個臉兒變成一塊了。有時，他們倆無意中在

鏡子裏發現了有個臉兒貼着玻璃窗向裏面偷看，甚至有一次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衣服似乎很闊綽，也像某部的司長或參事模樣，帶着希奇和羨慕的神氣，用黃皮的手指頭捏着八字鬍子，眼光遲笨地向着裏面……

『不管他！』

他們倆却始終抱着這種主義。

不久，又似悲壯又似激昂的叫了三聲汽笛。車輪便轉動了。

在經過的路上，當火車停在某個村鎮的站上時，雖說上下的客，小買賣，叫花子，大家吵鬧成一團，但他們倆還是安安靜靜地緊緊地挨着，無語地微笑，以及做着一對愛人兒常做的種種愛就表示。可是有一個時候却像沉思，並且靜默得很長久，兩個身體都似乎失了自動力那樣的隨着火車震動和顛擺了。到後來他疑惑她是疲倦了，便低聲的問她：

『你想睡麼？』

『在幸福裏永遠是興奮的。』她仰起頭，回答，

『那末你又想——』

『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因為那是太歡樂了。』

『不告訴我也曉得。』

『你說！』

『西湖……』

突然的擁抱和接吻，經過了這樣，他們倆便又安靜下去，各自悄悄地想西湖——無限歡樂等待着他們倆的西湖了。清白地沉醉在這種幸福的理想中，不自覺間火車已抵天津了。他們倆因為買的是聯票，所以任那一種擾亂過後，另一個火車頭又拉着他們倆走了。

她是四川人，是乘京漢車來到北京的，不會走過津浦路，因此他很想告訴她關於他所經歷的故事，和何時可以到何地，以及泰山在晨霧裏面是怎樣的美……

可是她用另外一種情緒來告訴他。

她柔聲的說：

『我極願意聽你這樣講白話，但我更喜歡的却是悄悄默默地聽你心兒的跳動。』
他好像發了狂，興奮地張開手臂，把她的全個臉兒抱在胸前了，並且用着力，嘴唇吻着頭髮。

等到她的眼睛對望着他，把手兒摸着頭髮，她才喘過氣，含嗔的說：

『你看，把人家的頭髮弄得膠濕……』

於是她打開百寶箱，把小小精緻的梳子慢慢地理好了頭髮，便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個字。並且遞過去給他看。

他便輕輕聲地念出來了：

不要放肆呀，齒！

得小心鏡裏的人兒呵。

『不怕醜！』她似乎帶點傲慢嘲笑他。

但是他也打開百寶箱，把日記本拿出，便在那上面寫道——

眼光在無意中遇合着，

又都默默微笑了！

『給你吧。』他把日記本給她，同時和那枝深深地吻過的自來水筆。

她也照樣，把自己的筆兒深深地放到嘴裏去，似乎用舌尖尖舐着，然後從薄薄紅潤的唇兒邊拿出來，含着羞答答地送給他。

他不會說話，但又照樣的送了過去……兩個人這樣無聲無息的玩着，於是天漸漸地黑了，茶房送着晚餐進來，電燈也隨着明亮。

這一夜，雖然火車上面的設備，縱是頭等的車廂，都遠不及自己新房那樣的又華麗，又藝術，又妥貼，但他們倆因了歡樂和幸福，也就很甜蜜地，並且近於忘形地睡着，和前兩夜一樣。

自然咧，在愛情熱烈的懷抱裏，無論是車輪的輾軋，汽笛的嗚叫，人聲的嘈噉，……任何一種的聲音對於他們倆都失去擾亂的力量了。這樣，他們倆便無夢地睡到第二天的清晨。

『明天這個時候就要到上海了。』他看見她也醒了，便說。

紅潮。

『後天這個時候必定到西湖了……』她回答，尋思一下，臉上又飛起一陣可愛的

他見着，便急急鼓起嘴唇……可長她躲開了，並且用手兒遮掩着，眼光閃起一種

明媚。

『給我吧！』

『不！』

但她又把舌尖放在唇邊活動着，故意的作着誘惑……

其實，到結果，兩個人又給愛情留下紀念，同時瘋狂地擁抱和瘋狂地接吻起來

了。

等到陽光射就床上來，覺得不能再躺了，他才替她扣好襯表，穿上長袍，鞋子，

……像女婢一樣的伏侍，她種種的事情都做妥貼了，自己也隨着去穿衣。

在盥漱的時候，她故意用命令的口吻叫他來捲袖口，他含笑地照辦了，並且打開

她的百寶箱，取出各種化妝品，爲他預備接着，他把撲粉在她的臉上，頸上，胸脯上

，輕輕地拍起來，又把胭脂在她的唇上畫了畫，最後還把香水灑滿她的衣衫。

『你看，』她指着鏡子說：『真是一個遍天下尋不到的奴隸！』

他故意的發怒了：『什麼！這是你說的話麼？』

『你生來就是——』

『你還敢說？』

她得意地笑了，任他在她的酒窩窩上吻了一個長吻，這樣小小的玩意兒的風波便平息了。

於是她也打開他的百寶箱，把刮鬚的保險刀拿出來，安配好了，便笑着說：

『來，我替你刮一刮，』一面把刷子調和着香胰子。

『我臉上沒有鬚鬚。』他拒絕她。

『讓我試一試不好麼？』

『我害怕……』

『不要緊，』她說，刷子便向他的唇邊刷去，白的胰子沫却胡亂地塗滿了臉上。

『危險！』他的頭在她的手下開始掙扎了。『像這樣，我可不敢來。』

『不要緊……』她依樣想動手。

『得了！你看那鏡子，我簡直成爲戲台上的丑角了。』

鏡子裏面的影子確是很滑稽，她看見了，便笑得彎起腰兒，無力地伏到沙發上去，刷子落到地上。

『小心那刀子！』他趕急的喊，因爲保險刀還拿在她手裏。

她還在笑。

『真胡鬧得沒有樣子！』他咕嚕着。

她便站起來，笑態盈盈地，從臉盆裏絞乾了手巾，說：

『賠你這個吧。』

接着，午餐便送進來了。

因爲他突然嗅見了一股氣味，便皺一下眉頭，低聲地告訴她：

『我嗅見了一種氣味，怪不好的，似乎是茶房剛纔帶進來的。』

關於這一點，她完全同意了。因此，在那個茶房進來收拾叉盤的時候，他們倆便注意他。

『的確是。』他說。

『並且還像有病……你看他的眼睛全紅了。』

然而這樣的小事，在他們倆幸福的生活裏面，隨着也就忘却了。

用過午餐，他們倆又緊緊地挨着，悄悄默默地思想着西湖，和到了西湖以後關於他們倆的一切。所以，他們倆有時竟因想像所得的快樂而忘形了，夢囈一般的說着許多含情的，甜蜜的，或是近於所謂肉麻的話。並且，常常受了某種事物的暗示，又做出異樣的動作。譬如想着在冷泉裏面洗腳的時候，她的腳兒便在地上舞擺起來；想着在蘇堤上競走的時候，他便快樂地嚷道：『呵，我是跑贏了，』凡此種種，假使給旁的人看見了這樣舉動，大約要嘲笑地說他們倆發了瘋病了。

其次，也會在那個時間裏面留下痕跡的，便是他從百寶箱的夾袋中取出他們倆的合影，並且在那上面題了一首詩；因此，他們倆又經過了一種值得紀念的狂吻和擁抱

了。

這一個下午，在不知覺間，他們倆又悄悄地度了過去。

於是天又依舊的漸漸地黑下來，電燈也明亮了，茶房又知禮的輕輕地叩了兩下門兒，把晚餐送進來。這一個送進來的茶房很年輕，漂亮，頭髮用油膏裝着發出溜溜的光，衣服也很乾淨，是所謂上海的小白臉；因此，他想起那個呆板的，並且滿着臭味的山東茶房，便問：

『那個呢？』

聽了，這個茶房便急急站直了身體，臉上滿着笑容，恭恭敬敬地回答：

『阿三？僕阿有事體，伊病得交關利害來！』

雖然他們倆不會說上海話，但在其中的腔調裏，却能知道一些意思。

『什麼病？』他問，同時在他的嘆官裏，彷彿還盤旋着那種氣味。

『呵，僕還勿知道，格些辰光，上海的時疫凶得來，伊總歸是格種病痛。』

時疫……這些字眼似乎有一種異樣的力量，很迅速地就通過了他們倆的神經，尤

其是他；但同時他又覺得在上海並沒有好久的耽擱，這一件頗可怕新聞也就不很在意了。

但不久，在他們倆的幸福，歡樂，康健的生活裏面，忽然生起不快意的事來了；那是在他們倆喝過了雞湯，當他用刀鋒切開牛肉扒的時候，猛的發覺了那裏面有一個蟲類的黑點。

「蒼蠅！」他失聲的喊，立刻便覺得胃囊裏面起了變動，欲嘔般的在作嘔。

當然，這一個晚餐是這樣的便結果了。

她，她雖然也覺得自己的喉管裏有什麼不潔的東西，但看見他那樣的皺着眉，苦着臉，便制住了，並且在另一個提箱裏，取了人丹給他，又把極賞重的香水灑滿一室，去侵伏別種氣味。

「沒有什麼，」

他雖想安慰她，可是那胃囊裏面的擾亂已漸漸地使全身感到不舒服了。

「怎樣？」她時時擔心的問。

『不要緊的。』

然而，他終於須要躺下去，極力用笑貌去掩飾那為身體不適而生的苦悶了。

他雖然還依樣把手臂放在她的頸下，挽着，讓她的臉兒睡在胸上，另一隻手臂便抱着她的腰間……但到了夜半，他從亂夢裏驚醒，忽然把她推開去，並且把自己整個的身體睡到白緞子的棉被外面：因為她的眼睛酸痛着，喉嚨又像癢又像是麻，全身一種內部的火燒得發起了狂熱，頭腦苦痛，四肢無力……

『怎麼？你！』她似乎感到身體周圍的空虛，醒來了，因不見他在被窠裏面，便驚訝的問。

『沒有什麼。』

『這樣子怎麼要得！』於是她把棉被蓋過去，但接着却異聲的喊出了：『我的天！我怎麼咧？身上這樣燒得怕人呀……』

『不要緊的。』

『莫是人丹吃壞了？』她焦急的問。

『你放心，不要緊的。』他勉強的說。

其實他的聲音已變樣了；他自己也都知道這個病不是尋常，因而他就想到那種氣味，那隻蒼蠅，和那個茶房了。

因為她沒有一點點醫學的常識，所以對於他這種突如其來的病症，着了慌，用她所有的智力也想不出一點頭緒……於是那平常不會覺得的各種響動，都乘機擾亂到她的心裏來了。有時，她那充滿着憂愁的眼光向他的似睡似醒的臉兒望着，眼淚就暗暗地奔躍了；倘若她忽然想到各種壞的現像的時候，她就彷彿見着一件沉重的東西壓到身上來；甚至於還把一種危險放到他的這個病症上面去，可是登時又極力去否認，後來，她痛悔她自己不應該學圖畫和彫刻，應當學醫……

他時時哼出普通病人的一種呻吟。

『怎麼辦呢？我的天！……』

除了焦灼和憂慮的心情，她簡直想不出別的方法。這樣，黑夜便完全消滅去，晨光又漸漸地顯露了。當黎明以後的四個鐘點，火車到了上海的時候，他的樣子變全

了：眼睛無光地深陷着，臉色蒼黃，唇兒焦黑，……雖然用力去支撐，也幾乎無力行走。

等至躺在大東旅社那裏的床上，他的病症似乎更加劇烈了，不住地哼着，有時還發瘋一樣的亂喊。

她於是打電話給賢隆醫院，掛了特等號，請了一個外國醫生。

在醫生還沒有來到，她看守着他，既不知是什麼病症，便想先給他一點藥吃，使他好過些，也無從爲力了；祇是一個人像很可憐的小羊迷路於曠野那樣的感着周圍是沒有邊際……

『假使基督能幫助這個，我也願永遠做一個聖徒。』在無可奈何中，她甚至於這樣思想。

可是在這間近於四方形的房子裏，除了鐘機走動的聲息，他的呻吟和呼喊，似乎一切都寂然，像在哀悼何種可憐憫的東西似的。因此他恐懼了，覺得一種不幸的朕兆已明顯地鋪在她的眼前，並且還有無數可怖的事情跟着在後面。

『我的天……』

嘗她忽然見到他似睡般倦倦地迷合上眼簾，憂慮便告訴她這是昏迷，於是她知道這個病症的高度了；把整個的頭放到腿上去，忍聲的慟哭着。

雖說有時他也會從昏迷裏清醒，喊着口渴，並且像平常人一樣的安靜，向她說許多安慰的話，其中還夾些屬於愛情的甜蜜的語言；但危險的感覺已盤踞了她的身心，使她無法疑惑到這是昏迷的反證。

真的，他的清醒還不到五分鐘，便又苦痛地呻吟，和野人一般的呼喊，至於又昏迷。

『當然！在飛來峯上我倆要照個相……』有一次，他忽然這樣的囁語。

這自然是給她一個更大的刺激……她哭了，眼淚大顆大顆地從臉上落到胸前去。

『真不該度什麼蜜月……』她懊悔了。

像她這樣的境况，自然，唯一的光明便是醫生的來到而且從其口中吐出福音——說是担保這個病症絕無危險，祇是極平常和很輕的一種感冒；那末，她就不再去度這

個蜜月，也就一切都很滿足了。

果然，在她熱烈地，逼切地，並且像恭候着神聖降臨那樣的希望裏，醫生終於進來了。

『我們的救星！』她幾乎歡欣得要這樣喊出來。

可是醫生却保持着他那英國人的傲慢，高昂的身體筆直着，長而硬的腿兒不曲地走進來；雖說會看見她那種親摯的懇切的歡迎，也旁若無人一樣的把手套慢慢地脫下，慢慢地塞進褲袋去，又慢慢地脫下帽子。因此，她有點焦急了，便用英語向他說：

『先生！我希望你能快一點診視這個病人。因為他是很痛苦的。』

醫生從眼鏡邊看她一下，懶洋洋地說：『可以容納你的要求。』這才從他的助手給他測驗熱度表，聽筒，以及別種器具。

因為他這時正在昏迷，所以空間便寂寥了。醫生好像很用心的考察着病人的病症。那個助手便無聲無息地站在醫生身邊。在這時，她張大眼睛，不動的向他們發怔，似乎肩背上負着超過她力量所能負的重載……並且，那些『時疫，』『危險。』

不幸，』和『歡樂，』『密月，』『西湖，』……種種的字眼便恍恍惚惚地在她的腦裏飄來飄去……血在她的脈管裏沸騰着……眼淚停止在她的眼珠上面……

醫生的全身無論那一部分假使有點動作，她整個的靈魂便震動了：她是希望但又徬徨地等待着醫生的判決。

她本想在醫生的臉色上面辨別出吉凶，然而醫生却始終保持他那種傲慢的鎮靜。

『……保佑我們……』同時她又這樣的願望。

忽然在她的眼裏這宇宙整個的變色了——那是醫生放下審察病症的器具，聳一下肩膀，向她說：

『憑醫生應用的忠誠，我告訴你，太太！這個病人犯的是近來最流行的危險時疫——腥紅熱。我並以醫生的天職，立刻將這個病人送到醫院去……』

也許這一類的話，做醫生的人是說慣了，不覺得是含着怎樣大的悲哀和絕望，所以不動於心，而依舊保持他的那種常態。

可是她已失了知覺，暈倒了。

於是助手引着幾個僕役抬進一架軟床，把這個病人送走了；她從檯邊勉強地站起來，飄飄茫茫地和醫生跟在後面。

『我希望你給我幫助，我要留在這裏陪伴那病人！』到了醫院，她的神志稍微清醒，向醫生哀懇地要求這個。

醫生似乎覺得很可笑，想了想，便拒絕了她。他說：

『可惜醫院裏向來沒有這規則，並且這樣對於病人很無益的，因此我不能應許你，太太！』

那末，她只好放下一切，帶着眼淚回來了。

在旅社裏，無論茶房們，客人們，對於她的這件事情怎樣的閑談，怎樣的作爲一種資料去消磨他們富裕的時光，她都不去管，祇是倒在床上，沒有眼淚和沒有聲音的嗚咽着；有時全個的身軀震顫着，有時又像死屍那樣的不動……總而言之，她的一切已變成了將狂或是將死的一種狀態了。

到了夜半，那無望的希望忽來激動她，使她復醒，才又這樣想：

『假使……那就不再度蜜月去，我的所有也都算滿足了。』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茶房進來了，他像戲台上道白那般的告訴她：

『寶隆醫院剛纔打電話來，要你馬上就去，說是你的先生沒有救了……』

人力以上

郭沫若

一個人坐在家裏讀書。我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澡堂裏去了。

夕陽斜照進來，滿屋都是陽光；一陣陣清涼的海風吹着後園菩提樹葉蕭瑟作響。

——愛牟先生在家嗎？

叫門的是一位中年的漁夫，他送了一張有黑框圍着的郵片進來，報告着一位日本友人S君的死耗。我看了吃了一驚，怎麼也不能恢復我心境的平靜。我拿着信片在手裏，不住地便在房中蹣跚。滿屋的陽光好像陰鬱了好些，我的腦中也充滿着S的記憶。

我認得S，是民國八年的時候了。那時候我移居到博多灣上，他和我們是鄰舍。我們就因為這個關係，彼此有些往來，但也沒有甚麼深密的交際。

他本是東京的人，是工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年紀怕有五十歲的光景。他最引我注意的是他那一眼看去便知是有肺病的，瘦削而貧血的面孔，其次是他那很多很多的兒女。他的年紀並不十分大，身體又那麼弱，但他却已經有七個兒女，為首的一對孿生的女兒現在已經是十五歲了。

他在一座建築公司充當着三等技師，每月的收入僅僅百圓以下。他在東京聽說已經是一位親人的了，他們一家九口就全靠着他的這點月薪過活。

他的夫人是名古屋的人，名古屋在日本是產美人的地方，他的夫人也頗有中上的姿首。但大約也是因他這個原故罷？他們的家計雖貧，而她和她的兒女的衣服却穿得異樣整飾的，我的女人時常向着我說她的家政不得法，兒女們平時連飯也不夠吃，偏要使她們穿得一身的好衣裳，好像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一樣。的確是這樣的，她對於她的兒女們實在未免太姑息了。頂大的一對女兒，照年紀算來應該是入女子中學二年

級的了，却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她們的面孔完全是一個模樣，平時也穿着一樣的衣裳，我到現在還把她們分別不清楚，到底那個是千代，那個是濱子呢。這對女兒大約是在家裏的吃食不夠的原故罷，身材都很瘦削，蒼黃的膚色沒有甚麼滋潤。她們並且從小以來便染了一種偷盜的惡癖，村上的人背地裏都在說她們，連我的女人也不肯叫她們到家裏來頑耍了。啊，她們這些代人受罪的羔羊！她們的母親要妝飾她們，雖然出於一種虛榮心的表現，但是世間上誰個又不想有錢，誰個又不想有充裕的物質的幸福呢？在事實上雖是一貧如洗，妝飾一下外觀，也怕是一種畫餅充飢的辦法罷？他們因為吃食不夠，弄得手足有點不乾淨，這也怪不得她們，不過是我們睜着眼睛，看着社會的罪惡把可憐的幼女逼成偷兒罷了。

我們和S家的交誼，最初原只是泛泛的相識，但在四年前的夏天在我回了上海的時候，我們的大兒因為得冒出血症，我的女人把次兒寄放在別人的家裏，到病院去看護了十天。那時S有一個兒子也病了，S的夫人懷着臨月的胎也在病院裏看護，S每天不能不去上工，S的夫人每天中午便從病院回家一次煮些飯菜來留給她的兒女。飯

是不十分夠的吃。我們的大兒比S的孩子先好了，我的女人回家以後便常常多弄飯菜去犒賞給他的兒女們。過了三天，S的夫人也攜着孩子退了病院，但在退院後的第二天上，她便產了第六的一個男孩，我的女人不免又去幫助過她。自從有這件事情以後，S夫婦都很感謝我的女人，他們和我們更加親密了。

S性情是很孤僻的，他決不肯和人交際。他和我也少有往來，但偶爾在海邊上相遇的時候，很肯直率地和我談話。他談話的時候愛在日本話中滲雜一些英語。他說他少年時分會隨着一位英國人辦過事情，英國人很愛他——這件事情他對我說過的不僅一次。他又愛罵日本人，他開口便要說日本人怎樣怎樣地詭詐，怎樣怎樣地不可相交；他看我不好和他打話時，每每要用辯解的口氣來說道：『雖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總愛說同國人的壞話……Japanese is fox, fox!』（日本人是狐狸，狐狸！）

他的外貌顯然是有肺病的，他的兒女又多，我們暗地裏時常在替他擔心。但他自己好像懷着一種誇意。他時常愛引用的一句話說：『兒童是天國中的最大者。』我偶爾口不應心地也稱他是有『子寶』的人，他那對要鼠一樣的眼光總要燃燒着歡喜。但他

近來也好像漸漸覺悟了。

五月二十七日是日本的海軍紀念日，是日本人把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打沉沒了的一天。那一天他帶着他的大女千代到我們家裏來，送了我們一個熬咖啡的鉛壺。因為他是在一禮拜前纔得了一個第七的男孩，他是拿來回我們的賀禮的。我們恭賀了他，說他的氣色近來也很好。他不知道是感覺了甚麼，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他說：『噯，要好纔好，要好纔好，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呢！我死了這些孩子怎樣呢？』他說着指着他的千代。唉，他從前的歡娛已經變成一種淒涼的情味了。——這便是他和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但我們別來纔僅僅兩三個禮拜的時間，他那麼覺悟了的人，怎麼偏這樣匆促地死了呢？……

我捧着S的死信在房裏踱來踱去地走着，我自己很有幾分不相信的光景，但是郵片是明明在我手裏的。我想着他那病弱的面容，他終生的不遇，他那留下的無親無友無家無業的八口妻兒……我不禁淚潛潛地由哀哀悼他起來。唉，他是覺悟得太遲，謝世得太早了！

我一面哀悼他，但一面又感到自己的身世上來。我覺得S的一生就好像我自己的
一面鏡子一樣！我自己雖比他年輕得二十年，但我也有三個兒子了。我和我的女人都
是和家庭絕了緣的，我們拙於交際，沒有一個可以寄托的友人，就有，也和我們一樣
貧困。我們無職無業飄流在這異邦，萬一我也和S一樣，突然死去了呢？……

啊，『人生如夢』！這雖是極老極老的常談，但也是極新的威脅，人生在世，究竟
誰能保證得這一場短夢，不就在第二刻的時間內告終？誰能保證得自己的妻兒不倒在
路途餓死呢？

——啊，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我死了，這些孩子怎麼樣？

S的這一句驚人的警語，不禁使我肅慄起來，我的眼淚界流在面上了。……

兩個大的孩子先從外面跑回來了。

——媽媽呢？

——媽媽在買小菜？次兒爭先着說出。

不一會女人揣着三兒，一手提着些小葉和入沐的用具籃走了回來。她把三兒放

下，坐在後門的廊沿上對我說道：

——水真好呀，你快去洗罷。

——我不洗，S 若死了呢！

——咳！女人驚呼着站立起來。真的嗎？

我把手中的郵片給她。

她看了，默了好一會，纔又說道，真是像假的一樣呢。海草紀週日的一天，他不是還到我們家裏來過嗎？算上還不上三個禮拜！

她說着便走上房裏來，一面整理着頭髮，一面又說：

——我是要去纔行。他的夫人和兒女們不知道怎樣了。……可憐還沒有滿月！……

……晚飯不能做了，孩子們都要留在家裏的。

——你放心去罷，晚飯我會做。

我的女人誑着了小孩子們，匆匆便地跑向 S 家裏去了。

S 現在的住家，離我們有兩里遠的光景，聽說是在田地裏的，鄰舍只有三五家人

家，我的女人已經去過了兩回，但我還不會去過。

我把晚飯燒好，讓孩子們吃了之後，又照拂着他們睡下去了。已經將近夜半，我的女人却還不見回來，夜裏的風很有些冷意，吹蕩着我寂靜的家庭，使我的深心倍感着十分的淒憫。我兀兀地獨坐在黃色的電燈光下，不知不覺之間，竟浮上了一首詩來。

夜已深，羣兒都已睡定，

她到友人家裏去弔喪去了。

我獨坐在這淒絕的一室之中，

啊，湧上了無端的寂寥。

寂寥，寂寥，深不可測的寂寥！

蒼黃的電燈好像在向我冷嘲。

待到了明朝的日出之時，朋友約。

——你的生命會永遠和我同消，

我剛寫了這兩節，好像還想再寫些的時候，我的女人從外面回來了。

——你吃夜飯罷。

——不吃了，難得孩子們都睡熟了。我怕三兒會哭的。

——哭是沒有，但他們等了你好一陣，等你買點心回來呢。等不過，他們都好像皮球一樣，滾來滾去地終竟滾定了。

——你在寫甚麼！

——寫了兩節詩。

——你把我看。

——……怎麼樣呢？

——不曉是你。

——不是說詩，是問你S家的事情呢。

——啊，真是淒慘，我到他家裏，打從廚房進去。我看見S夫人坐在廚房上邊三鋪蓆面的小房裏面，簡直就和草人一樣，纔生的乳娃兒睡在一邊，六個孩子也同坐在一間小房裏，誰也沒有做聲的。前面的六鋪蓆面的大房裏面便睡着死人。死人聽說是得了肺炎死的，因為看護月母，傷了風，竟轉成了肺炎。睡了僅僅三天。S夫人產後得了產褥病，病了兩禮拜，他丈夫得病的時候，她算好起來了，她還沒有滿月，又輪到她來看護病人，聽說已經有兩三夜沒有睡眠呢。

—————

——咳，我真不知道她那六七個孩子怎麼處置！我怕她不會跟着她的丈夫死去，也會瘋了罷？我看她的樣子簡直是失了魂的一樣，她連哭的眼淚都沒有了。大的一對女兒，再大兩三歲也還可以設法，咳，真是不知道怎麼的好，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呢。

——S的屍首完全沒有經手的人嗎？

——我去不一晌，後來來了幾位公司裏的人，我也幫着他收拾了一陣，所以弄到

了現在，明天上半天便要付火葬了。

沉抑的聲調在寥寂的夜氣中分外響得淒涼，後園中的菩提樹的蕭騷，博多灣的迴瀾的餘響，也好像在哀悼這人生的悲慘的光景。

——噯，世間上真有超過人力以上的事情呢！我這樣嘆了一聲。

我的女人也突然執着我的兩手，好像哀願一般地說道：

——你不要——你不要也和S一樣罷！

——啊，那樣！我是怎麼死得！我是怎麼死得！我死了，孩子們怎麼樣呢？

無心之間和S同樣的聲調從我口中吐露了出來，我一意識起來，連自己的魂靈也覺得不寒而慄了。

x
x
x
x

一個禮拜以後，S夫人和她的姐姐到我們家裏來辭行。她的姐姐是纔從東京來的，把S家的積欠還清了，要把她妹子的一家人，一同帶到東京去。最小的一位嬰兒聽說已經約定了，抱給一位醫學士了。

動身的一天，我的女人去送了行回來，她說醫學士的夫人帶同一位奶母也在車站上送行。車要開的時候，S夫人還抱着她的嬰兒哺了最後的一口奶子。她的眼睛流着了眼淚，送的人也流着了眼淚。

一個朋友

葉紹鈞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家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是迷惘的，驚恐的，瞪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對面站着麼？何不唬着，哭着，嬌央着，婉求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個熟識的，知心的

人站在對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的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啞啞地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鴉了。他們有幾個稱讚我那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璧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經人叢的縫裏端着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這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

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語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給了婚費吃乳漿？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只知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

『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却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擾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却還印在我腦子裏，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了一回。我去道賀候賓客，也算是個配角呢。

我還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會問他：

『可有什麼新的感覺？』

他的答語很有趣：

『我喫，喝，玩耍，却依舊；快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唯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真傻氣，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樂麼？』

『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頰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修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又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功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

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便是了，要說出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豫計。論到這事，誰能有豫計？那一家立過豫算表？原來我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有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偷覷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又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吸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龐克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會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便從乳母手裏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撫摩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時抱的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們倆沒趣，又沒法止住他的哭，便教乳母快快抱開去。

『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倆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那用父母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當作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那

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疑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被着神秘似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說話，便咳嗽一聲也柔和到十二分；彎了腰，執了壺，贊賞客醉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花眼笑地答謝道：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與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可無負祖先。』

我忽然想起，譬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簡簡括括只消說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還把壺子撒在自己的模型裏。』呀！諛墓之文那有這等體例！原來我喝的醉了！……

蜜 柑

沈從文

一到星期，S教授家是照例有個聚會的；錢由學校出，表面歸S教授請，把一些對茶點感到趣味的學生首領請到客廳來，談談這一星期以來校中的事情，學生中在吃茶

點以前，心裏有點不愉快的就隨意發揮點意見，或者是批評之類，S教授則很客氣的接受這意見，立時用派克筆記錄到皮面手冊子上頭，以便預備到校務會議席上去提案。其實這全是做戲。等到雞肉餛飩一上席，S教授要記也不能，學生們意見便爲點心熱氣沖化了。縱或是吃完點心仍然可以繼續來討論，但是餘興應爲S教授太太來出場，在一杯紅茶以後大家又都覺得極其自然的是應各個兒分開，散到園子內樹下池邊去談話，也才像個會，所以S教授手冊上結果每次記錄都只是一半。不過這正可證明聖恩大學顯然是全滿了學生意，縱有一點兒不愜人意處，茶點政策亦已收了效，不怕了。

在這種聚會上，有一個人所切的光要比每次餛飩餛飩所費還要多，這是少數學生也極明白的，但這關於個人的私德。有些地方本來德行這原是只放在口上講講就行的。如像牧師的莊嚴單單放在臉上就夠了一個樣，所以我們還是不說好。并且，又據說有一類人正因爲常常有人做了文章形容過，不依做文章的人，說是輕視了上帝，這一來，天國無從進，危險的，莫讓詛咒落在自己的頭上吧，我真不說了。

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

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了專爲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拋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麼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褥子，也只單爲一對情人坐在上面做一些神祕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在這樣天氣下，一個年青人沒有還那是想他有病。再不然已經有個愛人陪到在身邊，他只在找出一打機會使女人紅臉，沒有空再去想那空洞愛情了。

本星期仍然有例會，男女同學仍然都像往天一個樣來到S教授住處，聚在一塊兒，用小銀匙子舀碗內的雞肉錫鮑吃，第二次吃火腿餅，一人各三個，放到銀的盤子裏，女人平素胃口本來是弱的，這時可是平均分到吃。吃完後，美國磁器繪有聖母畫的杯子裝着紅茶出來了。

坐在主位的教授太太開了口：

「這樣天氣好，大家正可以到那園子裏玩一個整天。」

「我們還有一大筐蜜柑，是吳師母昨天送我的太太的；大概太太今天要請客，所以留大家！」

S 教授說了就微笑。這是一個基督教徒一個大學教授在學生面前不失尊嚴的微笑。

學生是撫掌。

有蜜柑撫吃掌原是值得的。

「柑子正要吃，不然放着天熱會壞了，」教授太太站起身來說，一面用手指點在餐桌上的客數目。

這一來，幾個剛才離開衆人到莎發上去騎的男生，立時又走過來恢復原位了。

「我要數，」太太說，「我有一個好意見，我數你們那一個有女朋友，這柑子就多得兩三個，因為天氣這樣熱，別人去到樹下說情話，口乾那是自然的，你們沒有女朋友，陪到 S 先生到這客廳中談話還有茶，所以各人有了兩個柑子也夠了。」

「那不成，大家是一樣，S 師母不應特別愛他們的。我們沒有朋友在此是師母的過，爲甚麼不先日早告給我們，我們縱不有，也要師母幫到找？」

男人方面涎臉原是自然的。女人方面原來只是一個人的便早紅了臉。

「師母說的話是有心袒護幾個少數帝國主義者！」這是一個曾經在學生會做過主席的抗議。話說得漂亮透了。

另一個，正要同S教授商量一點私事的，就說「我們陪到S先生也是要說話，難道就只有談情話能夠使人口乾麼？」

「那你們有茶，有奶汁，有可可，在客廳裏多方便！」

「可是憑天理良心說，我們莫有情人的，應當在柑子上多得一點便宜，也才是話！」
「……………」

這是一個利權得失的大問題。又因為在S教授夫婦面前撒一點嬌不妨事，於是這邊以理由的矛來攻，那邊的理由盾牌也就即刻豎起來。甯可大家慢慢吃，分配方法不妥貼，大家也就不能即刻散開的。

「好，算我的，你們這些陪到我同師母談話的人，我要師母回頭再送你們一樣好點心總算公平吧。」S教授說。

幸得S教授來解決，於是叫了聽差即把蜜柑籃子取出來，分散了。

二十三個人中十二個人是得了雙份，其餘則等候別的東西再看了。

這時間，有一個人忍受了損失不說話，蜜柑分到她的面前時，却只取兩個。

「怎麼，衣際股長難道是一個人麼？」師母笑了。

不。嘗真不。這中有三個人原是可以算得夠同她在一塊兒來談情話的，但人是三個。就不好辦了。她很聰明的只取一單份，使他們三人都無從爭持。大家本來都知道，只暗笑。

三人見到是這樣，也只取單份；這三人中共有兩個是學政治的，一個人是在學校中叫做詩人的小周，那麼一來，政治顯然是失敗。詩人也算失了戀，明日周刊上大致又可以見到一首動人的愛情散文詩了，

領雙份的大大方方用手巾兜起蜜柑兩個兩個走去了，剩下的便是一些兩方面都算失敗了的人。不過不到一會兒，客廳中人就又減少了一半，這因為還有兩對是那已有交情不願衆人明白的男女，所以犧牲了蜜柑，保存了祕密，此時仍然走到別處談私話去的。

天氣這樣好，正是詩人貪手花下做詩的好時節，况且又失意，小周先就自願跑到後園池子邊去了。

交際股長密司F，乘到大家不注意，也一個人離開了客廳。大凡學政治的人頭腦都是一個公式所衍化，是以兩人看到自己的蜜柑，爲詩吸引去，也不敢再追上去看命運的，密司F不消說是即刻就把小周找到手。

直到密司F走到身邊來小周才知道。

「你爲甚麼一個人却來此地玩？」

「那你？」

一個坐着一個站着兩人相對笑，於是站着那個就酥酥軟軟挨到身邊坐下來，這一個坐，下期周刊詩的題目變了一個了。

我再說一遍：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專爲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牠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麼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禱子，也只專爲

一對情人坐在那上面做一些神祕的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池子邊是算得S教授住處頂僻靜樹多的一個好地方。雖然這些人都向這地方走來，一些小土坡，這里那里堆起來，却隔斷了各人的視線。是那麽像林像慢的茂盛，還有大的高的柳樹罩得池邊陰涼不見天。明知是各人離得都不會很遠，聒人也能聽得到。但是此刻各人正是咬到耳朵說些使那聽的人心跳臉紅話語的時節，誰也不會前來妨礙誰！

因此大家都能隨意點，恣肆點。

回頭來，密司F轉身到客廳，見到一個茶几上放了個柑子，口正乾，不客氣的就撇開吃了。大家全都不注意。只是當密司F同到一個政治學生眼光相碰時，臉紅了。柑子就是這位政治學生故意放下的，她心明白了，只冷笑。她揣想：

「下一次必定又會有人提議在周刊上不得常登一些無聊詩歌的。……」

夫婦

沈從文

住到××村，以為可以從清靜中把神經衰弱症治好的璜有一天正吃到晚飯，對於過於注意到自己飲食的居停。所辦帶血的炒小雞感到束手，忽然聽到有人在外面喊，說是「去看去看去，捉到一對東西！」喊的聲音非常迫切，真如出了大事，全村中人皆有非看看不可的聲勢。不知如何本來不甚愛看熱鬧的璜，也隨即放下了飯碗，手拿着竹筷，走到門外大塘邊看熱鬧去了。

出了門，還見到人向南跑，且忽忽傳語給路人，說，

「在八道坡，在八道坡，非常好看的事！要去，就走，不要停了，恐怕不久會送到團上去！」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是不得分明的。惟以意猜想，則既然是人人皆想一想，自然是一件有趣味的消息了。然而在鄉下，甚麼事即有趣，想來是不容易使城中人明白的。

他以為或者是捉到了兩隻活野豬，也想去看看了。

隨了那一旁走路一旁與路上人說話的某甲，脚步忽忽過了一些平時所不經過的小山路走去，轉灣後，見到小拗上人的羣了。人的羣莫名其妙地包圍成一圈，究竟這事

是甚麼事還是不能即刻明白。那某甲，彷彿極其奮勇的衝過去，把人用力掀開，原來這聰明人看到瓚也跟著來，以為有應當把鄉下事情給城中客人看看的必需了，所以排除了其餘的人。鄉下也似乎覺得這應給外客看看，着忙各閃開了。

一切展在眼前了。

看到所捉到的，原來是一對人，把看活野豬心情的瓚分外失望了。

但許多人正因有瓚來看，更對於這事本身多一種趣味了。人人皆用着彷彿「那城裏人也見到了」的語氣，互相作着會心的微笑，還有對了他近於奇怪的洋服襯衫感到新奇的鄉下婦人，作着「你城中穿這樣衣服的人也有這事麼」的疑問。瓚雖知道這些鄉下人望到他的髮，望到他的皮鞋與起稜的薄絨褲，所感生興味正不下於繩縛着那兩人的事情，但仍然走近那被繩細的人面前去了。

到了近身纔使他更嚇，原來所縛定的是一對年青男女。男女皆為鄉下人，皆年青，女的在衆人無憐憫的目光下不作一聲，靜靜的流淚。不知是誰把女人頭上插了極可笑的一把野花，這花幾幾乎是用籐縛到頭上的神氣，女人頭略動時那花冠即在空中

搖擺，如在另一時看來當有非常優美的好印象。

望到這情形，不必說話事情也分明了，這是屬於年青人纔有的罪過。

某甲是聰明人，見到璜是「客」，卻仍然來爲璜解釋這事。事情是這樣：有人過南山，在南山拗裏，大草集旁現了這一對。這年青人不避人的大白天做着使誰看來也生氣的事情，所以發現這事的人，就聚了附近的漢子們把人捉來了。

捉來了，怎麼處置？捉的人可不負責了。

既然已經捉來，大概回頭總得把鄉長麻煩，坐堂審案，這事人人都這樣猜想。爲甚麼非一定捉來不可，被捉的與捉人的兩方面皆似乎不甚清楚。然而屬於流汗喘氣事自己無分，卻把人捉到這裏來示衆的漢子們，這時對女人是儼然有一種滿足，超乎流汗喘氣以上的。婦女們走到這一對身邊來時，各用手指刮臉，表示這是可羞的事；這些人，不消說是不覺得天氣好就適宜於同男子作某種事情爲應當了。老年人則看了只搖頭，大概他們都把自己年青時代性情忘掉，有了兒女，風俗一類的言語是有提倡的心需了。

微微的晚風刮到瓚的臉上，聽到山上有人吹笛，擡頭望天，天上有桃紅的霞，他心中就正想到風光若是詩，必定不能缺乏一個女人。

他想試問問被繩縛定如有所思垂了頭那男子，是甚麼地方來的人，總不是造孽。

男子先低頭已見到瓚的黑色皮鞋了。鞋不是他所習見的東西，雖不忘眼前處境。也仍然肆意欣賞了那黑色方嘴的皮鞋一番，且出奇那小管的襪過了。這時聽人問他，問的話不像審判官，就擡頭來望瓚。人雖不認識，但這人已經看出瓚是與自己同情的人了，把頭略搖，表示這事的冤抑。

「你不是這地方人麼？」

這樣問，另外就有人代為回答應，說決定不是。這說話的人自然是不至於錯誤的，因為他認識的人比本地所住人還多。尤其是女人，打扮的樣子不與本村年青女人相同，他又知道全村女子姓名的。但在瓚沒有來到以前，已經過許多人詢問，皆沒有得到回答，究竟是什麼地方人，那好事的人也說不出的。

瓚又看看女人，女人年青不到二十歲，一身極乾淨的月藍麻布衣裳，臉上微紅，

身體碩長，風姿不惡。身體的確有略與普通鄉下女人兩樣處。這時雖然在流淚，似乎全是爲了惶恐，不是爲羞恥。

「懷疑心或者這是兩個年青人背了家人的私奔事也不一定，就覺得這兩個年青人很可憐。他想知道如何可以設法讓這人離開這一羣瘋子纔行。然而做居停主人的朋友進了城，此間團總當事人又不知是誰。並且在一羣民衆前面，或者真會作出比這時情形更愚蠢的事也不可知。這時這些人就并不覺得這管閒事的不合理。正這樣想已經就聽有人提議了。」

一個滿臉疙疸再加上一個大酒糟鼻人的漢子，像纔喝了酒，把酒葫蘆放下來到這裏看熱鬧的樣子，用大而冇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一下，在那裏自言自語，主張把男女衣服剝下，一面拿荊條打，打夠了再送到鄉長處去。他還以爲這樣處置是頂聰明合理的處置。這人不惜大聲的嚷着，擁護這希奇主張，若非另一個人扯了這漢子的褲頭，指點他有「城裏人」在此，說不定把話一說完，不必別能同意就會做他所做的事。

另外有較之男子漢另有切齒意義，彷彿因爲女人竟這樣隨便同男人在山上好風光

下睡覺；極其不甘心的婦女，雖不同意脫去衣褲卻贊成「擡」。

小孩子，聽到這話了，莫名其妙的歡喜即刻便競往各處尋找荊條，他們是另一時常常爲家中父親用打牛的條子把背抽得太多，所以對於打賊打野狗野貓一類事，分外感到有趣味了。

璜看到這情形太不行了，正無辦法，恰在此時跑來一個在行伍中出身軍人模樣的人物。這人一來羣衆就起了騷動，大家爭告給這人事件的經過，且各把意見提出。大衆喊這人作練長，璜知道這必定是本村有實力的人物了，且不作聲，聽他如何處置。

行伍中人摹仿在城中所見到的營官閱兵神氣，眉皺着，不言不語，只憂鬱而莊嚴的望到衆人，隨後又看看周圍，璜也被他看到了，似乎因爲有「城中人」在，這漢子更非把身分拿出不可了，於是小孩子與婦人皆圍近到他的身邊成一圈，這漢子，就出乎衆人意料以外的喝一聲「站開」！

因這一喝各人皆踉踉跄跄退遠了。衆人都想笑又不敢笑。

這漢子，就用手中從路旁扯得的一根狗尾草，拂那被委屈的男子的臉，用稅關中

人盤詰行人的口吻問道：

「從那裏來的。」

被問的男子，略略沉默了一會，又望望那練長的臉，望到這漢子耳朵邊有一粒痣，他說，

「我是蜜上的人。」

好像有了這一句口供已就夠了的練長，又用同樣的語氣問女人，他問她姓。

「你姓甚麼？」

那女子不答，擡頭望望審問她的人的臉，又望望蜜上。害羞似的把頭下垂，看自己的腳，腳上的鞋繡得有雙鳳，是只有鄉中富人纔會穿的好鞋，這時有人在誇獎女人的腳的無賴男子，那練長，用同樣微帶輕薄的口吻問：

「你從那裏來的，不說我要派人送你到縣裏去。」

鄉下人照例怕見官，因為官這東西在鄉下看來總是可怕的一種東西。有時非見官不可，要官斷案，也就正有靠這兇惡威風把仇人壓下的意思，所以單是怕走錯路，說

進城，許多人就毛骨悚然了。

然而女人被綁到樹下，與男子捆在一處，好像沒有法，也不怕官了，她仍然不說話。

於是有人多嘴了，說「撻」。還是老辦法，因為這些鄉下人平時愛說謊，在何時見官皆非大板子皮鞭竹條不能把真話說出，所以他們之中記得撻是頂方便的辦法，乘混亂中說出了。

又有人說找磨石來，預備沉潭。這是恐嚇。

又有人說喂尿給男子吃，喂女子吃牛糞。這是笑謔。

完全是這類近於孩子氣的話。

聽到這些話的男女皆不做聲，不做聲則彷彿什麼也不怕。這使練長激動了，聲音放嚴厲了許多，仍然用那先前別人說的恐嚇話複述於女人，又像說這完全是衆人的意見，既然有了違反衆人的事，衆人的裁判是正當的，城裏做官的也無從反對。

女人搖着頭，輕輕的說，

「我是從鑿上來的人，過黃坡看親戚。」

聽到女人這樣說話的那男子，也怯怯的說話了，說：

「同路到黃坡。」

那問官就說，

「同逃？」

「不是。是同路。」

在「同路」不「同逃」的解釋，這衆人皆知這是因爲路上相遇始相好的意義，

大家笑。

捉奸的鄉下人一個，這是纔從團上趕來，正找不到練長，回來見到練長了，歡喜得如見大王報功。他用他那咯咯顯得狡猾的眼睛，望練長眯着，笑咪咪的說怎樣，怎樣見到這一對無恥的青年在太陽下所做的事。事情的希奇自然是「青天白日」，因爲青天白日在本村人除了做工都應當打盹，別的似乎都不甚合理，何況所做的事更不是在外面做的事。

聽完這話，練長自然覺得這是應當供衆人用石頭打死的事了，他有了把握。在處置這一對男女以前，他還想要多知道一點這人的身家，因為在方便中可以照習慣法律，罰這人一百串錢，或把家中一隻牛牽到局裏充公，他從中也多少叨一點光。有了這種思想的他，就仍然在那裏取口供，不殫厭煩，而且神氣也溫和多了。

在無可奈何中男子一切不能隱瞞了。

這人居然到後把男子的家中的情形完全知道了，財產也知道了，地位也知道了，家中人也知道了，得意的笑。誰知那被細捉的男子。到後還說了下面的話。他說他就是女子的親夫雖是親夫婦，因與新婚不久，同返黃坡女家去看岳丈，走到這裏，看看天氣太好，兩人皆太覺得這時節需要一種東西了，於是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風景，看山上的花。那時風吹來都有香氣，雀兒叫得人心曠，於是記起一些年青應做的事，於是到後就被捉了。

到男子說完這話，衆人也彷彿從這男女中情形看出不是臨時匹配的兩個了。然而同時從這事上失了一種浪漫趣味的衆人，就更覺得這事非處罰不行了，對於罰款無分

的，他們就仍然主張坦然再講。練長顯然也因為男子說出是真夫婦，成爲更澈底了的。

正因爲是真實的夫婦，在青天白日下也不避人的這樣做了一些事情，反而更引起一種只有單身男子纔有的憤恨騷動，他們一面想望一個女人無法得到，一面却眼看到這人的事情，無論如何將不答應的，也是自然的事了。

從頭至尾知道了這事的蹟，先是也出於意外的一驚的，這時同練長說話了。他要這練長，把這人放下纔是。聽過這話的練長，望到蹟的臉，大約是在估計蹟是不是洋人的翻譯。看了一會，蹟皮褲帶邊一個黨部的特別證被這人見到了，這人不願意表示自己已是純粹御下人，就笑着，想伸手給蹟捏。手沒有握成，他就在腿上搓自己那隻手，起了小小反感，說，

「先生，不能放。」

「爲甚麼？」

「我們要罰他，他欺侮了我們一鄉。」

做錯了事，陪陪禮，讓人家趕路好了。」

那糟鼻子在衆人中說，「那不行，這是我們的事。」雖無言語但見到了瓚在爲罪人說話的男女，聽到糟鼻子的話，就圍然和着。但當瓚回過頭去找尋這反對的敵人時，糟鼻子把頭縮下，蹲到人背後抽烟去了。

糟鼻子一失敗，於是就有和平了瓚代罪人向練長說好話的人了，這中也有女人，就是非常害怕「城裏人」，那類平時極愛說閒話的中年婦人，可以謚之爲長舌婦而無愧的。其中還有知道瓚是誰的，就扯了練長黑香雲紗的衣角，輕輕的告練長這是誰。聽到了話的練長，點着頭，心軟了，知道敲詐的事不行，但爲維持自己在衆人面前的身分，雖知道面前站得是老爺，也仍然裝着辦公事人神氣說，

「瓚先生您對。不過我們鄉下的事我不能作主，還有團總。」

「我去見你團總，好不好？」

「那也好罷，我們就去。我是沒有甚麼的，只莫讓本鄉人就說就好了。」

練長的狡猾，瓚早就看透了。說是要見團總，把事情推到團總身上去，他就跟了這人走。於是衆人閃開了，預備讓路。

他們同時把男女一對也帶去了。一羣人皆跟在後面看，一直把他們送到團總院子前，許多人還不會散去。

天色夜了。

從團總處交涉得到了好的結果，狡滑的練長在璜的面前無所施其技翹，兩個年青的夫婦縛手繩子在團總的院中解脫了。那練長，作成賣人情的樣子，向那年青婦人說，

「你謝謝這先生。」

女人正在解除頭上鄉下人惡作劇爲纏上的一束花，聽到這話，就連花爲璜作揖。這花她并不棄去，拿在手裏。那男子見了，也照樣作揖，但并不向練長有所照應。練長借故走了，這事情就這樣喜劇的形式收場了。

璜伴送這兩個年青鄉下人出去，默無言語。從一些還不散去守在院外的愚蠢好事的人前過身，因爲是有了璜的原故，這些人纔不敢跟隨。他伴送他們到了上山路。站在那裏不走了，纔想到說話，問他們肚中餓了沒有，兩人中男子說到黃坡趕得及夜飯。他又告璜這裏去黃坡只六里路，并不遠，雖天夜了，靠星光也可以走得到他的岳

家。說到星光時三人同時望天，天上有星子數粒。遠山一抹紫，夜景美極了，就真適宜於年青男女們當天作可笑的事。

璜說，「你們去好了，他們不會與你爲難了。」

男子說，「先生住在這裏，過幾天我來看你。」

女人說，「天保佑你這好先生。」

那一對年青夫婦就走了。

獨立在山脚小橋邊的璜，因微風送來花香，他忽覺得這件事可留一種紀念，想到還拿在女人手中的一束花了，遙遙的說：

「慢點走，慢點走，把你們那一束花丟到地下，給了我。」

那女人似乎笑着把花留在路旁，還在那裏等候了璜一會，見璜不上來，那男子就自己往回路走，把花送來了。

人的影子失落到小竹叢後了，得了一把半枯的不知名的花的璜先生，坐到橋邊，嗅着這曾經在年青婦人頭上留過很稀奇過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爲一種曖昧慾望

輕輕搖動着。

他記起這一天來的一切事，覺得自己的世界真窄。倘若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太太，他這時也將有一些看不見的危險伏在身邊了，因此覺得住在這裏是厭煩的地方了，地方風景雖美，鄉下人與城市中人一樣無味，他預備明後天進城。

自 殺

茅盾

大家都說環小姐近來愈加幽靜了，簡直有點兒近於怪僻。

整天躲在她的小臥室內，除是喫飯時間，決不輕易出來，而即使是吃飯時間的偶一露臉，也只有嘴唇邊常在的寂寞的笑影表示她並沒生氣，說話是使例很少的；甚至在一天中最熱鬧的晚飯席上，也並不見得稍稍活潑。她的溫柔的眼波，常是注在自己的飯碗裏，有時表哥的一句詼諧話會引起她抿着嘴唇的一笑，並且很天真的向他看了一眼，然而，話語還是沒有的。有時她被逗引着不得不開口了，那也是和老財迷用錢一般，十分吝嗇，只要一個字足夠表示意思時，她決不，肯多用到兩個。表哥時常打趣

她，說這樣的話語是「電報體」；姑母却稱讚她能夠不像時下新女子那樣的噪聒。但不論是打趣，是譏許，環小姐所聊以代替回答的，依舊是滿腔心事似的微微一笑而已。

女僕們常常把環小姐躲在房裏做些什麼事，作為閒譚的資料。聽見了這樣的議論時，姑母總是呵斥道：「不要多嘴！環小姐是在房裏看書寫字呢！」於是這位老姑母便要回想到已故的兄弟，她的老眼前就要浮現出被書籍糾纏到臉黃肌瘦的好兄弟的影子，於是她就要移動龍鍾的身體，走到環小姐房裏，看看她的心疼的姪女兒是不是真在那里太勞神的看書寫字。而當她看見環小姐很春困似的從床上起來迎接她，並且看見枕邊也沒有什麼花花綠綠封面的書籍，這位老太太便很放心了，往往沒有坐到十分鐘，又搖搖擺擺走了出來。「讓她靜靜兒的歇一會罷。」老姑母常常是這麼自言自語着離開了環小姐。

有兩個孩子揪住了裙角的表嫂，也時常抽空到環小姐房裏來一次。她照例很疲乏似的將自己擲在環小姐常坐的籐椅裏，噓了一口氣；便帶笑的說：「真真喫勿消。啊，厭氣得來。」這是她的開場白。於是便接着報賬式的家務的敘述：阿大，阿二，

要做夏衣；昨天剛送過了王府上老太太的壽禮，明天又是李家大小姐的「好日子」；說不定後天就會碰着四姑老爺的瘧子父親的喪事——醫生早已斷定他難過明天的黃昏。

「黃郎中惟有吃定病人陰時候死，是頂頂準！」表嫂一面說，一面照例翻弄那亂堆在桌面的幾本書。環小姐總是靜默的聽着，直到表嫂又噓一口氣，作她的刻板文章似的結論：「故所以我格書包末，一塔括子還仔先生勸。」有時表嫂背誦她的家務剛到一半，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或是聽得孩子們的哭聲；那就要改變了她的結論的形式：「有仔家務，看書末，直頭看弗進。」此時環小姐往往看着表嫂的俏媚的背影，輕輕的說：「不看也好，看了徒亂人意罷哩！」

除了姑母和表嫂，更常到環小姐房裏的，是女僕阿金。她每天要進來掃地，請飯吃；她應該比別人更明瞭環小姐的「深閨」生活。所以每逢女僕們在廚房裏議論到環小姐的時候，阿金的意見是很有權威的。然而不幸，阿金也說不出所以然；她只能消極的否認老太太所謂「環小姐是在看書寫字」；她沒有一次，至少在最近半個月內，看見環小姐拿過書本子拈過筆。雖然早晨去掃地的時時，間或發見一些小紙片，撕成了

細長條，辭丟在書桌腳邊，彷彿是寫過字的，但是阿金也會破工夫把這些紙條拼湊起來，才知道並非字，却是些不成名目的圖畫，其中有幾個頗像人面。

在無結果的議論以後，阿金總是搔着頭說：「環小姐實在是怪小姐！」

也許表哥的猜測最近似：有一天，偶然和夫人談起了環小姐，他曾經說：「看那樣子，有點兒近於所謂煩悶。」不過，爲什麼煩悶呢？那是不但表嫂全屬茫然，表哥也覺得很難下一轉語了。環小姐誠然是父母雙亡，無家可歸，然而姑母那樣的疼愛她：表哥是從小一處長大的伴侶，表嫂又是十二分的賢明，姑母的家就是環小姐的家，亦既有二十年之久，何至現在忽然感到異樣呢？所以環小姐而果真有煩悶，表哥和表嫂是有理由可以斷定，絕對不是起於身世飄零的感觸。

「大概是想着自家格終身大事。」表嫂在她丈夫面前又會提示過這樣的意思。然而仔細一想，還是不對。姑母和表哥都允許環小姐的婚姻可以自由；姑母早已把姪預備得十分周到，只要環小姐有意中人，立刻結婚也是不難的。而况環小姐自己並非是出閨門的舊式小姐，和男女朋友同去游湖一類的交際，原來是常有的，僅僅是最

近半個月來她自己願意禁閉在臥室內，拒絕了一切游玩的邀請。

所以環小姐的忽然冷寂是難解的；但也因為是難解，並且誰也不能負這責任，便只有好事的女僕們作為閒諱的資料，主人方面的空氣是始終無所謂緊張。

白晝去了，又是黃昏。環小姐坐在電燈光下，左手托住了頭，讓自己浮泛在雜念中。四壁是睡眠一樣的靜，襯出對面傳來的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環小姐有點憎恨這些太快樂的笑聲，然而未始不想聽聽這太快樂的內容。雜念却不肯從命，極無賴的糾纏着。幾個很清脆的字，似乎是表嫂的口吻，已經撞在環小姐腦膜上。但又忽然消失了。她的意識界充滿了許多別的說不明白的事物，絕對排斥外來的新印象。而在這些紛亂的。說不明白的事物中，又有一件什麼東西在那里奮力掙扎，像是硬要出頭。終於透露出來了，乃是一句很面熟的話「環我們望這里走。」

窗外吹來一陣涼風，掃去了環小姐身上的躁熱，便恍惚已在飛來峯下的石洞裏。依舊是那一句「環我們望這里走」在耳邊響，很細，然而很分明。從手腕上起來一點輕微的麻痺又擴散到她胸前，她禁不住心跳了。驀地有一個少年男子在她眼前了，捏

着她的手腕，懇求似的看着她。心更跳得快，臉上也熱烘烘了，她覺得有一條強壯的臂膊圍到她腰間。她猛然喊出一聲「啞哨！」這異樣的聲浪剛震動她的耳膜，便什麼都沒有了，依然在她的小臥室內，依然獨坐在電燈光下。

手腕上仍舊麻痺，而且加劇；一個花腳蚊子，肚子已經通紅，十分費力似的從環小姐的嫩皮膚裏拔出了她的長嘴巴，就很大方的飛走了。環小姐目送這蚊子，直到牠消失在暗隙中；她忽然感得這小小的飛蟲彷彿就是適纔幻覺中的男子，半個月前的某一日曾經激動她的處女的靈魂，然而很大的走了以後，也就不知去向，撇下她在孤寂怨艾中。環小姐低低的嘆了口氣，換右手來支着頭。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早已低下去，低下去，現在只有一片冷淡的寂靜。從遠處來的若斷若續的義憤似的蛙聲又很像替她訴不平。

環小姐惘然站在窗前了。那邊鳳舞臺左近，在霧氣一般的薄光的籠罩下。透出隱隱的喧嘩聲。這一邊，是環湖的山峯了，黑森森地站着，像是守夜的巨人。還有，疏疏落落閃耀不定的，是湖濱的許多別墅的燈火。人間是美麗的，生活是愉快的，然

而，環小姐痛心她想，這都於她無分。她已是破碎不全的人，她再不能恬適地享用寶貴的青春，美麗的世間對於她反成了毒辣的嘲諷。她只能自己關閉在房裏，一遍一遍的溫理心靈上的重咎。

這秘密的負擔，時時刻刻壓迫她，使她不得不逃入孤獨，每逢許多人在一處談笑，忽然所有的舌頭都停止了時，環小姐便覺得自己成爲衆目的焦點，並且那些尙帶着笑痕的嘴角又似乎都在說：「我們全知道你的事！」平時最親熱的朋友也變了樣子，他們和環小姐說話的時候，總喜歡笑；而這笑，環小姐都明白的辨得出不是好意的。他們又常談論相識者或不相識者的戀愛事情，環小姐也看出來都是指桑罵槐的譏諷自己，她像一匹膽怯的兔子，只能躲在高裏了。她讀小說消磨如年的長日，然而小說的作者又似乎都知道她的秘密，拿她作爲模特兒。幸而姑母和表哥嫂好像還沒有知道她的事，不然……

環小姐轉過身來，忍不住滴下兩點眼淚，世間太美麗，而她的命運太殘酷；一想到這快樂的人生於她無分，她更覺得人生是值得留戀了。失足的事誠然早已過去，便

是造成這終身遺恨的剎那間的歡娛，也成爲過去；但永不能過去的，是別人的惡意的臉和嘴。她將在嘲諷與冷漠中摸索她的生活的旅程！想到這里，環小姐的眼淚更接連的滾出來。她倒退幾步，仆在床裏，緊緊的抱着枕頭，幾乎放聲哭起來了！她的被悲哀揉碎了的心，努力掙扎似的突突地跳，像是一疊聲叫着：「自殺！自殺！自殺！」

她自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有了這個不得已的念頭，但每逢傷心，這可詛咒的兩個字已經是一定要在她心上打一個來回。並且不知道又在什麼時候已經替她定下了走這條末路的日期：那便是姑母他們也知道了她的秘密的一天。她下意識的承認這是當然的歸束，唯一的解決；但想起了自己奄化以後，世界還是這麼美麗，還是有這麼多的愉快的人兒在安然享受，並且還有這麼多的人兒，甚至也有她平日所鄙夷的人兒，在那里議論她的短長，嘲笑，唾罵，憐憫——即使是憐憫也覺得不堪忍受；那她又以爲自殺還是不夠，不夠！她但願世界立刻燬滅，但願孽火把她自己，一切人，一切物，一切悲的樂的記憶，全部都燒了個無蹤無跡。

她忿然跳起來，睜大了哭紅的眼睛，向房裏狼顧，她的本就平凡的臉現在倒因嗔

怒而新生一種撩人的風姿。她很快的走到書桌前。開了左邊的抽屜，從一個精緻的小匣子裏取出一支鑰匙，再開了右邊的抽屜，這里有一束一束的舊信，幾張照片，和一隻長方形緞色袋鼠皮女子用的文件夾。她揭開文件夾，把微微發投的手指伸進去，從很隱秘的一格裏掏出一張照片來，嗤的一聲，便撕碎了。就是像用完了一身的力氣，她長呻一聲，就落在坐椅裏，頹喪的低垂了頭。眼淚又慢慢的迸出來，落在她的手背。似乎喫了一驚，她抬起頭來，惘然看着電燈。現在她的眉梢忽又飽含了悵悵的氣分了，她追悔剛才的舉動太粗暴，太沒有理由。

「何必怪着她呢！」

這麼反省着，她拾起那張撕破的照片，很溫柔的拚合起來，鋪中膝頭，像一個母親撫愛她的被錯責了的小寶貝。她又忍不住和照片裏的人親一個吻。她愛他，她將永久愛他！有什麼理由恨他呢？飛來峯下石洞中的經驗，雖然是她現在的痛苦的根原，然而將永遠是她青春歷史中最寶貴的一頁呢！以後在旅館內的幾次狂歡，也把她的青春期點綴得很有異彩了。她臉了一陣烘熱，覺得有一種麻軟的甜味從心頭散布到全身

。她惘然想：

「總之，是不能單怪他的。自己那時不也是很動情麼？但是，人是那樣的人，地是那樣的地，誰敢說一定不跌進去？况且石壁洞上的佛像可以作證，那時自己並沒過分荒唐，還沒被肉感的誘惑衝激到不知所以；那時雖則做夢似的任憑他撫摸親嘴，然而他的最後一步的要求是被毅然拒却了的。第二天還要到他旅館裏，自然是大大的不該，可是天曉得，鬼趕在我背後，怎麼也熬不住不去！」

她想出當時的心情來了。兩個力在牽扯她。一個是說不明白的，然而難抵抗的，在催促她去；別一個是很分明的道德觀念，則阻止她，渾身的血液都擁護前者去了，而在她腦子的一角却有個冷冷的東西爲後者助威。但是終於到旅館裏。因爲有一句話把道德觀念說服了；昨天既已把神聖的肉體全部開放給他的手和口，所以今天的吝惜是沒有意義。

就爲的有這一念，她陷進得愈深，到底吮盡了歡喜果面的糖衣，嘗着了中心的苦味了。當她第三次到旅館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他們中間

的 romance 就此告終，而她一個人的悲劇從此開頭。

環小姐低聲嘆了一口氣，把破照片又放進文件夾，走到窗前，凝望天空。稀薄的幾朵白雲間浮出一輪滿月，似乎飛快的在跑，却又始終似乎在老地位。神秘地映着眼的許多星，像是一羣孩子在那里鬧烘烘的交譚，涼成風片的吹來，又宛然是蒼天的羞感。環小姐惘然看着，思想更亂而且更忙了；自己的行爲，果然是大魯莽了麼？糊裏糊塗跌進泥淖，完全是自己的不好麼？她所愛的人，真是個要不得的驕子麼？也就是偷得了處女的清白却還要撒下一篇大謊來叫人死心蹋地想念着，那樣極頂的壞人麼？他的行動都是預定的詭計麼？他留下的那一封信也是指構，而且說不定已經騙過許多人麼？那樣懇摯纏綿的文字竟會是虛偽的謊話麼？那樣俊偉可愛的人兒竟會是驕子麼？難道自己這樣的不中用，連驕子都認不出來麼？難道自己當真陷於所謂性煩悶，做夢似的就把自己的一生癡了麼？

「不是的！」她堅決的在心裏叫，「全都不是的哪！比自己輕率得多的女伴也沒有碰到這樣的事呢。他不是壞人，他的走是不得已，他捨棄一己的快樂，要爲人類而犧

牲，他是磊落的大丈夫。雖然像他那樣負有重任的人是不應當很草率的就和人戀愛，然而他不是說過的麼？他也是血肉做的人，他也有熱情，他也不能抵抗肉的誘惑。」
環小姐想起確是自己引誘他來擁抱，便很害羞似的把兩手遮掩了面孔。她又深悔那是爲什麼不立刻去找着他，跟他到火裏水裏，到天涯海角。於是一個新的希望忽然撥動了他的心；如果他能回來呢？有一個爲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的男子做愛人，該可以自傲罷了。

「可是照他信裏所說，他未必有活着回來的希望了。他的使命是永遠的奮鬥，不到死，不能離開他的崗位；因此他說他只好一個人去，不願他所愛的女子陪着去作無謂的犧牲。」

黑影又遮上了她的心。但是既已確認自己的處女清白並不是胡濫給一個不值得愛戀的男子，她便覺得心靈上的重負是除去了；她自笑從前爲什麼竟見不及此，却像犯了罪似的終天苦悶。她很應該很不愧怍地對人家公開她的秘密；她戀愛一個男子，她把全身心都給了他，但是爲了更神聖的事業，他很勇敢的離開她了。這豈不是最光明

最崇貴的事！

她還可以在這美麗世界的愉快人兒中間心安理得的笑幾聲。

在自慰的粉紅色霞彩中，在黑夜的神祕的擁抱中，環小姐做了許多快意的夢，她夢見大家肅然恭聽她講自己的初戀，稱讚她的愛人是真正的革命青年；她又夢見愛人回來，胸前掛滿了榮耀的寶星。

神祕的夜去了，又是現實的白晝。眼睛的陽光和嘈雜的人聲，都使得環小姐又出奇的心怯；昨夜入睡時的勇氣是逃走了，信仰是動搖了。她依舊在各人臉上看出侮蔑與譏諷，她又不得不自己禁閉在房裏了。

她看新聞紙解悶，可是本埠瑣聞欄裏就滿載着男子的薄倖，每一個四方的鉛字也是在那里掀起臉罵她，扔下了報紙，她拿起一本舊小說；舊小說所表現的，又無非是「癡情女子負心郎」，恰好替她寫照。再換新小說來看，那就更噁氣了；她看見自己是被剝得赤裸裸地作了悲劇的主角，看見自己成爲運命所播弄的掌中物，猶如落在頑童手中的小飛蟲。

她丟了書本子，躺在床上，努力要不想。她呆呆地望着天空的灰色雲，猜擬他們的形態：這就像姑母的面孔，那是一匹白馬，而從後方遠遠的奔馳來的，不很像一列火車麼？「是的，嘗然是火車，」她在心裏對自己說。「這一方一方的，不是車窗是什麼？而且，而且，窗洞裏透出人頭來了！」像是毛邊紙上的一滴水，那人頭的輪廓漸漸放大，放大，並且像是準對着環小姐奔過來，愈加近，愈加大，愈加大，愈加近；待到環小姐認明白正是她愛人的時候，突然和漏了光的照片片似的模糊了，消失了。

環小姐的眼皮慢慢重起來，只留有一條細縫看着看着，終於完全閉合了。但是她還在想；也許他正在火車上，也許他今天又到來了，也許我出門去就忽然遇見他，也許他正在從前約會的地方耐心地等着，也許……環小姐輕輕飄飄的翻了個身，便已經出了臥房，並且不被什麼人看見就一直到了從前約會過幾次的花木掩映的湖濱了。湖水像銀的小鏡子，有一個人坐在石欄上。正是他哪！環小姐撲在他肩上，急促的說：

「啊，你回來了！」

「回來了。」

「自然是回來和我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我們快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你不是薄倖的男子，你不是騙子。」

「不是騙子，但也不是你的丈夫。」

「可是我們已經——」

「已經發生關係？然而最好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不是你的丈夫，只是你一度的情人。你依然年青，你依然可以使一個愛你的人得到快樂，多量的快樂，比我們經驗過的要多上好幾倍的快樂！」

她不能回答，只抱住了他的頭頸，低聲的笑。

「你應該享受生活的快樂。雖然有過一個情人，你仍舊可以從另一個男子那裏得到你所需要的快樂。假定我已經死了——」

「現在你並不死。」

「我現在就要死！」

他說着便扭轉身體向湖裏跳，環小姐驚叫着抱住他，果然抱住了，但只是她自己

牀上的一個枕頭。冷汗已溼透了她的羅衫，一陣風來，吹的她發抖。

環小姐驚惶地回顧，惟恐有人來偷窺了她的夢中秘密。沒有什麼人。但是像隔了一層板的一個聲音正喊着「我知了，我知了！」她的心臟往下一沉，便作痛的劇跳。該不至於就是表嫂罷？也不像尖嘴刻薄的金小姐。更不是……環小姐苦痛地機械地推想着。突然那聲音又來了，她這才認出原來是和風送來遠處的蟬噪。

她坐在窗前回憶那可愛而又可恨的夢境。她以為這不是好兆。但想到夢裏的他的幾句話；原來就是留別信裏所已有的，便又覺得這個妖夢其實是不足怪。「他這意見，當真是合理的麼？」環小姐較為安詳的推敲着。「當真可以不算什麼一回事麼？我已經不是故我，已經喪失了我之所以為我的最寶貴的資格，已經是破碎的白璧，難道這都可以不算一回事，都可以忘記得乾乾淨淨麼？然而我還是我，並沒缺少了什麼。我的確能夠給愛我者以一切的快樂，無算的快樂。只要能夠完全忘記，那是多麼好！便算是自己不能忘記，只要永不給別人知道，那又是多麼好！他的信裏允許我絕對秘密，他說他就要走進墳墓去，在他一方面，這秘密是永久葬在墳墓裏了，在我這方面，永

久埋藏在心的深處。這就準定是不會有第二人知道麼？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

於是環小姐眼前又飄浮着粉紅色的希望，幻想的空中樓閣一層一層疊起來，她將——並且一定可以，深藏着青春期的第一次狂歡的祕密在遺忘的角落裏，坦然享受這美麗世界的一切愈快。可恨的是這美麗的世界却又同時屬於許多第三者。

「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只是嘗真有把握麼？」

她不敢說一定有，許多的第三者，——無聊的第三者，惡意的第三者，永遠忙着窺探別人的祕密，永遠準備着冷笑別人的第三者，都一齊湧現在環小姐眼前了。她深恨這些第三者！她把兩手握着臉，咬緊了牙關。她深信自己有充分的權利在這快樂的世界過活，人家沒有半分的理由可以使她不活，但是他們的鬼蜮的力量却使她不能快樂的活；可恨的第三者呀，她祈求大疫把他們一齊掃滅？

詛咒，憤恨，失望，幫助着環小姐把可畏的太現實的白晝消磨了去。

晚飯的時候，表嫂忽然說要去看新到的「馬振華哀史」的電影了，她看着環小姐，似乎徵求同意，她又惟恐別人不懂似的講起馬女士自殺的原因來。環小姐覺得每一個

字就是一枝針，刺痛她的心。她偷看姑母和表哥的臉色，見得他們還是和平常一樣，這纔略覺胸口輕鬆了些。她竭力裝出不介意的神氣，微微的笑着。可是表哥的聲音又像鉛塊似的投在她的悸動的神經上：

「像這樣的事，其實不值得編做影戲。社會裏天天演着馬振華式的悲劇。沒有人知道便當作沒有這麼一回事，受騙的女子便也不肯自殺了。」

表哥驀然發了這樣的議論。環小姐猛覺得眼前一片黑；坐着的椅子也作怪的變軟了，像一堆棉花，將她陷下去，陷下去，一直的陷下去。幸而表哥的譚話隨即滑進了另一方向，並且環小姐自覺得始終沒有一個眼風在她臉上掠過，不然，她一定暈倒了。

「既然嫂嫂喜歡去看，我就陪你去罷。」

環小姐努力迸出這幾個字來。桌面突然寂靜了，大家覺得出乎意外；環小姐今天居然有興致。表嫂的嘴上拋出一個感謝的微笑。環小姐也輕輕的一笑，心裏慶幸自己的策略居然奏了微效。至少是這個門裏的人並沒懷疑她！

在影戲院裏也碰到幾個熟人。環小姐細看她們的面孔，分析她們的話語；她們都還坦白，沒有譏諷的眼光，惡意的微笑。「看來她們並不知道我的事，」環小姐看着電影中的幽會，心裏想。她確定自己的愛人是絕對能守秘密的，她也想不出僅僅兩次的密會，有什麼痕跡落在別人眼裏。那和馬振華女士的經驗完全不同呢！「過去的兩星期，真是神經過敏。這反叫人詫異，反叫人起疑罷？應該向人解釋。」她就找機會說了好幾次；她是怕熱天的，到了夏季，常常要「病暑」。

她漸漸覺得一切第三者並非絕對的可憎，生活的路上還是充滿着光明。然而她也當真的漸漸「病」了。自然是「病暑」。整天價昏昏的想睡，時常發乾嘔，時常想吃這樣那樣，可是剛一上口便又覺得不是從前那個味兒。

這反常的怪現象延長到一星期時，環小姐發現了個新秘密：每月規定要求一回路的事是行期了「真是——麼？」環小姐想着心悸！剛造成的一點希望立刻全部消散了。

那怎樣辦好呢？這不歡迎的小生命！這是沒有法子守秘密到底的。現在是這神秘溫柔的月夜也不能給環小姐幾分美麗的幻覺了。白晝和黑夜趕逐似的飛快過去，環小

姐覺得她是一步近一步的走向坟墓向敗滅而又是獨自寂寞的走去，沒有安慰沒有同情；甚至連痛恨也沒有。如果還有人痛恨她，總比虛空的冷漠好些罷；她很想有一個母親；即使是最嚴厲的母親，她也將伏在母親的懷中哭一會，也將直訴自己的苦難，然後去死。可是沒有。母親去世的時候，她尚在襁褓；母親的音容笑貌，早已一點都記不起。在這世上，她沒有半個親人。姑母是她的保護者，表哥只是表哥。她想起表嫂沒有來的時候，表哥還不是僅僅的表哥，但現在早已成爲正式的表哥，不多不少只是一個表哥。

夜來了時，她坐在窗前，癡癡的望着蒼空的繁星。憂愁在她心裏煎熬，她的思想飛得遠遠的，遠遠的，徘徊在羣星的中間。她看見天升起一道紅光，她又看見紅光裏有她的愛人的面容，她又聽得她說：「想不到再度的結合就留下了這麼一個紀念。從前我要你忘却，現在我請你就培養大我們這紀念！」她知道這事他的靈魂深處的呼籲，大千世界都聽得他這呼籲，羣星也點頭贊同着。

她斗然勇敢了，一條出路橫在她面前了。她將要對世界宣布自己的祕密，自己的

決心；她將大無畏的站在社會面前，抱定了她的第一次愛的果實。

但是豐容的下弦月狡猾地對她眯着眼，冷冷的笑幽幽地說道：「空想太好的空想！你這就能得到冷酷社會的容許麼？而况你又永遠辭別了人生的快樂。但如果有一個人來替你頂名義，那就不同了。社會上需要虛偽的名義。你的最聰明的辦法是趕快找一個人來掩護你的過失。」

環小姐又躊躇起來。有兩條出路這就爲難了。永遠是各有利弊的兩條路，叫人難以決斷。星和月是這般的各執一詞聚訟着，只給了她更不可耐的煩躁。她果然忘記了笑，却也忘記了哭。這太大的問題，太強的震撼，把她弄成了麻木。

而况她又一天一天的消瘦。似乎那「秘密」已經再不能忍耐着不露臉了。對於這「瘦」，姑母也起了焦慮；她搖擺着龍鍾的身體到環小姐房裏坐了半小時，反覆的絮煩的說：

「環兒，你近來瘦了，你有病；告訴我姑媽，有什麼病？想什麼，要什麼？都告訴我，我叫他們弄來。環兒，你心上不快？嫂嫂有什麼話？阿金不周到？都告訴姑媽

罷。我娘家就剩你一個了，你再有什麼三長四短，我到陰間怎樣見他們來！」

姑母的老眼也有些潮潤了，環小姐忍住了眼淚，只寂寞的假笑着輕輕的搖頭，她很想說：「姑媽呀！你老人家是疼愛我的，因為你對着地下的死者負責；可是你還疼我麼，如果你知道我是已經有了你所痛恨的醜事？」然而她睜大了憂了的眼睛，看着姑母的衰老的長臉，含糊地說些「沒有病哪，」「只不過天熱了不舒服，」「心上沒有什麼不快，」一類的話。她不肯——也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宣布她的苦悶的祕密。

她知道姑母的愛惜她是爲了母族的死者。表哥是爲了姑母，表嫂是爲了表哥；他們都是爲了別一種原因，而不是爲了她本身。眞實爲了她而愛她的，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去得遠遠，造成她現在的痛苦。如果這是命運麼？如果她是命定着不得好死麼？她願意在這個人面前死，然而他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不知去向了。如果再有一個別的什麼人也能爲了她而愛她——只要再有這麼一個人呵，我也願意死；願意在他面前傾吐自己苦悶的祕密，願意死在他的憤怒的傘下。

迷亂地苦痛地想着，環小姐禁不住眼淚落下來。她看着姑母的龍鐘的背影，心頭

猶如絞着一般。

表嫂也來很巧妙的詢問環小姐有什麼「不樂意」也說她瘦了；並且說，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請她原諒，請她直說，不要見外。環小姐全身抖戰着；她覺得這些隔膜的撫慰比熱罵還難受，她又感到自己的反常的態度確已引起這一家門內的猜測和不安，覺得偵察的眼睛是埋伏在她的四周了。現在是即使關閉在自己的房裏也不能得到片刻的自在。房外的每一聲小語，每一個足音，都使她驚悸得直跳起來。

那趑趄然來的，不是死神的腳音麼？你就了麼死了？你，投在青春的盛年，剛只喝着一滴快樂的酒，就在寂寞中默默地死？」

環小姐悲憤到幾乎發癩了。她不願死；只要還可以逃避，她決不願死。但現在似乎死是唯一的逃避處所了，挺身出來宣布自己的祕密，把冷笑唾罵都付之一笑，如何？環小姐再三想來，沒有這麼多的勇氣；自殺所需要的勇氣還只是一時，而這却是長期。找另一個男子來做掩護麼？那也是未必竟有把握。況且這一類的事是性急不來的，萬一誤近了壞人，豈不是更糟？

她無端妒恨着她的女朋友了。她們每個人身後總跟着兩三個男性。她們不怕左右周旋的磨煩，就是先見到有一日要用來作掩護罷？」所以我是只有自殺的一條路了，「環小姐絕望的想，「我就是心腸太直，大好；現在這世界上，沒有好人立足的餘地！」

寶叔塔後一個小星閃着寒光。夜是越來越靜，充滿着死的氣息。環小姐下了決心，擎一條絲帶來掛在床柱上，同時欽欽地落着眼淚。腦筋像通了電似的敏捷起來，把她短促的二十三年的生活一齊都撥了出來。她記起十七歲那年的新潮流怎樣激動了她的靈魂，怎樣渴望着新的光明，怎樣夢想着將來的幸福，怎樣慶幸自己的尙未訂婚，怎樣暗示給姑母和表哥她自己的婚姻要聽她自由，怎樣的半驚半喜地接近了男性，然而結果如此！她抖着手指把絲帶挽成一個環，心臟要裂開來似的發出凄絕的詛咒：「哄騙呀，哄騙呀！一切都是哄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還不如無知無識，任憑他們作主嫁了人，至少沒有現在的苦悶，不會有現在的結局？至少不失為表嫂那樣一個安心滿意活着的人！」

她站在床沿，全身發抖，眼睛裏充滿了血，越再不能想了，只有一個念頭在她的

脹痛得要爆裂的頭腦裏疾轉，宣布那一些駭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惡！死就是宣布！她不讓自己猶豫似的將頭頸疾鑽入絲帶的環內，身體向外一側，兩脚便離了床沿，

同時一個模糊得很的觀念，忽又在她腦裏一動應該還有出路，如果大膽地儘跟着潮流走，如果能夠應合這急速轉變的社會的步驟。可是絲帶已經抽緊了，標的級球開始凸出來，舌頭吐出拖長，臉上轉成了青白色。

凸出的一對眼睛向前瞪視，似乎還想認明那能夠和這動亂轉變的人生合拍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離家的一年

冰心女士

他和他的小姊姊對坐在石階上。小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他左手握着絨球，右手抽着線兒，呆呆的坐着，戀家惜別的心緒，也和這絨線般，牽挽不斷的抽出來，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

十三歲的年紀，就要離家遠去，自然是要難受的。然而他是個要強的孩子，抵死

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只因他不肯說出，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加倍的刺傷他的心。

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想不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歡。母親說他太小，取上也罷了，不去也使得。離家太遠了，自己也難受，家裏也不放心。父親也是這麼說。他自己却堅執要去，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坐失機會。他小姊姊也說是去好。兩個小孩子，一吹一唱，高興的不得了。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他們都着實誇獎他一番。又說那大學的進考，限制的很嚴，難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結果，還是定了要去。

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預備那個。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裏兩個人廝守着。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也送給他——他們爲這一管筆會拌了一回嘴，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他倒覺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都加上個「小」字。

離着動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

他們都不說出。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織了三天纔成了一隻。

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從外院進來。小姊姊只管低着頭，他也裝做沒有看見。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時抬起頭來，笑了一笑。

父親在客室裏喚他。他連忙放下線球，走了進去。父親說：『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周先生好照應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談幾句話。他站了一會，搭趣着又走出來。

小姊姊悄聲問『叫你進去作甚麼？』他說：『叫我去見周先生，後天和他一塊去。』小姊姊說：『是大學的周先生麼？他的夫人我認得，是個很好看……』

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他便站起來。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飯的時候，母親笑着說：『你要走了，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罷。』他搖一搖頭說：『我不去，只在家裏便好，出去又煩得慌。』小姊姊說：『我那襪子還沒織完呢。』父親說：『等你織完，他也畢業回來了。』母親不覺笑起來。

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有些東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帶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裏。

母親看了笑說：『有現在的相讓，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他們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個，拾起那個。

這一天晚上，母親叫他到屋裏去，打開箱子叫他看，說『這邊是夾衣服，這邊是棉衣服；天氣一冷，千萬記着換上；這底下是被單……』他只管點頭答應着。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你不必吩咐，他那裏記得這許多。橫豎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屋裏進來，說『好容易趕好這雙襪子了，放在這邊角裏，你可記着。』放下了襪子，又說『這是信封，都貼上郵票了。』他接過來說『他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麼又給我？』一看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

僕人進來，將幾件行李都紮好了。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他這時真是傷心了，幾乎撐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父親看出來了，便說『你們早去睡覺罷，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還要早起呢。』母親說『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李媽，叫他們明天早

飯早一點開。」李媽答應着。他和小姊妹便出來了。

兩個人又坐在台階上。小姊妹說：「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年假是什麼時候的，也早幾天告訴我。」屋內的燈光，從竹簾子裏射將出來，人影在地。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他一面撫着小貓，一面說：「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妹說：「我還有幾天，也就上學了，不過放學回來，也是……」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聲聲，催他去睡。他放下小貓，站了起來；小姊妹也自回屋裏去了。

他走入屋裏，桌上都空了；閉了燈坐了一會，心裏只亂亂的，躡着脚又走出來，院中無人，對面小姊妹屋裏，燈已經滅了。走了幾轉，又進去臥下。心裏想到校後情形如何？功課怎樣？同學多少。想了半天，正朦朧欲睡；忽聽得外面叫門，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他重行臥下，睡處又走了；翻來覆去，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

第二天五點鐘，他就醒了。開了門放進小貓來，在地下玩了一會。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就走進母親屋裏，坐在一邊，看着母親梳頭。心中萬分難過，似乎

他驚煞不住了，便掏出手絹兒擰着臉，嗚嗚哭起來了。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一會兒李媽進來，他連忙伏在桌上，不作一聲。

早飯開來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亂用了一點。看時辰鐘已經六點，自己穿起長衣。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說「打車票的錢在裏面，交給周先生罷。其餘的留在車上買點心吃，他今早沒有吃飽。別的錢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他自然會給你的。」他含着淚點一點頭。一會兒車來了；母親說「走罷，父親還沒起來，不必告辭了。」他便走下台階。母親坐在廊下喚道「小妹妹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妹妹在屋裏應了一聲，他便到小妹妹門口。低低的叩道「小妹妹，我可以進來麼？」門開了，牀上衾枕還散亂着；小妹妹穿着睡衣，站在鏡檯前，攏着頭髮。回頭看見他，便道「你要走了麼？」他又點一點頭，回身便走。小妹妹也不再言語。只有李媽送到門口，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

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離家遠去麼？他心裏只亂亂的，不住的擦着眼淚。

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幾個同學站在階上，周先生也在中間。看見他來了，便笑道：「你來正好，和他們一塊兒走罷；我還有點事未了，打算晚車去呢。」他不覺爲難起來，半天沒有言語。周先生看他躊躇，便道：「你要是喜歡和人一同走時，行李先放在這裏，你下午四點再來罷。」他又喜歡了，連忙點頭說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

他覺得滿街的太陽；牆上貼着許多的招貼，來時竟沒有看見。

到了家，跳車下來，跑了進去。李媽在院子裏，先看見了，驚道：「少爺怎麼又回來了？」他笑着點一點頭，也不答話。走進上房，見過了父母，說明了；便問：「小姊姊呢？」母親笑道：「你走了以後，她也沒有吃飯，就到黃家去了。」他便回身出來，走到黃家門口。小姊姊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玩；抬頭看見他，連忙走出來。他笑說：「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說，你誰我呢？」他說：「下午纔走，我們先回家去玩。」說話之間，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餘紅未退。

一邊玩着，他兀自提心吊膽的，果然至終捱不過下午四點，還是一走。小姊姊送

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哭了。

這回真上車了。周先生攔着他的手，擠了上去，找個座位，叫他坐下。自己却又走下月台去，和朋友說話，一直到車慢慢開動，纔走上來。他只背着臉憑窗站着，想着父親母親，想着小姊姊——有許多事叫他非常的後悔：就是從前因為自來水筆打架，兩個人都哭了；還有爲爭着看一本少年叢書，至終小姊姊擲過給他，他氣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當初爲什麼和可愛的小姊姊，這樣的過不去；想起一陣一陣的傷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說些閒話。他只低着頭，恐怕人家看見他的淚眼。一會兒車上的燈亮了，他們一起吃過點心。他漸漸的注意到車上別的坐客；周先生又把報紙遞給他，他看着「小說」和「趣聞」，很覺得有味。以後眼睛疲倦，漸漸睡着。

嘈雜的聲音，將他攪醒了。車走的很慢，燈已經滅了；窗外的曉風，吹面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上的報紙。周先生從那邊走過來，笑着向他說「到了，我們下車罷。」

矮矮的長牆，圍着廣大的草場。幾處很偉大的學校建築，矗立在喜微的晨光裏；使他振起精神來。穿過了草場，周先生走進「庶務處」，一會兒出來說，「你的宿舍定在東樓十五號，和這個堂役先去罷；我一會兒就來。」他答應了，曲曲灣灣的又上了東樓。

屋裏已有兩個同學，正在盥洗。看見他來了，知道是住在這屋裏的新同學；似乎驚奇他很小，便都走攏來招呼他，又叫堂役搬進行李。他一看門後貼着一張紙，三個名字，是王紀新，唐敬，最後的便是他。

那個大的同學說「小唐，你先帶他吃早飯去罷；這屋裏的事，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來，一邊走着，一邊問他是那裏人？從前在什麼學校念書？現在入的是那班？他一一都說了。他覺得小唐極有趣，只有十五六歲光景；前髮覆額，戴着眼鏡，走路永遠是跳着。

進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學都注意他，有的便過來和他說話。飯後回到屋裏，周先生也來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說「我的家就在學校後

面，從右數第五座樓上，你若去時，叫唐敬帶你去。」說着就走了。

這時那兩個同學都不在屋裏，他獨自在窗前站着；看見許多同學在操場裏踢球。

小唐穿着運動的衣服，也在內中奔走。他又回來，開了小箱子。看見那些信封和襪子，猛然憶起小姊妹來，不覺退臥在牀上，拿枕頭蓋上臉；暗暗垂淚。

鐘聲響着，王紀新進來了。他裝做睡着，紀新叫起他來，說「開學式要舉行了，到禮堂去罷。」他站了起了；紀新端詳了他的臉，却也沒說什麼。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聯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學，却没有比他還小的。——較長的訓詞，他聽得不甚清楚，只抬頭看着牆上的照片。

回來他便寫信，寫了四張紙，用了許多「嗚呼噫嘻」的字眼。寫完了，自己送在信箱裏。

午後小唐帶他到「庶務處」去買書，又替他介紹了幾個小朋友。有一個叫徐真的，帶着許多玩具，幾個小朋友便玩起來。惹得許多大學生都圍着看。

晚上他又難受起來，臥下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滿屋漆黑。想想這個，想想那

個，枕頭都溼了。自己後悔為何竟然來了，在這裏多麼孤苦！半夜裏流淚，母親也不知道。想到這裏，不禁哭起來。小唐驚醒了，朦朧中勸慰他幾句。

第二天便上課了，下了堂便拿起書來念。心中雖難過，却仍爲分些心，還覺得好些。周先生又來叫他，小唐勸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又一天在食堂裏，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親寫的封面，連忙拆開，父親一張紙，只說些安慰勸勉的話。小姊姊也一張，上面寫：

『最親愛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後，我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吃晚飯時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你在火車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沒有大哭——母親也很難過。

有許多的事，要告訴你；你的小貓不見了，我想是黃家那幾個弟弟抱走了。你記得從前他們的小雞丟了的時候，不是賴我們的小貓吃了麼？我也不敢問他們，恐怕母親要說。李媽說他們家的老貓，又要生小貓了，再抱一個給我們，我

想這一次要一個小黑貓，你看怎樣？

我明天上學了，到也有個着落；省得在家裏，又悶得慌，又難受。

你在學校裏，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課，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會和人打架，除了跟我。

你看見周夫人時，替我問她好。

愛你的小姊姊

母親吩咐你說，天氣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潔淨，要常洗澡又及」

他看了很歡喜，折起來放在袋裏。徐真問「是誰給你的信？」他說「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姊。」

他立刻回到屋裏，寫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漸漸的熟了，朋友也認識的多了，功課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節的時候，周先生叫他去過節。王紀新勉強把他送到周先生門口，按了鈴，自

己跑了。他只得進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他連忙鞠了躬。談了幾句話，

周夫人便請他到屋裏去。

壁爐主立着兩個銅盤，桌上白花的檯布，當中擺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裏看着。

周夫人端過果點來，就坐下和他談話。問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搖一搖頭。周夫人又問『你母親好麼？你有幾個弟兄？』他說『我母親好。我只有一个姊妹，她也認得……』周夫人想了想道『你姊妹是不是叫意華？』他連忙說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學生；怪道剛看見你時，覺得有些眼熟，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你們到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報。周夫人一邊走來走去做些事，一邊和他閒談。他覺得服裝很瀟灑，風采也能動人。

明月當空，他們三個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飯，很快樂的。飯後坐了一會，他恐怕學校關門，便告辭了，踏着月色回去。

同學們都在樓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遞給了一塊月餅，笑說『叫你去你不去，去了就這麼晚回來；我們都在這裏，只短你了。』他說『我本想去就去來，周先生一定留我過節。』又玩了一會，便各自回屋去。他臥下的時候，還不住有想着日間的事。

他在學校，功課成績很好，得了一張獎狀。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親來信很誇獎他一番。

年假到了，却因為特別的緣由，只放三天。同學們勸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決。至終母親來信說若沒有伴，天氣又冷，不回來也好。三天的假，還不彀來回走的。他纔死了心，不回去了。

三十晚上，幾個小朋友，在徐真屋裏，買些糕點，吃年夜飯；談談笑笑，大樂了一陣。十點多鐘纔回屋去。

燈下王紀新遞給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寫的：

『小弟弟：

聽說你新年不回來了，失意得很。你們學校真特別，新年爲何只放三天？這裏下了很大的雪，我獨自假做幾個雪人，立在院子了。那天父親夜裏回來，以爲是賊，嚇了一跳。

我和同學們製了許多燈謎。我猜着很多，得了許多獎品。有一個謎，我猜不着，請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掛件衣。可惜沾黏土，還說日頭低， 字一」

小姊姊」

他看完了，覺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寫回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寫信的時候，你們正在吃年夜飯。嗚呼！

「每逢佳節倍思親！」

這裏雪也很大，我們只打雪戰，沒有做雪人。

你那謎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學們猜猜……」

寫到這裏，他沉吟了一會，想寫些笑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寫：

我們的國文先生，有一天給我們講到「杜威論思想」他說，杜威論思想，這思想不是你們小孩子胡思亂想的思想；也不是戲台上唱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也」的思想。這是……」他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思想來，那神氣還非常的……」

這時小唐推門進來，看見王紀新已經睡下，他自己在燈下又笑又寫。便也笑道「小人兒，你自己笑什麼？」他抬頭起來笑了，便將信遞過來，兩個人又笑了一陣。他便攔下未寫完的信，將那謎對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說着話，王紀新醒了，說「天不早了，你們睡罷；明天早起，我帶你們玩去。」他臥下剛要睡着，小唐在自己牀上，悄悄喚道「小人兒，那字我猜着了，一定是「稽」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紀新又說，只答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

這些日子，他運動過度。玩足球傷了踝骨，臥了幾天，心裏很不好過。月考時，又和一個平日很欺負他的同學聯坐。這同學強迫他將答案給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見，又

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氣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場。小唐和王紀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這個同學理論。他恐怕這同學以後要拿他洩憤，反夾及他們，不叫他們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訴先生，他也不肯。過兩天再考時，進到課堂，座位竟都換了。他暗暗喜歡，又覺得希奇。事後小唐悄悄的告訴他，是王紀新私下和先生說的；王紀新是大學最高級生，又和這位先生同過學，說話有些効力。

第一月考行過，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滿了歡悅。一天一天的過去，花也開了。草也青了，離家也近了。

這一學期裏，又添了兩件課外的事：就是從幾個大學生那裏學習音樂，如吹簫彈琴之類，他一學便會，衆人都稱贊他聰明，「音樂會」裏也有他的份。還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幾個小朋友，組織了一個「童子足球隊」；常常要求着大學生，和他們比賽。

他自己覺得精神很活潑，體格也增長，又習練了些辦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歡，頻頻問着同學，他比初來時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樂，便寫信回家報告放學的日子。

考完了，還有三天行畢業式；中間的日子，只是話別了。他和小唐因為王紀新今年畢業，便一塊兒請他吃了一頓飯，又合照一張相片。同時徐真又請他和幾個小朋友照了一張。

王紀新恰好同他一路，因為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贊成的，便忙着收拾東西；一面報知了學監，便一同上周先生家裏去。

周先生和紀新在院子裏說話，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門口，讓他進來。一面笑問『考完了麼？』他說『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來告辭。』周夫人道『不是還有兩天麼？』他說『因為要和一位同學一路走，所以早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時，替我問你母親好。還有你姊姊前些日子來了一封信，我因為病着，好久沒有回覆，也替我說一聲。』他答應着，看周夫人時，果然清減了許多。

這時聽得王紀新在外頭叫他，他對周夫人鞠了一躬，便連忙走出來。周先生看着他笑，說『你長了許多，也比從前健壯了。你父親看見，必定怎樣的喜歡呢。』他低

頭笑着——暮色裏，走出幾步，回頭看見周先生還站在門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幾個小朋友又有紀新的同班，都來送他們上車。彼此寫下住址來，約着通信。車開了，他和紀新站在窗裏，和月台上的同學，互揚着手中，都覺得也有一番傷離惜別的情緒；只有小唐在月台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車跑。直到火車出了柵欄，纔轉身回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頭坐下。一道上和紀新說說笑笑，倒也一點不寂寞。

天色漸近黃昏，火車只管前進。遙遙的已經望見對面車站上的燈光，閃閃爍爍的如同繁星一般。紀新說「快到了，你家裏有人來接你麼？」他看着前面，已經喜歡得不知怎麼好了；忽聽紀新問他，便說「我想沒有罷，因為我告訴我家裏是後天走。」

紀新便道「不要緊的，我送你到家。」他連忙說「不必了，我認得道。」

車停了，一齊走出車站，紀新替他雇了車，看着行李載上了；便和他握手說「我不上學校去了，我們以後家裏見罷。」他聽着忽然覺得難過，也說不出話來。

到家了，進了外院。月影下，風吹樹葉蕭蕭；看見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

背着臉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兩個孩子，捧着沙土玩。那兩個孩子，看不真切，彷彿是黃家兩個小弟兄。他心中一喜，疾忙低頭走入內院去，小姊姊也沒有看見。走到門邊，碰見李媽，正要說話，他連忙搖手不叫言語。

他父親和母親正吃着晚飯；看見他進來，都驚喜道『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他笑着說『因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親十分歡喜，一面叫僕人去付了車錢，搬進行李。

父親問『你看見小姊姊了麼？她先吃完了飯，在外院和孩子們玩呢。』他笑着說『看見了，她沒有看見我。』這時小姊姊已走到院子裏；他連忙迎了出去，對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個舉手禮。小姊姊笑說『這會子你不哭了。你記得去年那晚上，我們坐在台階上，說着話兒；你眼淚汪汪的，還假充好男兒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超人）

人妖

郁達夫

(一)

自己今年已經十七歲了，而母親還把自己當作小孩子看。自己在學校裏已經要念原本的西洋史了，而母親好像還在把自己當作一個初讀國語讀本的小學生看。他對於這事，胸中每抱着不平，但這些不平到如今却未嘗表現出來過。不過今天的不平太大了，他怎麼也想對他母親反抗一下。

像這樣不寒不熱的初冬的午後，天上也沒有雲，又沒有風，太陽光照得格外溫暖的這午後，誰願意坐在家裏？誰則說傷寒病剛好，身體衰弱，不能出外，但自己已經吃了一禮拜多的乾飯，下牀之後，也有十多天了。自己覺得早已回復了原狀，可以到戶出去逛逛，而母親偏不准自己出去。

『若是我許出去，那麼你們又何以要出去呢？難道你們是人，我不是人麼？』他想起了午膳後母親剛要出去之先命令他的幾句話，心裏愈覺得氣憤：

『乖寶，你今天乖些，一個人住在家裏玩罷，娘要上市場去買一點東西，一忽兒就回來的！』

他當時就想硬的吵着跟母親出去的，但是聽了他母親的這幾句軟話，就也不能鬧脾氣了。並且母親臨去時對他的那一番愛撫，和貼上他頰上來的那一張柔膩的臉子，使他不得不含了微笑，送她上車。他站在門口，看見自家裏的車影，在衚衕的拐角上消失的時候，心裏忽而感得了一種寂寞，這種寂寞，一瞬間後，又變成了一種不平。母親的洋車，在拐角上折向南去之後，他忽而想哭叫着追趕上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不得已他只好悶悶的回到上屋裏來！

在屋裏坐了一忽，從玻璃窗裏看出去，看見了院子裏的陽光和清朗的天空，他的不平之念，又一時增長了起來。

『要反抗，要反抗！』

他心裏這樣的想着，兩脚就站了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的走了幾遍。他覺得屋裏的器具，都是使他發惱的東西。尤其是坐在套間裏做針線的那兩個老媽子，是他的獄卒，是他的仇敵。他恨恨的走了幾圈，對套間裏看了幾眼，就從上屋裏子到院子外的門口走了。

(二)

走出了大門，看看衛衛裏的行人，和路上的太陽光，他心裏雖感着了一種被解放的愉快，但同時又起了一種恐懼：

『我竟反抗了，今天不要遇着壞事纔好！』

他心裏這樣的疑惑了一下，又想遵了母親的命令跑回家去，但他腳還沒有走轉，背後却來了一乘人力車，一個中年的車夫，對他笑着說：

『坐車！拉您去？』

模模糊糊坐上了車，車夫問他往什麼地方去。

他一時計無所出，只說了一聲『城南游藝園』。車夫就放開脚步往南跑向前去了。正是午後兩點多鐘，北京城內的住民上市的時候，洋車一走到四牌樓大街，他就看見了許多四向分跑的車輛行人。坐在車上的，也有中年的男子，也有少年的女人，他覺得這一條大街，今天對他特別有趣味。因為他有一個多月伏居在紙窗粉壁的屋裏，不上這大街上來了，所以路上來往的行人，和兩旁的店鋪招牌，在他眼裏都覺得新奇。

得很。非但如此，就是覆在他頭上的一灣青淡的晴空，和前面一直看到順治門爲止的這條長街的遠景，也好像是夢裏的情形，也覺得非常熟悉，同時又覺得非常生疏似的。

車過順治門的時候，他病前嘗感得的那種崇高雄大的印象，和人類忙碌的感想，又回復轉來了。本來是肥白他的臉色，經了這一回久病，更白得愛人。大約因爲陽光溫暖的緣故，他的嘴唇，今天比平時更紅艷得可憐。額上亂覆在那裏的一排黑長的頭髮，與炯炯的兩隻大眼的目光相映，使見他的人，每能感得一種英敏的印象。穿在瘦弱的身上的那件淡灰色的半舊鷄皮繡灰鼠皮袍，和脚上的那雙黑緞子的雙絨襪鞋，完成了他的少年特有的那一種高尚的美。他坐騎在車上，一路被拉出城去，往北來的行人，無論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不定神看他幾眼的。

在游藝園門前下了車，向口袋被一摸，他摸不出小毛錢和銅子來，沒有方法，只好伸手到袍子裏面夾襖袋裏去取出那張十圓的新鈔票來充了，這張鈔票，係前天晚上母親向C銀行取來的新發行的票子。因爲新潔可愛，且背面的花紋很好玩，他當時向

母親要了收藏在那裏的。在賣門票的地方買了一張票子，拿了找還的零錢，仍復回出來付了兩毛錢給車夫，他就慢慢的踏進游藝場去。往各處走了一遍，他的心裏，終覺得不大安泰，母親的那一副含愁的面貌，時時在他的目前隱現：

『還是回去了吧！母親怕已回到了家裏了。』

但是一陣的鑼鼓的聲響，却把他這自悔的柔情攪亂了。進了包廂坐定之後，他看見戲台上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台角上的鑼鼓，倒敲得非常起勁。停了一會，鑼鼓聲息了，一個穿紅衣褲的美人，反綁了手，跟着兩個兵士，走了出來。

『難道他們要殺她麼？可憐可憐！不知她犯的究竟是什麼罪？』

他看看她的淒豔的態度，聽聽她的哀切的歌音，竟爲她抱了十二分的冤屈，心裏只在哀求赦免這將受死刑的少女。

(三)

他受了戲中情節的感動，不知不覺竟忘了心中違背母親的憂慮，看完了兩齣悲劇，最後一齣的頭上帶雉毛，背後拖狐尾的鬚子上台的時候，他聽見背後忽而發了幾聲

高叫。朝轉頭去向背後一望，他覺得後面一排婦女的眼睛，雙雙都掛在自己的面上。立時漲紅了臉，把頭朝轉來屏氣靜坐了幾分鐘，他聽見背後的一陣狂叫又起來了。他的頭不知不覺的又想朝轉後面去看看這樣在狂叫的究竟是什麼人；但頭祇朝轉了一半，他便想起了剛纔那些娘兒們的眼睛。臉上起了一層更深的紅暈，正想中途把頭仍復朝回原處的時候，他舉目一看，又看見了一排在坐他右手旁邊的娘兒們。她們也在定睛看他。他心裏忽而覺得怕羞起來了。把頭朝轉，坐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向戲台注視了一會，他終覺得旁邊後面，女人的目光都注在自己的臉上，心裏難受得很。同時他又想起了母親的愁容，更覺得不能安然坐在那種叫喚聲裏聽戲。偷眼把旁邊的一排女人看了一看，他就俯了首，走上戲場的外面來。

初冬的短日，已經是垂暮的時候了。他從廊上走出了前面院子裏，看看天空早已變成了灰闇，庭前的草木橋梁，和散在院子裏的幾個游客，也是模糊隱約，好像隔着一層薄紗幃帳的樣子。深深的向天空呼了一口氣，在庭前走了幾轉，他忽而於水邊離他二三文的前頭，發見了一個少女的背形，已經是不大看得清楚的時候了，但她上邊

穿的確是一件玫瑰紫顏色的大袖時式的衣裳。鬆開的短裙下嚶嚶地響着的却是一雙高底的皮靴。更有那種蓬鬆的頭髮，他雖說不出是什麼形狀，但只覺得飄渺多情；有使人不得不愛的地方。由她行動的姿勢看來，她上下四肢的分寸，竟可說是一個完全勻稱的創造物。身材也不長不短，不肥不瘦，正與他不相上下。他舉起頭來看了一眼，只覺得這背形與他非常熟悉，彷彿是時常在一塊共起居的樣子。但在什麼地方常常看見的呢？他又想不起了。一邊默默的在想着，一邊他儘跟了這背形走去。

她走盡了水溝沿，折向北的那扇大門口出去，他也跟了出去。走出了游藝園，在門口忽有一乘光亮的包月車跑近了她的身邊。她並不言語，上車坐定之後，那乘車就往北的跑了。他趕上門口的時候，那乘車離開他約有四五丈路。同喪失了理性的人一樣，他跑到門前的大道上，見了一乘兜攬買賣的車，便跳了上去。那車夫問他上什麼地方，他因為全身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那乘車上，所以沒有聽見。車夫見他睜着兩眼，儘在呆看前面的車，就以爲他與她是一起的，便拚命的追了上去。他幾次想和車夫說明，叫他拉回西城家裏去，但一則怕被前面車上的她聽見，倒覺得難以爲情？

二則他將錯就錯的跟追上去，心裏也沒有什麼不快樂，所以就糊裏糊塗的由車夫去了。

(四)

正是白天與闇夜交界的時候，路上來往的車輛，擁擠得很。街上兩旁的店舖，都已上燈了。他張大了兩眼，頭俯向前，集中了注意力，儘向她領上露出的頸項注視。她的細膩潔白的皮肉。也被他看出來了，他一見了那塊同米粉似的皮肉，和肉上簇生在那裏的黑髮，心頭就亂跳了起來，呼吸也急促起來，他覺得自家的雙頰，同伏在火爐上似的燒起來了。車出珠寶市北口，迎面吹來了一陣北風，他又聞着了一種醉人的溫熱香氣，他把背脊向車背一倒，覺得自己的肢體，都已溶解，也不能動彈的樣子。走到東交民巷口，後邊喃喃的來了一乘汽車。他的車往左邊讓了一步，汽車前頭的燈光，便射上了她右半的頭部身部，他只見她一絲絲的頭髮，都在那裏放光，她的頭上，竟同中國古畫裏的佛像一樣，烘出了一圈金光來。他一邊呼呼的掀張鼻孔，在追聞那種溫熱的香味，一邊却希望那汽車走慢一點，好讓他多看，忽她的頸項和她

的髮頭。

他那車夫，趕上了她的那乘車，就放鬆了脚步，不再飛奔了，但他心裏，只在怨恨車夫，不肯再趕上兩步，跑上前去使他得看看她的面貌。

她的車過了霞公府，穿過大街，灣來灣去，指東北的方向儘往冷靜的地方奔跑。空中愈走愈黑，路上愈走愈沒有人遇見了。他在黑闇裏看看前面她的車的輪廓，聽聽兩個車夫跑路的足音，又抬頭看看遠近空中，人家院子裏養在那裏的老樹黑影，心裏覺得有些害怕起來了。却好這時候他的車夫站住了脚，向前面叫了一聲：

『站住！我們點上燈罷！』

在前面車上坐着的她，聽了這聲叫聲，她回頭來看了一眼。但那時候她的車已經前進了幾步，與他的距離隔遠了，所以他終究沒有看清她的面貌。不過在黑暗中隱約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她那一張瘦削的臉兒和一雙黑晶晶的大眼。車夫點上了燈，想上前再走，但她的那乘車已折往北去看不見了。車夫問他說：

『前面的車怎麼不等一等啊？』

他聽了這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只好吞吞吐吐的回答車夫說：

『我……我和她們本來不是一起的。……』

『不是一起的？那麼你要上那兒去啊？』

車夫却吃了一驚，就很不願意似的問他。

『我……我住在西城××××，這兒是什麼地方？』

『那麼怎麼不早說啊？已經快到齊化門了哩！』

『您拉我回去罷，好多給你幾吊錢。』

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銀躑躅

資平

日本東京有一條最繁華，最鬧熱的街道叫做銀座。日本的店舖多係木造而矮小，高的也不過有一層樓，銀座的商店却多屬鐵筋和磚石的建築，高的高入雲霄，矮的也有二三層樓，在日本國內要算最好的大街道了，譬如別的能通電車的街道一過下雨便

滑泥不堪，唯有這銀座的街路都用石磚敷着，異常好走。中間的車道鋪着木磚，車行無聲。

不要說和歐美的宏壯的街道比較，單把上海香港的和牠比較，銀座本不算什麼；不過東京有名大商店都羣集在這銀座，來往的人數也比別的街道多。天氣佳的時候，許多行商在店前街道上擺設夜攤，賣些裝飾品，化粧品，舊書籍，衣履和餅乾等，種類繁多，算不清楚。規模大的設備有電燈，規模小的——像賣舊書籍的——則用碳化石灰做燃料。碳化石灰（Calcium Carbide）遇水即分解，發生一種有特別臭味的 Acetylene Gas (C₂H₂) 能在空氣中燃燒。日本人稱夜晚上在銀座街道的遊散為「銀躑躅」。

『你看多漂亮的書！定價這麼貴的書！僅賣一角錢！多便宜！一角錢！諸君仔細聽着，僅僅一角錢！諸君諸君作算環遊地球，遊歷天體，也斷找不到價錢這樣便宜的書』賣舊書的流着一頭一臉的汗，站在燃燒着 Acetylen Gas 的鐵管前，拿着一本紅色書皮的小本子向圍在他書攤前的買衆像演說似的高聲的唱，頸上的大筋一起一伏

的在漲落。

這晚上我也混在銀躑躅的羣衆裏面，躑躅到銀座來了，無意中走到舊書攤面前，免不得要站着把舊書堆亂翻一下。圍着攤面前的羣衆像沒有一個愛聽賣書人的演講。賣書的也祇向着在街路上躑躅的人，說他賣的書價錢，如何便宜，想再引些人來圍着他。

『你這冊地圖集 (Atlas) 要多少錢？』我看見書攤上有一本二十幾年前出版的：『The World Wide Atlas...』地圖雖舊，但地名却註得很詳細，Political 方面雖不可靠，Physical 方面還很足以爲參考，與其買上海書店新出版的簡陋地圖，就不如買這本二十幾年前的西洋的古物。賣書的有一張紙條子貼在書面上『世界地圖集，賣價一圓』。

『瞧！瞧！先生！多謝了！價錢標在上面了！……』

『不要謝得太快了，我們的交易怕不容易成功。』我笑對他說，因爲我打算半價和他交易的。

『先生，價錢決不會貴的！先生請乘電車趕回前兩站，到裏賣洋書的丸善書店去

問一問，就知道這本書的實在價錢了！嚙嚙，不瞞先生！新的價錢不要十三四五塊也，五六七八九塊。嚙，嚙，不是說笑的。」他自己在笑起來了。

『這本書怕早絕版了，沒有人要的了，你不認得英文，亞拉柏數字總認得的，你看是那一年出版的書？』我揭開書的表皮把 1865 的紀年指給他看。

『不錯，先生，這本書果然絕了版，很不容易找的了，賣一塊錢，決不算貴。』

我不再和他議價了。翻轉身向人叢裏想鑽。

『先生，不要去，不要就跑了，凡事沒有絕對的無商量餘地的！何況價錢！何況這本舊書的價錢！說句老實話，先生，要多少數目才要？』

『三角錢？』我不停步，還是向人叢外走。

『嚙！先生！不要去，再商量一刻！我定一塊的價錢從算不對，先生定的三角錢便絕對的不會錯麼？』

『加一角給你，再多就不要了！』我很決絕的說，賣書的還要求加價幾次，我都拒絕了。最後。

『我是不認得英文的，還是請先生拿回去念罷！四角錢買這樣大這樣厚的書，你們看，你們快來看！多便宜！僅僅四角錢！』賣書的一面替我把那本地圖集包好，一面又高聲的唱起來。書包好了，我給了他四張一角錢的鈔票。

『阿哩梁頭！阿哩梁頭！』賣書的連低了幾次頭送我出了人叢，『阿哩梁頭』(Arigato)是日本人的謝詞。

★

★

★

★

氣候快進夏的區域了。但島國之夜間總是涼不可耐的出來的時候穿少了衫，覺得有點怯寒，我再不戀着這繁華熱鬧的銀座，急急的抱着『世界地圖集』，飛上電車，趕回館裏來。

最不可靠的就是自己，你們如不相信，我可以舉出幾個例來。

某大偉人最初是手無寸鐵的，祇憑他的一個能辯的口贏得現在的位置。但還有一班偉人就嫉妬他，說理說他不過，就拿暴力來威逼他，所以某大偉人就有一番反對以武力統一中國之名論發表出來，在他部下的也莫不在摩拳擦掌，口角流沫的大聲疾呼

說排斥軍閥！現在某大偉人也有一部分的武力了，他就忘了從前的自己，改頭換面的主張非武力統一中國不可了！某大偉人尚相信不過自己，其他則又何說。

我雖不是個偉人，但我的自己却和某大偉人的自己一樣的靠不住！我的主張不像某大偉人的主張那麼大規模的要統一中國，我的主張是想統一自己！因為自己一身都不能統一的人，決沒有能力去幹別的事，像我就是一個很適當的例！

我想統一自己，最先從實行『Fairly to bad, Fairly to rise……』這句格言着手。無奈我寄寓的日本人家距學校過近，聽學校上課的鳴鐘之後才出門上學，還來得及。因此我的統一自己的第一個政策就失敗了。我雖然是個弱志薄行的人，但我倒不會像中國近代諸偉人容易改變他們的主義。我為實行『Fairly to bad, Fairly to rise……』起見，卜居到東京郊外去。

由銀座回我們寄寓的郊外要費一個時辰，乘換電車三次。下車之後還要步行許久。幸得是外國地方，雖屬郊外的村道，也還一二枝電燈便利行人；不比我們中國到處黑暗。

住慣了郊外的人，回來城市裏再住不下去；因為郊外件件都比城市裏好。空氣和風景是不消說的，還有早晨起來聽見的鳥聲和夜晚過了十點鐘以後的絕對的沉寂。這兩件是城市裏決找不出來的。但在郊外也有一個缺點，就是怕夜盜！談到夜盜！我又禁不住要歎我們中國沒有一件比外國強，只有盜賊一項「差強人意！」你們不看現在中國高居要職的都是強盜麼？他們中雖不盡由強盜出身，但他們贏得此要職的方法究與強盜何擇！你們看某有名巡閱使，他從前是在深山裏生活的，他的門聯的下聯是「山高皇帝遠。讓我在此稱哥哥。」上聯我却忘記了。他的福分不淺，竟遇着這千古一回的，難得的機會『革命』，讓他把綠林的招牌放下，換了一枝『民軍』的旗幟。

我寄寓的是一間半像旅舍半像人家的館子。同寓的有幾個人——有中國人。有日本人，還有高麗人——，問題中人X君是我們同寓的一個。

X君是個熱心愛國者，此留學界裏面誰都知道的，但我想稱X君是個愛國者。不如稱他是個愛國者妥當些。他恨日本恨得在日本居留七八年沒有一次被過大袖道袍。也沒有拖着兩塊長方形木板走過。他遇着日本的男子，他的很豐滿的臉兒馬上生出有

數的山川陵谷來。他對高麗人倒還平和，但也不情願和他們多交接。他不願和高麗人多說話的苦衷我倒知道，他是怕日本人要忌疑他也是個高麗人，因為他是個頂怕聽人說中國人快要做亡國民的，他這獸子遇見英美德法人倒總不覺，什麼他最怕看的是纏紅頭巾的黑大漢和帶竹笠穿白衣的東方道士們。因為他看見這些人，他的神經立即發寒，他的顏色也變成土色，心裏像在說『我快要像他們了！』

★ ★ ★

鄰室的高麗先生朴君聽見我回來了，忙跑過來——我還沒把房裏的電燈開上，他就跑過來了。

『P君，今晚上的銀躑躅好麼？找得有什麼便宜的，有趣的東西麼？』

我開上了電火，忙讓朴君進來坐。朴君就要我的地圖集看。地圖集的最初一頁是列國的國旗圖，歐美各強國和日本的國旗是很容易認識的，此外還有許多我們不容易認識的怪國旗，有兩條綠帶中間着一條黃帶的國旗。有一匹綠色孔雀站在紅圈裏面的國旗。有畫一把白色鉸剪的紅色國旗。有匹黃獅，前肢握着劍，四角有四個紅色三角

形的國旗。有畫象的國旗，有畫八卦圖的國旗。還有一個畫龍的黃旗也在他們裏面。

我們兩個在看這頁國旗圖，X君蹙着雙眉也進來了。

「這是貴國的國旗，是麼！」朴君指着圖中的龍旗在說。

「吡——我不認識那種國旗！」X君嘗朴君說的話是對我們中華民國加了一種侮辱。

「爲什麼不是？這回我們學校的寄宿舍創立紀念日會食堂上面掛的萬國旗中還是有黃龍旗的」朴君偏着頭和X君強辯。朴君進的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第一高等是一間濼皮學校。這學校的生徒對我們中國是最喜歡作挑撥的言論的，他們在食堂裏掛龍旗本不算什麼希罕的事。寄宿舍創立紀念日，各房門首都貼有種種滑稽畫和寓意畫。在農科生住的房門首貼一張滿州蒙古地圖，上面題着「吾人伸足的地方！」幾個字。地理教室門首貼一張東亞地圖，我國的滿州，蒙古，山東，福建，竟染成紅色；和日本，高麗，臺灣，是一樣的顏色了。上面也題着幾個字是「本年的地圖變色！」因爲這一年就是大隈和加藤高明對我國下最後通牒的那一年！我中國留學生進去看見

了的莫一個不氣得氣喘喘的跑出來有冤莫訴！朴君拿出第一高等學校來證明中國的國旗是等於黃龍旗把X君氣得一個發昏！

『你朝鮮是那一種國旗？』X君睜着眼睛質問朴君。

『從前是八卦旗，現在是日章旗了！』朴君不度德不量力的，自稱是日本國民！

『Slave Slave』X君決裂得太快了。

『你怎的就開口罵人，我日鮮兩國聯合之後，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君主！日本人和我們都是兄弟！』朴君大聲嚷起來，想求共真的日本學生做他的後援！經朴君的高聲一叫，我房門口早擁了四五位日本學生探頭探腦的向房裏望。我忙於調停X君和朴君兩人間的紛擾，沒有工夫理一班站在房門首的日本學生們了。

『支那人和 Slave 又差得許多！』一位日本學生一面默認朝鮮人是日本的奴隸，一面又想奴隸我們支那人！我不禁暗暗叫苦，恨朴君和X君。

『你們倆今晚都錯了！你們彼此都錯認了敵！你們的共同敵，你們都沒看見！你們都是盲了眼睛的！』

「馬鹿」X君趕出房門首罵那個日本人。（馬鹿是日本人的罵人話，有「蠢蟲」之意。）

「這裏沒有你插嘴的餘地！」我也跟着X君罵那日本人。那個日本學生知道自己多嘴了，縮着頭跑了。

離我們的寓所不遠，有一所站崗，那站崗的巡士聽見我們喧嚷，竟跑了過來，問館主人到底什麼一回事。館主人也竟一五一什的告訴他，聽得我恨極了。

「叫他們不要再鬧了！鄰近的人大受嘈擾了，你告訴他們不論朝鮮人，台灣人，滿州人，蒙古人，印度人，支那人，我日本政府是一視同仁的！」這位巡士拖着劍笑着跑了。

「該死的站崗狗！我有權力，我一定把你的腦殼打破！X君！X君！這才是真正的侮辱你有法子奈何他！」

他們去後，我一個人對着電燈，思尋今晚上受辱的原由；那本「地圖集」却對着我冷笑。

我深悔今晚上不該去『銀躑躅』！

一九二二三七日（孤軍）

別

朱自清

他長久沒有想到伊和八兒了；倘使想到累人的他們，怕只招些煩厭罷。

這一天，他母親寄信給他，說家裏光景不好已叫人送伊和八兒來了。他喫了一驚，想，「可麻煩哩！」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只得等着。一直幾天，他們沒來，他不由有些焦燥——不屑的焦燥；那藏在煩厭中的期待底情開始搖撼他柔弱的心了。

晚上他接着伊父親信片，說他們明天準來。可是颯了一夜底北風，接着便是紛紛的大雪。他早起從樓上外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將大地裹着；大地怕寒便整個兒縮在氈裏去了。天空靜蕩蕩的，不見一隻鳥兒，只有整千整萬的雪花，鵝毛片似的「白戰」着。他默默地看着，心裏盤算，「只怕又來不成了哩！該詛咒的雪，你早不好落，遲不好落，偏選在今天落；不是故意欺負我，不給我做美麼？——但是信

上說來，他們必曉得我在車站接，會教我白跑嗎？——我若不去，豈不叫他們失望？……」

午飯後，雪落得愈緊；他匆匆乘車上車站去。在沒遮攔的月台上，足足喫夠一點多鐘底風，火車才來了。客人們紛紛地上下，小工們忙忙地搬運；一種低緩而嘈雜的聲浪在稠密的空氣中浮沈着。他立在月台上，目不轉睛地看着每個走過他面前的人。走過的都走過了，那裏有伊和八兒底影兒？——連有些像的也無。他不信，走到月台那頭去看，又到出口去看，確是沒有——他想，他們一定搭下一班車來了。

一切都如前了。他——祇有他——只在月台上徘徊。警察走過，釘了他一眼，他却不理會。車來時，他照樣熱心地去看每個下車的搭客。但他的努力顯然又落了空。

.....

晚上最後一班車了，他們終於沒有來。他可惱了；沒精打采地衝寒冒雪而回——一路上想，「再不接他們了，也別望他們了！」但到了屋裏，便自回心轉意：「這麼大的雪，也難怪他們；……得知幾時晴哩？雪住了便可來了罷？落得小些也可動身

了罷？」

兩天忽忽過去；雪是一直沒有止。那晚上他獨自在房裏坐，僕人走來說，有人送了一個女人和孩子來了。他詫異地聽着；這於他確是意外——窗外的雪還在落呵。他下樓和他們相見，伊推着八兒說，「看——誰來了？」八兒回頭道，「唔……爸爸」。他沒有說話，只低低叫了聲，「跟我來罷。」

他們到樓上，安頓了東西。伊說前天大雪，伊父親怕八兒凍着，所以沒有來；他教等天晴再走罷。但伊看了兩天，天是一時不會晴的了，老等着，誰耐煩？所以決然動身。他聽了，不開口。他們暫默了一會。那時他的朋友們都已曉得他的喜事，——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類；樓上有好幾個朋友們同住——關着來看伊。他逐一介紹了，伊微微着頭向他們鞠躬。他們坐了一會，彼此談着，也問了伊些話。伊只用簡單的句子低低地，緩緩地答復。他想，伊大約怕「壽生」哩！這時他忽然感着一種隱藏的不安；那不安底情原從母親信裏掄來，可是他到現在才明白地覺了。——其實那時的屋裏，所有的於誰都是「壽生」的；誰底生命流裏不會彼丟了瓦礫，掀起不安底波

痕呢？但丟給他倆的大些，波動自然也有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於是他們坐坐無聊，者告辭了，他倆顯然覺得有些異樣；這個異樣，教他倆不能即時聯合——他們不會說話。電燈底光穰和往日不同，光裏一切，自然也都變化。在他倆眼裏，包圍着他們的，都是些偏力底漩渦；坐的椅子，面前的桌子，桌上的墨水瓶，瓶裏墨水每一滴，像都由那些漩渦支持着；漩渦呢，自然是不安和歡樂底交流了。

電燈滅了，一切都寂靜，他們也自睡下。漸漸有些唧唧嚶嚶底聲音，……半夜底話終於將那不安「消毒」了；歡樂瀟灑着他倆間；他倆便這般聯合了，和他們最近的分別前的一秒時一樣。

第二天，他們雇定一個女僕。第三天清早，便打發那送的人回去。簡陋而甜蜜的家這樣在那鬆鋪着的沙上築起來了。他照常教他的書。伊願意給他燒飯；伊不歡喜與公寓裏的飯，也不歡喜他喫；他倆商量底結果，只有由伊自己在房裏燒了。但伊并未做憤這事，孩子又只磨着伊；新地方市場底情形，伊也不熟悉。所以幾天過後，便自懊惱着；但爲他的緣故，終於耐着心，習慣自然了，他有時也嫌房裏充滿廚灶的空

氣，又不耐聽孩子憊懶的聲音，教他不能讀書；便着了急，只繞着桌子打旋。但走過幾轉，看看正在工作的伊，也只好嘆口氣，諒解伊了。有時他倆却也會因這些事反目；可是照例不能堅持——不是伊，便是他，忍不住先道歉了，那一個也就笑笑。他倆這樣愛着過活。——雖不十分自然——轉眼已是一年些了。

但是有一件可厭的，而不可避的事：伊一個月後便要生產。他倆從不會仔細想過這個，現在却都愁着。公寓裏不用說是不便的。他母親信上說，「可以入醫院。有我來照料；」父親却富願伊和八兒回家。他曉得母親是愛遊遊，愛買東西的，來去又要人送——所費必不得少；倘伊家也有人來監產，——一定會有的——那可麼辦呢？非百元不可了！其實家裏若能來一女僕，和八兒親熱的。領領他，伊便也可安然到醫院去。但他怎好和母親說，不要伊來呢？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他不得不想到怎樣急切地湊着一百元了？可以想到的都已想到；最後——最後了，他的心只能戰戰地答他：「否！」——於是一切都完了，他鄭重地告訴伊：「現在只有回去了！」為一元百底緣故，他倆不得不暫時賤賣那愛底生活了。

伊忽然一噤，像被鍼刺了那裏，掩着面坐下笑了。八兒正在玩耍，回頭看見，忙跑近伊，搖着伊膝頭，懇求似地望着伊說：「娘不淌眼眼！」伊毫不會理；孩子的臉一苦，哭嚷道：「看不見娘，看不見娘了！」——他呢，却懵騰騰的，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話安慰伊；話可是多，說那一句好？便耿耿地看伊的手擣着的，和八兒淚洗着臉上半响，才嚙嚙着捧出三個字道，「別哭罷！」以下可再說不上來了！正窘着，恰好想起一件事就撇開了伊們，尋出紙筆，寫信給家裏，叫那回送伊來的再來接伊去。寫好，走出交女僕去發。伊早住了哭癡癡地想；八兒倚着伊不作聲。他悄走近前，拍伊肩頭一下。伊大喫一嚇；看了看是他，微笑說，「剛才真無謂哩！」

第三晚上，孩子睡下了，接的人走進房裏。伊像觸着閃電似的，一縷酸意立時淪浹了周身底纖維；伊的眼一眨，禁不住要哭了。伊趕快別過臉去，竭力忍住，小聲兒抽咽着：半响，才好了。他問那人底話，伊只仔仔細細詳着。那人喉底一發聲，頭底一轉動，都能增加伊思想底力量，教伊能夠明明白白記起一直以前的事：婆婆怎樣慫恿伊走；伊怎樣忙着整裝；怎樣由那人伴上輪船，火車；八兒怎樣會淘氣；伊怎樣見

着父親，最後——怎樣見了他。……伊尋着已失的鎖鑰，打開塵封着的記憶底箱，滿眼都流着快樂啊！伊的確忘記了現在，直到他問完話，那人走出去了。於是伊凝一凝神，回復了伊現在的伊；現在便夢着伊的淚囊，伊可再禁不住，祇好聽他橫流了！他也只躺在床上，不敢起來；全不能安慰伊。等到曉得伊確已不哭了，才拿了那半溼的手帕，走過走給伊揩剩在臉上的淚；又悄悄地说，「後天走罷；明天街上買點東西帶着。」……伊嘆口氣，含眼淚微微地點頭。那時接的人已經斷睡；他倆也祇有睡下。

第二天他倆有說有笑的，和平常一樣；但他要伊同出去時，伊却回說，「心裏不好，不去了。」他晚上回來，伊早將行李整好；孩子也已睡了。伊教他看了行李。指點着和他說。「你的東西，我也給你收拾了，皮袍在大箱裏；天氣熱起來，也可叫聽差拿去晒晒，別讓他霉了——霉了就可惜了。小衫褲和襪子，帕兒，都在小提箱裏；剪刀，線板，也放在裏面。那邊抽屜裏還騰下些豬油和鹽；我給你買了十個雞蛋，放在這罐裏，你餓時自在煤油爐上燉燉喫罷。今天飯菜喫不了，也拿來放在那屜裏；你明天好獨自喫兩餐安穩飯，——孩子在這裏，到底吵着你——後天再和他們一桌喫不遲。」

……伊聲音有些岔了。他也聽得呆了，竟不知身子在那裏。他的淚不和他商議，熱滾滾直滴下來了，想趕緊趁伊不見，掏出帕兒揩乾。伊可也再說不出甚麼；只坐在一旁出神。他叫送的人進來，將伊的帳子卸下。鋪蓋捲了——便省得明早忙了。於是伊僅剩的慰安從伊心裏榨出；伊覺兩手都空着了。四面光景逼迫着伊，叫伊拿甚麼抵禦呢？伊只得由自己躺下，被蒙在伊流淚如水的臉上。把時他眼見伊睡了一年多的床漸漸異樣了，只微微地噓氣，像要將他血裏所有愁底種子藉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床是空了。他忽然詫異地看看：一年前空着的床，爲甚支了帳子，放了鋪蓋呢？支了，放了，又爲甚卸了，捲了呢？這確有些可怪，他躊躇了一會；——忽然想起來了，「伊呢？」伊已是淚人兒了，他可怎麼辦呢？他親親切切地安慰伊些話，但是毫不着力，而且全不自然；他終於徬徨無措嗚嗚咽咽哭了。伊却又給他揩淚。帶着鼻音說，「我心裏像被凌遲一般！」一會，又抽咽着說，「我走後，你別傷心！晚上早些睡；躺下總得自己將被蓋上——着了涼誰問你呢？」……他一面拭淚，一面聽着：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只覺他的心絃和伊的聲音帶合奏着不可辨認的微妙的悲調，神經

也便律動着罷了。那時睡神可憐他們，漸漸誘他們入夢。但伊這瞬間的心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誘惑的東西之一，所以伊不久便又從夢中哭醒；他也驚覺。大黑暗微睜開惺忪的兩眼，告訴朝陽要將到來了。

他們躺了一會，起來，孩子也醒了；天光已是大亮。他叫起那接的人，大家胡亂洗了臉。他倆不想喫甚麼，只拿些點心給八兒和那人喫了。那人出去雇好車子。他倆叫女僕來，算清工錢，打發伊走路。車夫將伊的行李搬完，他們便鎖門下去。女僕抱着八兒送到門口，將他遞給車上的伊；他忽然不肯，傾着身大張開兩臂，哭着喊着要女僕抱：「家家！……家家！」伊臉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顏色。他母親只得狠狠心，輕拍了他兩下，硬抱過去；車子便拉動了。他看見街上熱鬧光景，高高興興指點着，全忘記剛才的悲哀。他們到了車站。黑壓壓滿都是人；哄哄底聲音攪渾了腦子。他讓伊和八兒在一張靠椅上坐下；交接的人去買車票，寫行李票。他便一面看着行李，一面盼着票子，——這樣迫切地盼着，旅客們信步的躑躅，惶急的問訊，在他都模模糊糊的，無甚意義了。但這些却全在伊的眼，聽在伊的耳，塞在伊的腦裏，伊再

沒有自由思想底餘地；伊的身子好像浮着在雲霧裏一般。那時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門前熱着脚，伸着頭，向裏張望。房裏滿擠着人；房外亂攤着箱，籃，鋪蓋之類。大家都搶着將自己的東西從人縫裏往裏塞；塞時人們底行列微微屈曲，塞了便又依然。他這時走過去，幫接的人將伊的行李好容易也擡到房裏，寫了票子；才放了心。他們便都走到月台上候車；八兒已經睡着。伊癡着眼不說話；他只盤旋着，時時探着頭，看軌道盡處，火車來否？——嗚嗚……，來了！人們波一般暫時退下，靜着，傾斜了身子，預備上去。眩人眼的列車懶懶地停住。乘客如潮地湧上。他抱了八兒，一手遮着伊，掙扎了幾次，才上了車。匆忙裏找了一個坐位，讓伊歇下。伊抱過八兒；他上車時哼了哼，便又睡着了。接的人也走來。他囑付他些話；伊說，「你去罷。」他說等一會不要緊；可也只能立着，說不出話。但是警笛響了再不能延挨！伊默默地將八兒抱近他；他嚙淚低頭在他紅着的小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用力睜着眼，沙聲說，「我去了！」便頭也不回，下車匆匆走了！伊從窗裏望着；直到眼裏沒有一些他的影子，伊才發見兩行熱淚早已流在伊的臉上了。伊掏出帕兒揩乾。火車已經開動，微風從伊最

後見他的窗裏吹來，伊像做夢一般。……

他回來，緊閉了門。躺在床上空想；他坐不住，所以躺了。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想一節傷一回心；但他甯願這樣甜蜜的傷心。他又想起伊怎樣無微不至地愛他；他痛苦時伊又怎樣安慰他。但他怎樣待伊呢？他不會容忍過伊僅有的，微細的譴謫；他常用言語壓迫伊，伊的心受了傷，伊便因此哭了！他是怎樣「酷虐」，他該怎樣對伊抱歉呵！但伊是去了，他將向誰懺悔呢？他所會施的壓迫將轉而壓迫他罷！

他似乎全被伊佔領了；那晚沒有喫飯。電燈快滅時，她懶懶地起來，脫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忽然覺着，屋裏是太默了！被兒，褥兒，枕兒，帳兒，都板板向他，也這樣彼此向着；寒心的默嚴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圍。——「虛幻的，朋友們，你們會有的，伊和我同在時，你們會有的，狂醉，在那裏了呢？」這或者——或者和他自己，賣給伊帶去了麼？但是屋裏始終如此地默着。

唉！累人想到的伊呵！

二一五，五，午後十二時。

藥

魯迅

(一)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房子裏，便瀰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麼？」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的小屋子裏，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鈞上衣服；伸手過去說，「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接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屋子去了。那屋子裏面，正在窸窣窸窣的響，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過去，纔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麼？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着他的兩腳，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裏冷的多了；老栓倒覺爽快，彷彿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着。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着門的鋪子，蹙進簷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

似的在那裏徘徊；定睛再看，卻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一陣脚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了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的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攏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到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攤着；一隻手卻攏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

單，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裏哼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雖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耳無聞目無見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多的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滑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灶下急急走出，睜着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灶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擎着一片老荷叶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單，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裏來。」

一面整頓了灶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灶裏；一陣紅黑的火燄過去時，店屋裏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裏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蹙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人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櫬，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吃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擎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裏了，却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着他的父親，一面立着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着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着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纔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三)

店裏坐着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銅壺，一輪一輪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睜，都圍着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鈕釦，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的紮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吃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聽。滿坐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茶碗茶葉出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擎來，趁熱吃下。」橫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悅；但又立刻堆上笑，

搭起着走開了。這康大叔却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的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家伙！」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衣服，都給管軍的紅眼睛阿義擄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一個人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華大媽跟着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衆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精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却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養，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冷打不怕，還要可憐可憐哩。」

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呢！」

聽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裏的座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拚命咳嗽，大康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麼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着頭說。

(四)

西關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着死刑和瘦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富翁家裏祝壽時候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纒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

右邊的一座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彷彿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吹來，吹動他短髮，確乎比去年白的多了。

小路上也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襟；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挂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顏色；但終於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座墳前，放上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着哭了一遍，化過紙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發抖，踉踉跄跄退下幾步，瞪着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子細看時，却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却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着；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又是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他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裏，聽到我的話兒，——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倒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

許多工夫過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勸着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歎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的走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悚然的回過頭，只見的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新青年)

或人的悲哀

盧隱女士

親愛的朋友KY：

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前天你走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那時太陽才下山，餘輝還燦爛地射着我的眼睛，我心臟的跳躍很利害，我不敢多想甚麼，只是注意那玫瑰花，嬌豔的色采，和清潤的香氣，這時風漸漸大了，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媛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

我到了屋裏，仍舊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張軟布椅上，壁上的相片，一張張在我心幕上跳躍着，過去的一件一件事情，也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來，KY，已經過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的味道，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滲在我的血液裏，回憶着不免要飲泣！

第一次，使我懺悔的事情，就是我們在紫籐花架下，那幾張口頭椅子上坐着，你和心印談人生究竟的問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人生那裏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過像演戲一般，誰不是塗着粉墨；戴着假面具上場呢？……』後來你又說：『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場定婚；又一場離婚的事情。簡直更是訴苦我們說：人事是作戲，就

是神聖的愛情也是靠不住的起初大家十分愛戀的定婚，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心印聽了你的話，她便決絕的說：『我們遊戲人間吧！』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和心印一樣，要從此遊戲人間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都收起來，只一味的放蕩着，——好像沒有目的的船，在海洋中飄泊，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喜怒哀罵都無忌憚了！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是叔和來的。他說：他現在很悶，要到我這里談談，問我有工夫沒有？我那時毫不用考慮，就回了他一封信說：『我正冷清得苦；你來很好！』不久叔和真來了，我們隨意的談話，竟消磨了四點多鐘的光陰；後來他走了。我心裏忽然一動，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恐怕有些太欠考慮吧？……但是已經過去了！况且我是遊戲人間呢！我轉念到這里，也就安貼了。

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我也不以為奇，有來必回，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三分的愛慕；現在我和吟的婚事，已經取消了，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KY！別人不知道我的為人，你總該知道呵！我生平最恨見異思遷的人，亦且吟和我也有一面之緣；總算是朋友，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痛痛地拒絕他了。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使我脆弱的心靈，受了非常的打擊！每天裏，寸腸九迴，既恨人生多罪惡！又悔自家太孟浪！噫！KY我失眠的病，就因此而起了！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他說，要小心，節慮少思，或者可以望好，噫！KY！這種種色色的事情，怎能使我不思呢？

明天我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以後來信，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寫得乏了！再談吧！

你的朋友亞俠六月十日

親愛的KY：

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臟病，已漸漸好了！失眠也比從前減輕，從前

每一天夜裏，至多祇睡到三五個鐘頭；就不能再睡了。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頭，我自己真覺得歡喜，想你也一定要爲我額手稱賀！是不是？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這醫院裏；有一個看護婦劉女士，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便來看護我，她爲人十分和藹，她常常勸我信教；我起初很不以爲然，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發現；不過現在我却有些相信了！因爲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或者在生的歲月裏，不至於過分的苦痛！

昨天夜裏，月色十分清明，我把屋裏的電燈熄滅了；看那皎潔的月光，慢慢透進我屋裏來；劉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一種懇切的聲音，直透過我的耳膜，深深地侵進我的心田裏，我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祕的色采來，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然而我却相信，在眼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

我這一夜，幾乎沒閉眼，怔怔想了一夜，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不過我這時傍

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着，下午睡了一覺，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他說：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沒有變動；再有三四天，便可出院了。

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她近來顏色很不好！不知道有甚麼病，你有工夫可以去看她，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必定很苦！

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今天還很有生氣，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更顯得精神百倍；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再談，祝你康健！

亞俠七月六日

KY 吾友

我現在真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因為我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聽說蓬萊的風景佳絕，我去散散心，大約病更可以除根了。

我希望你明天能來，因為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丸東渡，在這里的朋友，除了你，和心印以外，還有文生明天我們四個人，在我家裏暢敘一下罷！我這一走，

大約總要半年才能回來呢！

你明天來的時候，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她那邊有一個問題，——『名利的代價是什麼？』我當時心裏很煩，沒有詳細的回答她，打算明天見面時，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不過這個問題，又是和『人生究竟的問題』差不多，恐怕結果，又是悲的多，樂的少，噯！何苦呵，我們這些人，總是不能安於現在，求究竟，——這於人類的思想，固然有進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

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我理得實在心煩，所以跑到書房裏來，給你們寫信，使我的眼睛不看見，心就不煩了！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RY！你記得前些日子；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他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人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廣大和驚異指示給人們。白晝指示給人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黑暗和污

穢。夜却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那裏有美麗的女神，唱着甜美的歌，溫柔的雲，織成潔白的地氈，星兒和月兒，圍隨着低低地唱，輕輕地舞。『這些美麗的東西，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KY！我甯願作一個瞎子呢！倘若我真是個瞎子，那些可厭的雜亂的東西，再不會到我心幕上來了。但是不幸！我實在不是個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

任筆寫來，不知說些什麼，好好！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

亞俠九月二日

KY呵！

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海天遼闊，四顧蒼茫，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天早晨。

前夜，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噫！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呵：

我記得：分別的那一天晚上；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說：『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

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希望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早去早回呵。KY這話真使我感動，我禁不住哭了！

你們送我上船，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你們便不忍再看我，忍着淚，急急轉過頭走去了！我呢？怔立在甲板上；不住的對你們望，你們以為我不見你們了，用手帕拭淚；偷眼往我這邊看，咳！KY這不過是小別，便這樣難堪！以後的事情！可以設想嗎？

『名利的代價是什麼？』心印的答案：是『愁苦勞碌。』你却說：『是人生生命的波動；若果沒有這個波動，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你們的話在我心裏；起伏不定的浪頭，在我眼底；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我一生所得的代價，只這愁苦勞碌。噫！KY！我心徬徨得很呵！往那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吧！

今天沒有什麼風浪，船很平穩，下午雨漸漸住了，露出流丹般的采霞，罩着炊煙般的軟霧；前面孤島隱約，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里。海水是深碧的；浪花湧起，好像由田荷叢中窺人的睡蓮。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籐椅裏，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

掀，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人生的真象，大約就是如此了。

再有三天，就可到神戶；一星期後可到東京，到東京住什麼地方，現在還沒有定，不過你們的信，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里好了。

我的失眠症，和心臟病，昨夜裏又有些發作，大約是因為勞碌太過的緣故，今夜風平浪靜，嘗得一好睡！

現在已經黃昏了。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被紅日映成紫色，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光華燦爛，你若到了這里，大約又要喜歡得手舞足蹈了！晚飯的鈴響了！我吃飯去。再談！

亞俠九月五日

KY吾友：——

我到東京；不覺已經五天了。此地的人情風俗和祖國相差太遠了？他們的飲食；多喜生冷；他們起居，都在席子上，和我們租國，從前席地而坐的習慣一樣，這是進化呢？還是退化？最可厭的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脫了鞋子走路；這樣赤足的生

活，真是不慣！滿街都是吱吱唧唧木履的聲音，震得我頭疼，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攪攪，和北京一樣！浮光底下；所畫的形形色色也和北京一樣！莫非凡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薈萃之所嗎？真是煩煞人！

昨天下午，我到東洋婦女和平會去，——正是他們開常會的時候，我因一個朋友的介紹，得與此會；我未到會以前，我理想中的會員們，精神的結晶，是純潔的，是熱誠的。及至到會以後，所看見的婦女，是滿面脂粉氣，貴族氏的夫人小姐；她們所說的和平，是片面的，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只許我共他人之產，不許人共我的產。KY！這大約是：人世間必不可免的現象吧？

昨天回來以後，總念念不忘日間赴會的事，夜裏不得睡，失眠的病又引起了！今天心臟，覺得又在急遽的跳，不過我所帶來的藥，還有許多，吃了一些，或者不至於再患。

今年吃完飯後，我跟着我哥哥，去見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住的地方，離東京很遠，要走一點半鐘。我們一點鐘，從東京出發，兩點半到那里；那地方很幽靜，四圍種

着碧綠的樹木和菜蔬，他的屋子就在這萬綠叢中。我們剛到了他那門口，後他屋子對面，那個小小草棚底下，走出兩個警察來，盤問我們住址，籍貫，姓名，與這個社會主義者的關係。我當時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實感一種非常的苦痛，我想這些鞏固各人階級和權利的自私之蟲，不知他們造了多少罪孽呢？KY呵！那時我的心血沸騰了！若果有手槍在手，我一定要把那幾個借強權干涉我神聖自由的惡賊的胸口，打穿了呢！

麻煩了半天，我們才得進去，見着那位社會主義者；他的面貌很和善，但是眼神却十分沈着。我見了他，我的心彷彿熱起來了！從前對於世界所抱的悲觀，而釀成的消極，不覺得變了！這時的亞俠，只想用彈藥炸死那些妨礙人們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礙物，KY！這種的狂熱，回來後想想，不覺失笑！

今天我們談的話很多，不過却不能算是暢快；因為我們坐的那間屋子的窗下，有兩個警察在那里監察着；直到我們要走的時候，那位社會主義者才說了一句比較暢快的話，他說：『爲主義犧牲生命，是最樂的事，與其被人的索子纏死，不如用自己的槍，對準喉嚨打死！KY！』這話的味道，何其雋永呵！

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孫成來談，這個人很有趣，客中得有幾個解悶的，很不錯！

寫得不少了，再說罷！

亞俠九月二十日

KY呵！

我現在不幸又病了！仍舊失眠，心臟跳動，和在京時候的程度差不多。前三天搬進松井醫除，作客的人病了，除了哥哥的慰問外，還有誰來看視呢！況且我的痛又是失眠，夜裏睡不着，兩隻眼看見時，是桌子上的許多藥瓶，藥末的紙包，和那似睡非睡的電燈，燈上罩着深綠的罩子，——醫生恐光線太強，於病體不適的緣故。——四圍的空氣，十分消沉，暗淡。耳朵所聽見的，是那些病人無力的呻吟；淒切的呼喚，有時還夾着隱隱地哭聲！

KY！我彷彿已經明白死是什麼了。我回想在北京婦嬰醫院的時候，看護婦劉女士告訴我的話了；她說：『生的時候，作了好事，死後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里是永久的樂園，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愁容，也沒有一個人掉眼淚！』KY！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徬徨無着處的時候，我不能不尋出信仰的對象來；所以我健全

的時候，我只在人間尋道路，我病痛的時候，便要在人間之外的世界，尋新境界了。

這幾天，我一閉眼，便有一個美麗的花園，——意象所造成的花園，立在我面前，比較人間無論那一處都美滿得多；我現在只求死，好像死比生要樂得多呢！

人間實在是虛偽得可怕！孫成和繼梓——也是在東京認識的，我哥哥的同學；他們兩個爲了我這個不相干的人，互相猜忌，互相傾軋，有一次，恰巧他們兩人。不約而同時都到醫院來看我，兩個人見面之後，那種嫉妒仇視的樣子，竟使我失驚！KY！我這時才恍然大悟了！人類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并且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便要據那件東西爲己有！

噫！我和他們兩個，只是淺薄的友誼，那里想到他們的貪心，如此利害！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KY！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我的人生觀你是明白的，我對於我的生，是非常厭惡的！我對於世界，也是非常輕視的，不過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設法不虛此生！我對於人類，抽象的概念，是覺得可愛的，但對於每一個人，我終覺得是可厭的！他們天天送鮮花來，送糖果來，我因爲人與人必有交際，對於他們的友誼

，我不能不感謝他們！但是照現在看起來，他們對於我，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呵！

KY！你記得，前年夏天，我們在萬牲園的那個池子旁邊釣魚，買了一塊肉，那時你會對我說：『亞俠！作人也和作魚一樣，人對付人，也和對付魚一樣！我們要釣魚，拿他甘心，我們不能不先用肉，去引誘他，他要想吃肉，就不免要爲我們所甘心了！』這話我現在想起來，實在佩服你的見識，我現在是被釣的魚，他們是要搶着釣我的魚夫。KY！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呵！

心印昨天有信來，說她現在十分苦悶，知與情常常起劇烈的戰爭！知戰勝了！便要沉於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難回！情戰勝了，便要沉淪於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她現在不有自毅的傾向，她這封信，使我感觸很深！KY！我們四個人，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氣奮關外，心印你我三個人，困頓得真苦呵！

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我想了便要寫出來，給你看，好像二十年來，茹苦含辛的生活，都可以在我給你的信裏尋出來。

KY！奇怪得很！我自從六月間病後，我便覺得我這病是不能好的，所以我有一

次和你說，希望你，把我從病時，給你的信，要特別留意保存起來。……但是死不死，現在我自己還不知道，隨意說說，你不要因此悲傷吧！有工夫多來信，再談。祝你快樂！

亞俠十一月三日

KY！

讀你昨天的來信，實在叫我不能不！我爲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竟悲傷了幾天！KY！我實在感激你！但是你也太想不開了！這世界不過是個寄旅，不只我要回去，便是你，心印，文生，——無論誰？遲早都是要回去的呵！我現在若果死了，不過太早一點。所以你對於我的話，十分痛心！那你何妨，想我現在是已經百歲的人，我便死了，也是不可逃數的，那也就沒什麼可傷心了！

這地方，實在不能久住了！這里的人，和我的隔膜更深；他們站在橋那邊；我站在橋邊；要想握手是很難的，我現在決定回國了！

昨天醫生來說；我的病很危險！若果不能摒除思慮，恐怕沒有好的希望！我自己

也這樣想，所以我不能不即作歸計了！我的姑媽，在杭州住，我打算到她家去，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療治我的沉痾，我們見面，大約又要遲些日子了。

昨夜我因不能睡，醫生不許我看書，我更加思前想後的睡不着，後來我把我的日記本，拿來偷讀，當時我的感觸，和回憶的熱度，都非常利害，我顧不得我的病了！我起來把筆作書，但是寫來寫去，都寫不上三四個字，便寫不下去了，因又放下筆，把日記本打開細讀，讀到三月十日，我給心印的信上面，有幾首詩說：……

『我在世界上，

不過是浮在太空的行雲！

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

還用得着思前想後嗎？』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

苦悶的眼淚！

永遠不會從我心裏流出來呵！

這一首詩可以爲我矛盾的心理寫照；我一方說不想什麼，一方却不能不想什麼？我的眼淚便從此流不盡了？這種矛盾的心理，最近更利害，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病得利害的時候，我又懼怕死神，果真來臨！KY呵！死活的謎，我始終猜不透！祇有憑造物主的支配罷了！

我的行期，大約是三天以內，我在路上，或者還有信給你。

現在天氣漸漸冷了。長途跋涉，誠知不宜，我哥哥也會阻止我，留我到了春天再走，但是KY我心裏的祕密，誰能知道呢？我當初到日本去，是要想尋光明的花園，結果只多看了些人類偏狹心理的怪現狀！他們每逢談到東亞和平的話，他們便要眉飛色舞的說：這是他們唯一的責任，也是他們唯一的權利！歐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他們不用鏡子，照他們醜陋的怪狀，但我不幸都看在眼裏，印在心頭，我怎能不慮？我的病如何不添重！我不立刻走，怎麼過呢？

況且我的病，能好不能好，我自己毫無把握！我固然是厭惡人間，但是我活了二十餘年，我究竟是個人，不能沒有人類的感情，我還有母親，我還有兄嫂，他們和我

相處很久；我要走了，也應該和他們辭別，我所以等不到春天，就要趕回來了！

我到杭州住一個禮拜，就到上海去，若果那時病好了，當到北京和你們一會。

我從五點鐘，給你寫信，現在天已大亮了！醫生要來，我怕他責備我，就此擱筆吧！

亞俠十二月五日

親愛的KY！

我離東京的時候，接到你的一封信，當時忙於整理行裝，沒有覆你，現在我到杭州了。我姑媽的屋子，正在湖邊，是一所很精緻的小樓；推開樓窗，全湖的景色，都收入腦海，我疲病之身，受此自然的美麗的沐浴，覺得振刷不少！

湖上天氣的變幻，非常奇異，我昨天到這里，安頓好行李，我便在這窗前的籐椅上坐下，我看見湖上的霧，很快——大約五分鐘的工夫，便密密霧起，四圍的山，都慢慢地模糊了。跟着浙浙瀝瀝的雨點往下洒，遊湖的小船，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但是不到半點鐘，雨住雲散，天空飛翔着鮮紅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

來。山澗裏的白雲，隨風嬾娜，真是如畫境般的湖山，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我的病似乎好了許多。

我姑媽家裏的表兄，名叫劍楚的，我們本是幼年的伴侶；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見，大家都覺得生疏了！這時他已經有一個小孩子，他的神氣，自然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不過我苦悶的時候，還是和他談談說說覺得好些！（十二月二十日寫到此）

KY！我寫這封信的一半，我的病又變了！所以直遲了五天，才能繼續着寫下去，唉！KY！你知道惡消息又傳來了！

我給你寫信的那天晚上，——我才寫了上半段，劍楚來找我他說：『唯逸已於昨晚死了！』唉！KY！這是什麼消息？你回想一年前，我和你說唯逸的事情，你能不憤然嗎！唯逸他極有志氣的青年，他熱心研究社會主義，他會決心要為主義犧牲，但是他因為失了感情的慰藉，他竟抑鬱病了，昨晚竟至於死了。

他有一封信給我，寫得十分淒楚，裏頭有一段說：『亞俠！自從前年夏天起，我便患了病的因，只因為認識了你！……但是我的環境，是不容我起奢望的，這是知識告

訴我，不可自困！然而我的精神，從此失了根據，我覺得人生真太乾枯！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我何心去助增別人的生活趣味？爲主義犧牲的心，抵不過我厭生的心，……但是我也不願意作非常的事，爲了感情，犧牲我前途的一切！且知你素來潔身自好，我也決不忍因愛你故，而害你，但是我終放不下你！亞俠！現在病已深入了！我深藏心頭的祕密，才敢貢諸你的面前！你若能爲你忠心的僕人，叫一聲可憐！我在九泉之靈也就榮幸不少了！……』KY！遊戲人間的結果，只是如此呵！

我失眠兩天了！昨天還吐了幾口血，現在疲乏得很，不知道還能給你幾封信呵！

亞俠伏枕書十二月二十五日

KY！親愛的朋友：

在這一個星期裏，我接到你兩封信，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但是我病了，不能回你們！

唉！KY！我想不到，我已經不能回上海了！也不能到北京了！昨天我姑媽打電報，給我的家裏，今天我母親嫂嫂已經來了！她們見了我，只是掉眼淚，我的心也未

嘗不酸！但是奇怪得很！我的淚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乾枯了？

自從上禮拜起，我就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了！我便把我一生的事情，從頭回想一遍，拉雜寫了下來！現在我已經四肢無力，頭腦作痛，眼光四散，我不能寫了！噫！

.....

『我一生的事情，平常得很！沒什麼可記，但是我精神上起的變化，却十分劇烈；我幼年的時候，天真爛漫，不知痛苦。到了十六歲以後，我的智情都十分發達起來。我中學卒業以後，我要到西洋去留學，因為種種的關係，作不到，我要投身作革命黨，也被家庭阻止，這時我深嚐苦痛的滋味！

但是這些磨折，尚不足以苦我！最不幸的，是接二連三，把我陷人感情的漩渦，使我欲拔不能！這時一方，又被知識苦纏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化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這時的心，徬徨到極點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人間又有什麼生的價值呢？努力奮鬥，又有什麼結果呢？并且人生除了死，沒有更比較大的事情，我既不怕死。還有什麼事不可作呢？……唉！這時的我，幾乎深陷墮落之

海了，……幸一方面好強的心？很占勢力，當我要想放縱性慾的時候？他在我頭上，打了一棒，我不覺又驚醒了！不敢往這里走，但是究竟往什麼地方去呢？我每天夜裏，睡在床上，殫精竭慮的苦事搜求，然而沒有結果！

我在極苦痛的時候，我便想自殺，然而我究竟沒有勇氣！我否認世界的一切；於是我便實行我遊戲人間的主義，第一次就失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了五六次！唯逸因我而死，叔和因我而病！我何嘗遊戲人間？只被人間遊戲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憤之感！

唉！天乎！不可治的失眠病，從此發生！心臟病，從此種根！顛頓了將及一年，現在將要收束了！

今夜他們都睡了。更深人靜，萬感叢集！——雖沒死的勇氣，然而心頭如火煎逼！頭腦如刀劈，劍裂！我縱不欲死，病魔亦將纏我至於死呵！死神還不降臨我？實在等不得了！這時我努力爬下床來，抖戰的兩腿，使我自己驚異！這時窗子外面，射進一縷寒光來，湖面上銀花燦燦，我曉得那湖底下朱紅色的珊瑚床，已爲我預備好了！雲

母石的枕頭，碧綠青苔泥的被褥，件件都整理了！……我回去吧！唉！親愛的母親！
嫂嫂！K Y！……再見吧！

.....

我表姊，昨夜不知什麼時候，跳在湖心死了！她所寫的信，和她自己的最後的一頁日記，都放在枕邊。唉！湖水森寒，從此人天路隔！K Y！姊呵！我表姊臨命時候，瘦弱的可憐的影子，永遠深深刻在我腦幕上，今天晚上，我走到她住的屋子裏去，但見雪白的被單上，濺着幾滴鮮紅的血跡，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張椅子上，痛哭了！

她的尸首，始終沒有撈到，大約是沈在湖底，或者已隨流流到海裏去了。

她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好，交給我舅母帶回去，有一本小書，——生之謎，上面寫着留給你作紀念品的，我現在由郵寄給你，望你好好保存了吧！

亞俠的表妹附書。一月九日（小說月報）

被殘的萌芽

汪靜之

我今天早起梳洗畢，照舊在我居家讀書的韻蕙齋裏讀書。忽然小耳朶帶着好奇的神情進來，像有什麼新聞急於來報告我似的。他是個十三歲的滑頭孩子；因為他耳朶上有一粒豌豆似的肉，所以叫做小耳朶。他很小的時候，就被我父親買來，人家說他是個小奴僕；我却不大明白爲什麼他是奴僕我不是奴僕；我只覺得他是我的聰明可愛的小兄弟，今天我看了他進來的情形，就很高興地豎起耳朶預備聽着。

『去看呀！隔壁福培嫂家門口有個死的毛頭。』他獻功勞似的說。

『噯！什麼死的毛頭？誰家的？』我驚疑的問。

『不曉得，快去看，許多人在那裏看呢！』他催促着。

我的懷疑心令我即刻就起身去。經過廳前時，祖母留心的問：『到那里去，安？』

我裝做沒事的样子回答說：『到河邊去蕩蕩。』他並不疑惑我的話。因為村前那

條活潑潑地流着的小河，岸邊有碧綠的草叢，有彎下柔軟的纖腰想和流水接吻的楊柳，有小鳥在那里快樂地唱歌，有小孩子在那里遊戲；我心醉那天然的景致，差不多沒有一日不去一兩遭，這是慣常的事了。

我出了門就一直望福培嫂家那邊跑去。果然那里有一羣人壓肩貼背地圍着，紛紛地議論。謾罵，誹謗，恥笑，慙懣，慘哭，哀號……種種聲浪鬧得人心神昏亂。我墊着脚尖，擠進人叢裏去，看見一個衆矢之的底嬰孩臥在地上。我登時感着從未嘗有過的萬分難受的痛苦的熱情，這種慘狀刺得我幾乎欲哭。我用力勉強壓住；還好沒有哭出聲來。我忍耐着定睛細看：那嬰孩是婦人的衣裳裹着，摺着的，滿身都是溼漉漉的污穢的水；小小的厚腫的臉，呈鐵青的顏色，一望而知是被水浸得發胖了，嘴裏滿滿地塞着棉花，細軟柔弱的頭髮彎彎地綿綿地黏在頭上；這明明還是個胎兒。仁慈的晨光照耀着他的臉，我彷彿看出他臉上還含着未死之前的笑容。我很想抱起他來親一個痛痛快快的嘴；但是不敢，因為大家都賤視他似乎是被踐踏的狗糞。此時我不知道他還是對我笑，還是對我哭；我實在支持不住，不能再看下去就退了出來。

『在這裡好呢，回家好呢？』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呆呆的站着，婦人的痛哭的聲音又刺入我心裏，伊的哭聲裏盡是人生沒路的無限的悲哀，使我的心簡直焦了——粉碎了！』天呀！……嗚！……人說是我做的壞事，……有冤沒處訴！……爛掉他們的舌頭呀！……天呀！……嗚！……伊嗚咽地哭着，手掌很命拍着桌。這種哭聲真悽慘到十分，但是顫抖着的『做賊心虛』的意味終隱藏不了。伊只是拍桌，好像這樣拍桌就可以趕去人們加給伊的毒惡的謾罵和誹謗。

『這淫婦，……偷了人，做出這種事，誰不知曉？那能賴得掉？……唉！壞貨！』一個老婦人這樣罵着。我這才明白了。我就急迫地懇求說：『請告訴我這件事的原由罷！』

『你在城裏念書，難怪你不知道。』老婦人向我解釋說，『伊是名家閨女，十八歲嫁給福培，福培這個敗子，專門嫖賭吸鴉片，病鬼常常跟着他；不料結婚後一年就死了，——或者是那賤貨命硬剋死了他，也說不定。他家門第高，所以不許伊改嫁；要伊替丈夫守節，將來好上個牌坊。誰知伊竟不守本分！』老婦人咳嗽幾聲，做出

鄙薄的形容，接着說，「丈夫死了不久，伊就和秀逸那遊蕩少年相好。打扮得嬌嬌豔豔地妖精似的。他們私下來往，已經四年了。秀逸的妻子自然要吃醋。近來大家都曉得伊懷了胎，伊吃了許多打胎藥竟打不下來。秀逸的妻子打聽得伊昨夜分娩了，今天東方發白的時候就到伊家裏搜尋，後來從毛廁裏找出這毛頭的死屍……唉！那賤婦真不要臉呀！」

我聽了，更替福培嫂難堪起來。秀逸我是認得的，我想這個人很聰明有趣。他好比是個超羣絕俗的逍遙者。他很窮，但他從不想設計去發財，他會唱各種歌兒，曲兒，精熟於簫，笛，胡琴，月琴，琵琶……等音樂；他喜歡玩烏鈞魚；他圖畫畫得真好，雕刻等玩品做得怪好玩，甚至刺繡，針黹也會做。前兩年他曾送給我一只翠鳥，並幾個小傀儡。他又教我唱過歌曲。我覺得他非常溫存而和愛。人家罵他輕薄糊塗他却無論如何，沒有輕視過他。

許多人仍是叫出嘈雜惱人的聲音。福培嫂還哭着，一口咬定這毛頭不是伊生的。人影漸漸縮短，太陽將要當頂了，晒得那嬰孩的尸體腐爛，蒸發着臭氣。於是長鼻公

裝做大發慈的態度，擺出關老的架子，掏了一塊守財奴底主人翁，人人喜歡恭維的『銀洋』給麻老二當酬勞，叫他把嬰孩葬到野外去。麻老二是個窮光棍，見了銀洋幾乎要叫『救命王』，自然即刻遵命去做了。

x
x
x
x

小耳呆驚慌地跑來。說是祖母知道了，吩咐他來叫我回家去。我就無可奈何地慢慢走回家，看見祖母和那常常來的闊嘴娘坐着，大約也正談着私生子這件事。

『安呀！那毛頭的死尸看不得的，看了要倒霉呀！幾年來家運壞到這般地步，我又只有你一點後代根，本是都要靠你長進……』祖母面對我教訓着。

『不要緊，』闊嘴娘插嘴安慰說：『小孩子不懂，有甚麼要緊呢？記着以後再不要看了。將來讀書發達……』

我打算這樣說：『爲什麼看了就要倒運？難道那個毛頭不像闊嘴娘家的孫兒一樣是個人麼？難道福培嫂沒有做媽的資格麼？』但是這些話到喉嚨時，我又把他推了進去；省得說了要招伊們許多絮絮煩煩。

我不耐煩了，就轉身到書齋裏去；很無聊地坐在桌旁邊，左手托住腮，右手無意識地弄着阿姊做給我的手帕，不知怎的，書齋裏佈滿悶煞人的悲愁了。

媽來叫我去吃午飯，我委實不要吃了。但是我平常有時少吃些，只吃一碗，媽和祖母就要關心地問我爲甚不多吃些，似乎定要我吃兩碗；今天若不吃，恐怕伊們又要擔憂起來了，所以只得去胡亂吃一點。飯畢，漱洗了，回房教阿妹韻菊讀詩歌。阿妹嬌小的聲音溫讀着：「也想不到相思，可免相思苦；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春意濃如此，誰還禁得來！東風偏懂，不肯放花開。……蝴蝶哥哥，你憂愁什麼？蘭花妹妹等着你，望你快去看看她。……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聽伊唸去，我也懶得替伊上課，靜靜地默默地坐着不知做什麼好。偶然由廳前傳來阿姊告訴媽的話聲，隱約可以聽見：「媽！福培嫂也自知無面孔見人了，伊上吊死了呢！……」這個消息如冰冷千桶冰冷水澆了我的靈魂，把我沉溺在無邊的悲涼悽切裏了。我暗想着：「殘暴的人們呀！你們害死了伊和伊的情郎的愛情的結晶，又奸嘲巧笑地逼死了伊了！你們的罪惡也夠了！我儘量咀咒你們呀！」我手握着阿妹，熱淚像一串

珠綸到阿妹的披着的髮上。阿妹明慧伶俐的小眼看看我，莫名其妙，駭怕起來，駭伏到我胸前，差不多要哭了。伊忸怩地涎着臉央求說：『哥哥！爲什麼不和我玩？……哥我呀！……』我撫慰着伊，舌頭像是釣着萬斤重的鐵錘說不出什麼，只到拚命地說出一句『你出去玩罷！』伊就搭起着跑向廳前去了。

我略一閉目，那嬰孩的尸身就躍現眼前。這些情況不住地在腦子裏旋轉，使我覺得好像是自己身受的痛苦一般。案頭的花瓶上刻着：『美妙的玲瓏花！我已替你在世界上尋得一個適當的住所了，請你住在詩人的心裏罷，』接着後面小些的字是：『情芝詩奴題。』壁上的美女圖，題着：『春心若肯牢關鎖，鈕釦何須用許多？』——這些是我最愛的珍品，平常看着就興起美感與快感，今天看了，不但沒有趣味。並且覺得觸目了。我越想越難過，我的心好像撕成幾千萬縷，隨着滿天飛的浮雲，不知飄遊到那個天涯海角去了。孩尸佔據了我的思想，不許我想別的事物。我只是哀悼着，惋惜着！我的因悲痛憐憫而反動的熱烈的情感如潮水般湧着；我隨意拿着一枝筆；這些就從筆尖上蔡不住很迅速地跳下來——湧出來了：——

一粒上帝下的種子。

給人間傷害了？

你所奉的旨意，

不能如願施行了。

哦！何止呢？

何止你呢？

數不清的千千万萬，

算不明的萬萬千呀！

×

×

×

×

你爹媽的純潔的愛

好好造成了你，

你就從媽的心上，

漸漸萌芽起來了。

你是他們的心肝，

他們怎忍拋棄你？

無奈人間惡毒的咀咒，

他們只得含着無可挽救的淚，

很不情願地殺死你。

你怨他們麼？

別怨罷。

還不是人間的罪惡麼？

x

x

x

x

人們不算你是人，

不承認你有爹媽，

不許你爹媽生你，

並且——

你爹媽也不敢說

你是他們生的。

你沒人管的嬰兒呀！

你真的沒有爹媽麼？

不問他怎樣，

這世界該有你的爹媽罷。

你終是世界一個兒子罷。

x

x

x

x

你那玲瓏的神態裏，

淺淺微微的笑渦裏，

薔薇花苞似的嘴唇裏，

豐滿的小圓臉裏，

光光的星眼裏，

纖纖的絲髮裏，
肥嫩嫩的胸裏，
藕灣灣的手臂裏，
白晶晶的脚腿裏，
你完全的一切裏，
都潛隱着你未來的
享不盡的光榮的快樂。
但是都同輕煙浮影般散了，
捉不住拖不回了。
就是冥冥的現世。
也夠悶死你呀！

愛你的你愛的爹媽，

現代小說選

何嘗不這般願望——

喂你用甘露的乳，

眠你用慈愛的懷，

育你用高尚的人格，

教你唱愉快的歌，

見你花苗般長了——

何嘗不這般願望？

只是這願望不能願望，

x

x

x

x

終變成失望了！

x

x

x

x

算了罷！

你索性如此罷。

何須留戀呢？

倘然你跟着前人底腳踪兒。

懵懵懂懂的活着，

糊糊塗塗的鬧着，

混混沌沌的死了，

這又何必呢？

不，不是——

你自己決不會上那故轍；

即使你做了，

也是環境逼你的。

x

x

x

x

也許你將來，

在世界的花園中，

現代小說選

開上燦燦爛爛的

光彩耀天的花：

把醜惡惡的，

點綴成錦繡繡繡的；

把臭臭濁濁的，

熏釀成香香噴噴的；

把擾擾攘攘的，

感化成親親愛愛的。

那時上帝也微笑讚揚你：

『這麼遵我的吩咐，

才是我寵愛的兒子了。』

奈何人間不容你，

硬把你擠到世界以外去了！

x
x
x
x

我寫完擱了筆，就好像卸了重擔，輕鬆多了。滿房的悶人的悲愁都從窗櫺中跑散出去了，我覺得已經從了宇宙的使命。努了我的力，盡了我應盡的職責了。我於是有種不可言說的涼爽灑脫的快意，然而終是悲哀的快意。我又忘其所以地不自知地悠悠然吟着：——

一粒上帝下的種子，

給人間傷害了，

一九二一，十二月，四日。

病

欽文

無病不知有病苦，有病方知無病樂。我覺着病後之樂滔滔。

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我剛剛醒過來，就蒙蒙懂懂的聽着大着喉嚨的叫賣聲！

「黃報！」

現代小說選

三〇三

「羣強報！」

「順天時報！」

還有隱隱約約動動動的脚步聲。這種聲音我差不多每天早晨都聽見，除了舊歷過年的幾天，早已聽慣了；這次却使我起了異樣的感應，我不知不覺的想：「平時這位賣報者走過的時候，我總已做了許多的事情，昨天睡的並不晚，爲什麼今天還只剛才醒過來，難道他今天來的特別早了？」從筋肉的寬懈，只是覺着還沒有睡夠，我以爲剛才聽見的聲音無非是夢中的情形；然而睜開眼來一看，太陽的光已明亮的照在紙糊窗上，剛才聽見的賣報聲明明是事實了。身體雖然還是很疲倦，腦筋似乎已經恢復了思索力，我又想：「人家已經從四五家報館取得報紙，買賣做到這裏，我還是白挺挺的睡着，未免太——」身體犧牲自己的意見專供腦筋使役想來不止我一個，我也是這樣的一個就是了。我終於硬着頭皮坐將起來。

洗好手臉，我連忙去看掛在壁上的時計，時針正在X上，分針在牠的前面，和牠恰成六十度角。「賣報的並不早來。」我心裏想，口裏却這樣自對自說：「人是件蹩

東西，我前天晚上到了半夜三點鐘才睡，昨天早晨八點鐘就起來，並不覺着疲倦，昨晚十一點鐘就睡，今天起的這樣晚，反而覺着還沒有睡夠了！」同時不期然而然的伸了伸腰，接連兩個呵欠。「真是賤東西？」我又自對自說。

「多睡覺也不對。」我的兄弟在旁順口的說。

照常的吃過中飯，只是覺着小菜只有鹽味。鍋裏的飯還有一盃的樣子，兄弟說是夠了。「我也覺着飽了，不過甯可肚做病，不可冷飯剩。」我一面說，一面把飯倒在盃裏，也就吃完了。

「甯可肚做病。」我雖然這樣說，何嘗以爲真會做病。我一向多吃二三碗飯不算一回事，更其是近來的幾個月，往往一天只吃一餐，一餐連吃八九盃。那天我的妹子問我：「兄弟和你同居便麼？」我說：「不很便呢，因爲我往往把吃飯的事忘掉，早飯每到下午二三點鐘才吃，他餓不起，有時只得先去買些饅頭嘗點心。」「怎麼你可以這樣，不會害病麼？希望你不要再……」她勸戒我說。「我何嘗故意這樣，並且也以爲這樣是不對的，不過事實往往自然而然的到了這個樣子！」我回答她。

午後三點多鐘的時候，我又是期然而然的伸腰，呵欠接連打個不住。我不知不覺的問兄弟！——

「今天比昨天冷麼？」

「不見得。」

「下午比上午冷麼？」

「也不見得。」

爲什麼我老是覺着今天確比昨天冷，下午又比上午冷呢？你看我的手已經冰冷，脚也這樣，還有背脊骨上的皮袍似乎已經挖去一塊了。我想我的皮袍雖然破舊不堪，總不至無形的掉下一塊？」

「你大概是病了！」

「我病了？我委實病了，不過覺着不是今天才病的，並且以爲周圍也都是像我的病夫，因爲渠們都沒有健全的精神，可見渠們的身體亦不是健全的。如果渠們中有幾個的身體是健全的，那末，渠們認爲應該必去的無恥的肥猪般的部首，早可結果了。」

現在只是小題大做的互相空喊，難道他是個不受刀槍的怪物？」

兄弟沒有做聲：似乎正在思索。

到了五點鐘應該造飯的時候，我又和兄弟說：「甯可小心點，我想晚飯停止一餐，只造你一人的夠了。」「身體究竟怎麼呢？」他問我。「我覺着此刻的天氣更加冷了。」我回答他。「既然不想吃飯，我看不如就去睡罷？」他又說。「不錯，無錢買補食，早開當將息！」我一面說，一面就向床邊走去。

睡了一覺，醒過來已是九點鐘了。兄弟問我肚子飢否，我說：「病魔得寸進尺，肚子很難過呢，不過也已有了相當的代價了，這一大覺睡的很是安適，毫無夢情，這是我半年來少有的事。現在不如給我去買一包仁丹，甯可多化一個子，定要日本貨；人丹，神丹都不會發生效力，並且往往滿是白花，不能吃，沒有法子的事呀！

第二天妹子偶然的來看我，知道了我病了以後問我覺着怎樣。我說：「說來好像不通，我覺着疲倦充滿了我全身的各組織。」

「那末，不如去看醫生？」她說完兄弟也照樣的說了句。

「過天再說罷，現在我沒有上醫院去的氣力呢。好在沒有紅熱，白喉等病象發現，不如再給我去買包仁丹罷，仍然要日本貨的。」

「你平時實在太不留意身體了！」她說，

「不錯，但是只好這樣，有什麼法子呢！」

第三天她特地來看我，剛巧龍共君也偶然的來到。他知道了我病了以後就問：

「幾天了，吃些什麼，看過醫生沒有？」

「三天了，什麼也不吃，還沒有看過醫生。」兄弟爲我回答。

回憶起來，我自己覺着可笑，無怪當時妹子要來摸我的頭皮，試看我的熱度，以爲我已經暈的很厲害了。「爲什麼不去看醫生？」龍共君這樣一說，我就不怕不好意思的大發議論道：「你們都是只知道去看醫生，不錯，有病應該吃藥，吃什麼藥，須由醫生斷定，不過要醫生到這裏來看才好；如果我上醫院去，等了半天，給我模模糊糊的看一下，呀，他們醫生的架子真是大極了，路上還要狼狽，我可斷定的說，實在得不償失，反會使病重起來的。叫醫生到這裏來呢，非有多大的錢不可，這我現時實

然不可能，他們還須坐汽車呢。他們醫生的大架子是不足怪的，試問天天和病夫周旋有什麼趣味呀！至於坐汽車是更其可怕了，胡同口的章部首，家裏有了心愛的姨太太，却是因為到了半夜三更還是被汽車載到東，載到西，回到家裏，已經疲倦的了不得，從沒有整夜的去陪過她睡覺，她終於和嘗差的長生相好了。」

「密司徐也已知道了你是病了，她本想和我同來看你的，後來被我阻住，我說：『會館裏怕女子進去，我頭幾次去幾被阻住，後來我用妹子的資格才得以自由出入。』她要我代她望望你。」妹子似乎想打斷我的無聊話說。那裏知道她這話又做了我說無聊話的前題，我說：「千萬不要讓她來看我，就是這裏不生問題：第一，將來如果她也有病時，我難以到她的房裏去看她；第二，我是想嘗即好起來的，經過她來看我，就不便當即好了，否則許多人就要說我是相思病，這種勾當我領教的夠了。何苦大家弄到不好意思呢！現在一般人都以為這樣，青年的男女碰攏總就是——二十三歲的光棍男子睡在二十四歲的寡婦的舅母的房裏倒不要緊，以為有名分制限，這是張家的故事。」

我忽然咳嗽起來，妹子拍我的肩膀，兄弟爲我倒茶，又給我拿手巾，我向龍共君說：「我有妹子，兄弟，你看——」

「你真幸福，雖病也還快樂！我是——」

「但是你可知道他患傳染病的時候——和尚吃饅頭往往被人羨慕，受戒的時候只有他自己知道！」

「附屬診所，他們多是學生，大概沒有架子，路又近，過天不如到那裏去診察。」妹子走的時候這樣說，龍共君也以爲然。

第四天一早兄弟就問我怎樣，我說好是好點了，不過上醫院還未能呢。

第五天括大風，我和兄弟說：「我雖然比昨天更好了，可是起來還要頭暈，括風也好，我可就此決定，上醫院明天再說。」

第六天，三月三日，明天是星期，不能再緩了，風已停止，頭也不大暈了。九點半的時候我要兄弟爲我雇一輛車，他說伴我同去，我說一個人生病一個車夫爲我空費時間也夠了，如他也去，是要空費四個人的時間了！洋車終於只雇一輛。

近視眼鏡沒有戴上，眼光比病前更加弱了，覺着街上的景物有點異樣只是懵懵懂懂的看見螞蟻般的東西陣陣的從車前蠕蠕的向車後動去，鴿子窠般的建築物搖搖擺擺的也是向車後移去，有時來個天牛或者螻蛄樣的鐵色或者黃褐色的東西，咕咕的叫着，動的比螞蟻的東西更快；牠經過的地方，螞蟻般的東西就要亂闖一陣。

我服從售票員的話，把三十八個銅子交給他，又寫了我自己姓名。

「什麼病？」他響着喉嚨詰問我，斜視着紅痢痢的眼睛，怒氣沖沖的很討厭我的樣子。我彷彿有點窘了，因為我固然全身都感着疲倦，肚子也不好過，東西也不要吃，又咳嗽，又發熱，我想：「如果我自己能斷定患的是什麼病，直上藥房去買藥就得了，何必到這裏來。就診的目的原在吃藥，醫生斷說病症，無論怎樣正確，不吃藥是無益的。」我覺着倘若說是肺裏或者胃裏有病是掛一漏萬的。可是我又想：「他固然不是學生，看他的神氣也不像學生，也是個專為薪水而勉強效勞者，和他辯論做什麼。」我終於這樣回答他：「我——我覺着嗓子也很發燥……」

「早說出來就得了。」他打斷我的話，很快的蓋了個戳記，又斜了斜紅痢痢的眼

睛，惡猙獰的說著把一張門票很重要的放在木櫃上。發出「拍」的一聲，我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拿着走了。

我對於這位售票員毫無惡感，却很可憐他，因為也紅痢痢的眼睛，疏禿禿的鰓魚鬚和無聊的神氣都很像住在我間壁的童先生。童先生每天晚上非過半夜總不得好好的睡覺，無論願意不願意，總須勉強的打牌。他有時賭癮發作了，或者家裏沒有零用錢想藉此混混，懇求到東又到西的碰搭子，有三缺一的時候，看他真是進退維谷。今天負了，明天我須盡力設法，改弦更張，希望反本；昨天勝了，今天別人要求再來，不好意思推却，輾轉相承，平時總是眼睛紅痢痢的遇事發惱。我想這位售票員大概也是這一流的人物。因為身體不舒服而仇視職務的人我是一向不怪他們的。

眼鏡沒有戴上，眼光又是很弱，我看見門票上面有糊裏糊塗的四個字，前面的兩個我認是是耳鼻，「後面的只能看出那是「口」字旁的，我想不是「喉嚨」，定是「咽喉」，因為我會向售票員說道，「嗓子也很發燥。」好容易我走幾步息一息的尋到了掛着寫着耳鼻等字的牌子的診察室。牌子上的字較清楚，我看明白下面確是「咽喉」

二字。許多人等着，我也就坐在那裏。

預診是一個人右手揸着鋼筆，左手按着表單，把就診者回答的話填入表中。快到十一點鐘的時候這事情挨到了我。預診我的是個皮色黃黑壯癩癩的團攏臉，我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後專等他問。他看着我門票上的姓名寫了幾個字就開始問我——

「多大？」

「二十七。」

「那一省人？」

「浙江。」

「浙江。」他重述了一句，聽他的口音好像也是浙江人。

「什麼病？」

其又有點窘了。

「快說，什麼病！」他把筆頭伸到黑水瓶裏潤了潤，筆尖針對着表中的一格，重音的不耐的催促我說。

「老實說，我實在還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麼病。假使——我就直上藥房去了。」

「覺著那裏不好過，你自己總知道的？」

「那自然，肚子發漲，肺部疼痛，嗓子也很發燥，全身都感疲倦。」

他聽了似乎用力的思索了一回，鋼筆尖頭在紙上面移了幾移，好像就要寫字。他終於不會，一聲不響的拿着表單走了。

我以為他不久就會再來，只少總有句話通知我，呆夕的坐著等他，然而好久沒有回音。我想這確是件難事，我的病診實在不能一二句話包括，而表單中病名的一格却只容寫一二句短語；不過我是為要吃藥而來訪察病診，目的並不在當填寫表單的材料。可是這位預診者的架子未免太大了，也不再來結個局，也沒有回音，妹子以為學生的架子總可小點，龍共君也以爲然，都勸我到這裏來，那裏知道他竟比非學生的架子還大。過了半個鐘頭的樣子，我身子搖搖的有點坐不住，我想他大概不會再來問我了，或者診過三十一號就會叫我，因為我的門票是三十二號。我就走到門口有靠背的椅子坐下。

我坐過的凳子不久就有個戴着紫絨帽子白臉孔的女子來坐下，從他回答預診者的話，知道她是二十二歲，無錫人。預診她的是個白色瓜子臉。不知道是預診者的原故，還是就診者的原故，或者兩者都有關係，也未可知。他對她問的很是殷勤。和壯癯的團攏臉的問我絕對兩樣。她說的是無錫話，有時預診者聽不大懂，由跟她去的老媽子翻譯。老媽子說的全口京語，她却能聽懂她主人的無錫話。後來老媽子自對他說：「從前她患紅熱症，到這裏住過三四禮拜，二星期前才出去。」

「呀，所以我覺着有點認識你們。」預診者說。

我仍然呆呆的坐着，那位無錫人二十二歲的女子已被呼到診察室裏去了。她比我們後到，我雖然有點不耐煩，却不氣急，因為憶着了暑假時陪兄弟去治牙痛的事來了：那個醫生和我認識，我們到了醫院，無論多少號數，只要先向他勾一勾頭，他手上的診好以後，就用手向我們一招，兄弟就得診治了。「有一方面討好，當然有一方面要見怪。我既然處過感惠的地位，現在的滋味當然也得嘗嘗。」我想。

壯癯的團攏臉果然仍然沒有給我個回音，又過了半個鐘頭以後。

「原來學生也是人，他們未進學校的時候是一般人的子弟，畢業以後就是在社會上活動的角色。法政學校畢業的多是法官。警務學校的是警官，這裏的就是醫生；我靜靜的自慰的想。我在這裏合受了點虧似乎也是當然的事，警兵因爲手裏有鎗。和他們無仇無怨的學生們只好白白的遭牠們的毆打。如今我是個程度較高的病人，壯癩的團攏臉的學生委實比我強的多！」

「我實然沒有和人交涉的氣力，反正交涉也是無益的。如果惹起了醫生的怒，藥方在他手裏，却不說下點毒藥，加些散氣濟也夠吃苦了。不管比我前到後到，好在待症的已不多，大不了最後才挨到我，再坐半個鐘頭終夠了，橫豎回去也不能做事情。去和他們交涉總究是不妥當的。」

「你不是姓許麼？」一個黃臉色的長方臉穿著紫皮的厚底鞋，得得得的走過回轉頭來詫異的問我。

「是的。」

「怎麼還是坐在這裏，爲什麼不上內科室去？」

「票也沒有還我，又不曾通知我過——」

他就很快的回進診察室，不久拿着一張條子出來給我說：「快上內科室去。」

人性大概如是，我也這樣，去掉利害關係以後，應有的喜怒就會當即發現。「現這科裏的人沒有左右我藥方的權力了。」我並不這樣明明的想到，却大着喉嚨的問他「收了我的門票，也不給我診察，也沒有個回音，那位壯痼痼的團攏臉的太不客氣了，請問他姓什麼？」

「姓陰，陰陽的陰。」

「名字叫做什麼呢？」

「算了罷，他是個學生，還問什麼，快上內科室去就是了！」

內科室所在的地方由他指點我。內科室裏的接着我條子的說：「許欽文是個小孩，剛才診得走了。不行，買一張門票，二毛，三十八個子。」我說：「如果只須三十八個子，我是已經繳納了。我是二十七歲，已經填入表單，可到耳鼻喉喉科去問個明白。」他是個桃花色的方盤臉，聽我說完就拿着條子向門外走去了。

「剛才的小孩姓薛，把條子交錯了。」桃花色的方盤臉回來說。於是叫我坐在醫生的面前。醫生看去已有二十六歲，頰骨高高的，架着金絲眼鏡，也是右手捏着鋼筆左手按着表單的問我——

「覺着怎樣？」

「胃部肺部都不好過，嗓子也很發燥，全身疲倦。」

「有痰沒有？」

「有一點。」

「紅色還是白的？」

「白色。」

「把衣服解開！」

他把聽筒放到我的右肩膀上約聽了半分鐘的樣子，坐在他右旁的女子把一張紙放到他的面前，紙中寫着四五個洋文字。她用筆尖指着其中的一個問他：「這裏是個a，還是e？」他就放下聽筒去看牠，回答她說：「大概是個e。」她頭髮飾的精

光，也穿着白衣，肥胖的顯現着熟蘋果的顏色，好像正在記憶病名或者藥名，發生了疑惑，所以就來問他，我覺着身上冷了一陣，跟着咳嗽了一下。醫生又用聽筒放到我的左肩膀上，這次不過一分鐘的三分之一。他說好了。「肺臟怎樣？」我問他。

「有點病，還不很厲害。」他說完就從蘋果色臉的女子取過藥方交給我。

「寫上嗽口水沒有？」我問他。

「你要就給你——」他說着又把藥方交給她。

我還想問他些話，他已離開坐位走到窗邊，她也把椅子旋轉，向着窗口坐去，渠們已談笑起來，我也不再作聲的拿着藥方走了。

「六毛大洋一個小瓶，六毛，一個小瓶。」收受藥資的似乎一時合計不起來反覆的對我說。

坐在車上，我緊緊的捏着藥瓶，兩眼注視到站在瓶旁的紙上。第一項就很觸我目的是把我的名字倒寫，變爲「許文欽」了。不由得使我閉着眼睛，不再留意到街上的景物，顧自的想——

「名字倒寫本不妨，所怕的是把藥方弄錯。」

「會把姓薛的小孩當作二十七歲的姓許，瓶中的藥有點靠不住——」

「和程度較高的病夫說話，的確不如和蘋果色臉的女子談笑有趣。」

「麻子阿貴巴巴結結的做事，在洋行的時候是怕老板的督察，後來他自己開了鋪子，格外起勁的招待主顧，整理物品，因為他自己的事情了，現在渠們在附屬診察所裏既不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于渠們的前途不無關係，不過總不十分切己，無須顧到什麼名譽等事，拿著錢去讀書，管什麼老板，主任。把我當作小孩，名字倒寫……這有什麼奇怪！」

回到寓所，妹子已完結功課，又來看我，兄弟問我甚麼回的這樣晚，我把經過的事情告訴了渠們。妹子連忙考察我拿回瓶裏的藥水。

「小瓶裏的有杏仁氣，好像就是杏仁露，大瓶裏的氣味太淡了。」她向我說。

「杏仁潤肺，誰也知道大概沒有弄錯。」我說完就大了胆吃了些，說：「確是杏仁露，氣味，顏色一點也不差。大瓶裏的大概因為藥方裏原是小瓶量，我自己拿去的

瓶太大了，配藥的也就把水多放了。」

「潤肺，杏仁露確是種妥善的藥物，不過杏仁露在街上三毛錢可以買得一大瓶，我何必再去費了三四鐘頭，八九毛大洋，到那裏去淘氣。可是我胃裏也還不清爽，只是用杏仁露潤肺是不夠的，再給我去買日本貨的仁丹罷！」我又說。

現在，我已能照常的行動，飲食，不過氣力還是不大有，妹子，兄弟都勸我不要看書，作工，我覺着事事物都是很有意思：弄熱了的掛麵，加上些醬油，吃起來是鹹味，加上些白糖，吃起來是甜味；這些都是所謂元旦的那一天在廠裏買來的，兩個大理石的小球，放在手上旋轉起來就可聽見咕嚕咕嚕的聲音，一個泥塑的小烏龜，兩個實畫在牠背上的並不是十三塊的棋盤紋，不過個個人看見都是叫牠小烏龜，如果用指頭動牠一動，鐵絲連成的牠的頭，尾巴和四隻小脚就都振拓，似乎爬動的樣子，一個吹進氣去會大起來卵形的膠皮囊，如果把牠的中間縛一支棉絲線，吹大起來就變成葫蘆形，把牠移開嘴巴，讓氣出來的時候又會「吱——」的叫。我吃過東西總就細細的玩弄牠們，覺着牠們是無上的好朋友。

我有時捏着鉛筆在紙上慢慢的，畫橫一，橫現一個「一」字，再橫一橫變成一個「二」字，又橫一橫是個「三」字，中間直一直是個「王」字，又變「玉」字，「五」字，「丑」字，「田」字……這事情我幼時也常做，那時還有一首歌曲：「一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到王家去逛逛，拾得一塊玉，碰見了五老爺……」（三月九日）

哭

蘇哥

黑夜已悠悠然過去，遍人寰都充滿着彷彿在微笑的晨光；靈雀賣弄其如簧的巧舌，唱着令人心醉的歌；想討靈雀歡心的和風，也微微帶着百花的香氣吹來，故意吹得一片一片的葉兒，一閃一閃，為唱歌的靈雀接拍。這時候，邁東醒了，但願長睡不願醒的邁東醒了；他睡眼惺忪的向窗外望望，又側着耳朵向窗外聽聽；他嘆了一口極長的冷氣，說「唉！又要起來了！」誠然，他是個比任何孤獨者還孤獨，比任何悲哀者還悲哀。世界便是個錦簇簇的花團罷；在他看來，却變成了個陰森森的冰窟了。假如世界真是個陰森森的冰窟倒好了呵；因為，相形之下，他便不致於比任何孤獨者還孤

獨，比任何悲哀者還悲哀；他便不致於如此活像一個淚人兒，便哭，也不致於哭得如此悽絕了呵。他長嘆，他不是無意識的長嘆；他醒了，他現在白晝中醒了，他又要和他不願認識的一切相認識，不願相接觸的一切相接觸了，他無可奈何，他祇索假一聲長嘆以抽其滿腔之愁緒的一二了。他掙扎着在床上坐起來，他有氣沒力的瞪着那件爲他章身的長衫；他又似乎不忍看他，把眼皮兒合着；他的腦神經的回憶的作用，便支配着這一剎那間的他的身心了：

碧雲黃葉地，殘月曉風天。邁東的母親牽着邁東的手，顛巍巍的說道：「邁兒！你要愛惜你自己的精神，保養你自己的身子！但凡你有心記念你娘時，你便應該體貼你娘的心，你的娘是多麼疼愛你呵！往常，你不在你娘的身邊，你娘哪一天不會抱着你的相片兒，叫你幾千百遍；要你莫辜負你的娘，莫使你娘辜負你爹的最後一句話」你要好好的撫養他成人，」……現在你又要離開你的娘了；你長的這麼大，理應出去創你自己的乾坤；你娘也不能把你當做一顆糖常常含在口裏，便是糖含着也會溶的呀。這是你娘替你做的一件長衫；你在外面時，看着這件長衫，便如同看見你的娘

罷！這兒！這長衫上的一絲一縷，都是你娘撕碎你娘的愛你，疼你的心織成的呀！

他重溫着他和他母親離別時的舊夢；他更沉思着他近來的一一造作一一思維；他想，他實在太頹廢了，實在太對不起他的母親了。他內心裏多麼懺悔多麼懊惱呵，……他，哭了，他，傷心傷意的哭了！

『慈母手中綫，

遊子身上衣！

……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他近來本有些厭世，本有意作踐自己，便是他的飲食罷，總是愛吃一餐不愛吃一餐的。今日，他却不然，他正正經經的把牛奶熱了，沖了三個雞蛋吃了，他纔挾着書包出去。他走到他担任授課的學校裏時，還沒有搖預備鈴；他便站在外操場的一角；

看那些正在遊戲的活潑潑地的小天使。作們實在頑得太有趣；幾月不會開笑口的他，也開口笑了。作們內中，有八九個約摸上十來歲的女學生，更能夠使得他注視；因為，她們一個個臉龐兒泛着些兒櫻桃也似的紅，口角兒露着些兒夕陽也似的笑，分外活潑，分外玲瓏。但是，也許他的神經真過敏了些，他看着她們，始則破口傻笑，繼則閉口不言。他想：現在她們是不識愁不識憂的了；恐怕等不到五六年至多也不過八九年，不幸的命運之神，便會和她們同在罷？到那時，她們不是她們自己的她們；她們是人家的媳婦，人家的妻子了。好呢，也不過是人家的洩慾器，造人機；不好呢，墮溺飄茵，含愁茹苦，爲人世多添幾個恨人，爲歷史多寫幾頁恨史罷了！眼望着正在撲火的飛蛾，尚且大動慈悲之念；眼望着現下還茫然罔覺不欠便會掉在糞坑裏的她們，心裏如何不痛？告訴她們她們的未來是不幸罷，使她們未秋先悲，未免太惡作劇；爲她們衝破那使她們的未來不幸的網羅罷，自己或者還是那網羅中物，至多也不過做到空有這麼一片心。一切都是而且祇是無可奈何嗎？一切都是而且祇是無可奈何呵！——他，哭了；他，傷心傷意的哭了！

「……………」

嬌嬌女，

路邊花；

一口狂風起，

吹到別人家！」

窗子外幾樹芭蕉，窗子內一張書案；芭蕉上滴着浙歷浙歷的暮雨，書案旁坐着如醉如癡的妙人，這妙人是誰呢？她，是宇宙間一微塵？她，是衆生中一分子；再說，她是個多血質的感情動物，再說，她是個認識邁東的妙齡女郎。現在，她如醉如癡的坐着，她或者是在想心奪罷。假如她而竟在悲哀邁東之所悲哀，那末，邁東便不是孤獨者中的孤獨者了；因為像她這般多才多藝而又多情的女郎，竟是邁東的同情者，邁東得此，不是得着比得着全宇宙的一切還要榮幸些的名無可名的甚麼嗎？湊巧，這時候邁東進來了，發邊的衣服上的餘瀝還在滴，很可以表示出邁東是個不會張傘而來的

人；邁東很醉心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這，或者便是他實行的無抵抗主義罷。他坐着，他問了一聲How Do You Do?以後，他便含情脈脈的坐了；她呢，並不理他，還是如醉如癡的坐着。說佢倆不相識嗎？自然不是，說佢倆在賭氣嗎？可是不會。說佢倆在藉着眼之電流以互達情愫嗎？自從他進來時彼此行了幾秒鐘的注目禮以後，誰也不會抬眼望着誰。「靈犀一點通；盡在不言中；」倒是這兩句話，還可以形容着這一刻的佢倆罷。誠然，他是個飽經憂慮的人，他却不會在愛之海裏浮泳過。假如他不是希望未來的他，做個施愛而且被愛於異性的愛人，他或者已經是個自殺者了。愛的生活是痛苦還是愉快？因為他愈不明瞭便愈想嘗試。自從他和她認識以來，他那內心裏的愛之靈苗，便一天比一天滋長。他和她也會談過幾次話，可是他總沒有膽量向她談到與他自身最關痛癢的問題；她也會送給他幾次搖動心旌的巧笑，可是她總不會向他說『我愛你。』就靈上說，佢倆或者已經是天涯咫尺；就肉上說，佢倆的確是便咫尺還是天涯。他也會想過：我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鐵羅漢，甚麼事都敢想都敢講都做敢的；爲甚麼一到了這個上頭，便怯懦得比甚麼還怯懦？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也會自己

掌過自己的臉說「懦者！」他今日來時，他腦海裏原浸潤個他和她的第三帝國；——所以天雖在因哀憐他而哭泣，他並不會理會得。——可是他眼睛裏一真個見着了她；他覺得這想也不敢想了；他不好意思再坐，他祇索走了他科着頭冒着雨走了。他走時，她原請他再坐一會兒，他却不會聽得。——他，哭了；他，傷心傷意的哭了！

『……………』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爲君故，

沉吟至今！』

急雨雖箭也似的在射；狂風雖虎也似的在吼；路上水雖瀑布也似的在奔放；遼東還是跟着將要和他遠離的別友傲霞，在擋轅也似的電閃光中，鼓着勇大踏步前進。傲霞爲着他的朋友憤世被仇人殺害了，恨的他身上心上如同刻刻都鋪着他朋友的腥血，

心心念念祇要替他的朋友復仇；他急如火般的要出去，所以雖在這霧氣之夜，他也不使他的行期順延。這時候，除了這兩個和暴風雨奮鬥的青年，路上哪裏還有半個人影；於是，遼東趕上一步和傲霞並肩前進，注聽他那俠義朋友的臨別贈言：「遼東！男兒重義氣耳！憤世死得這麼慘酷，任何人也得爲之墮淚，灑着纒墮淚罷；冤仇不報枉爲人，你且看我怎生作荊軻第二？遼東！我的血液沸騰到無可沸騰；我的筋肉憤張到無可憤張了；我憾不得卽刻寸斷殺我愛友的畜生，方洩我心頭憤恨！……今宵離別後，自然你更孤獨了；但是，克魯泡特金說得好，「奮鬥就是生活；」易卜生說得好，「天下最孤獨的人，便是天下最有力量的人；」你要力爭上流，爲你自身爲你死友爲你人類而完成你偉大的人格！你不要再輕易流掉你的淚珠；你要珍攢着你的淚珠到你應犧牲你的淚珠時再哭！」雨越急；風越狂；路上水越奔放；傲霞的嗓音也越響亮，一噓氣一吐聲，彷彿裏面都含着千斤萬斤的重量；可是傲霞的口裏雖在勸遼東莫哭，他心畢竟不是鐵打的，他話還沒有說完，他已淚隨聲下了。遼東的心本來是很脆弱的，哪得禁得起傲霞這麼一擊；不知他又怎麼飛想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還』兩句古詩，他的心便如被萬箭齊攢，險些不把他痛倒。——他，哭了；他，傷心傷意的哭了！

『人生千里與萬里，

黯然銷魂別而已！

.....

生非生兮死非死；

山非山兮水非水！』

山非山兮水非水



上海仿古書店出版新書目錄

魯迅文選	牆頭草	汪精衛文選	現代小說選第二集	現代小說選第一集	巴金文選	紅樓夢附集十二種	冰心文選	吳稚暉書信集	吳稚暉文集	郭沫若小說選	類分 小品文選
少侯編	北風著	少侯編	少侯編	少侯編	唐宗焯編	徐復初編	唐宗焯編	少侯編	少侯編	少侯編	唐宗焯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定價洋二元二角	定價洋二元二角	定價洋二元	定價洋二元六角	定價洋二元四角	定價洋二元	定價洋一元八角	定價洋一元八角	定價洋二元	定價洋三元	定價洋一元八角	定價洋二元四角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二月再版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現代小說選集一

版權所有

編者 侯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